第四册目録

十六　元別集二

附録

燕石集。宋褧撰。十五卷,附録一卷。

附録

雁門集。薩都拉撰。四卷。

安雅堂集。陳旅撰。十三卷。

俟庵文集。李存撰。三十卷。

十七　元別集三

十八　總集類一

文苑英華。（宋）李昉等編。一千卷。

卷五一二

書

數

師學

射

投壺

圍棋

唐文粹。（宋）姚鉉編。一百卷。

十九 總集類二

宋文鑑。(宋)吕祖謙編。一百五十卷。

古文關鍵。(宋)吕祖謙編。二卷。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宋)魏齊賢、葉棻同編。一百十卷。

二十　總集類三

二十一 詩文評類一

二十二 詞曲類一

二十三 詞曲類二

續軒渠集附録

洪先生李孺人墓誌銘

門人興化府儒學教授吳源譔文

門人將仕郎前興化府經歴方淑夫書丹

門人武略將軍前浙江等處行樞密院判官

高保保篆蓋

同郡洪周𦬼縗經踵門丐銘其先君子之阡以前進仕

材衔林公所作洪先生傳拜且泣曰先君子以元至正

丙午九月二十日卒以其年十一月六日甲申葬於州峰之西原時事方殷未暇圖所以示後者奄忽至今而先妣李氏以我皇明洪武辛亥正月十又五日卒以二月三十日甲申奉柩合葬惟先君子先妣皆得高年以終而先君子之文行則茲傳詳焉謂長存而不泯者惟立言是托敢以請源童子時實師事洪先生今老矣承乏郡文學固將述先生平生大致而追銘墓上以致思慕之萬一況以周宗言之切請之勤而又可以辭耶按

傳先生姓洪氏莆田人世稱洪御史家自寧海鎮移居郡右曰廸功郎諱奕孫者曾太父也諱一之者太父也擅詞賦工詩律以吾圃為其號而諱巖虎者其父陸氏者其母也吾圃二子先生其次諱希文字汝質生有異稟吾圃喜劇謂當以萬卷樓處之見其讀書進益則喜與枕邊談詩又喜三鼓聞書聲益喜皆志以詩故四如黄公序吾圃集曰觀談詩諸作希文材豈下於人者四如公與吾圃交游最密而先生所嘗折衷者其為父師

賢譽如此則先生之學可知矣吾圃卒嗣爲鄉先生郡之名士爭致西席郡庠聘爲訓導大賓延請無虛歲先生樂以其學淑人而念不及仕進亦不以科制之行而改故轍氣剛言揚遇事敢言郡太守部使者多咨詢焉而東泉魯公尤最知己者也吾圃有集名軒渠藁先生有續軒渠藁四如公序跋一再於其父子之學之文屢印可云晚歲優游里閈自稱老夫稱李氏曰老妻李氏者興化縣人未嫁有女德既嫁得婦道凡先生之處貧

而樂居約而泰者亦李氏之賢有以助成之也先生生於元至元壬午八月九日壽八十有五李氏生於元至元己丑二月七日壽八十又三子男二鏞先卒次周歟也女二長適劉次適陳孫男三儔倫任嗚呼吾莆文物鄒前輩舊德詩書禮義之尚猶可想見老成典刑日遠日亡而先生亦已逝矣悲夫所幸歸然為魯靈光者材術翁也其傳先生語皆可信故摭而為之銘曰

材術翁贊先生曰達尊以年聞道以先洪先生有焉

嗚呼先生齒尊于鄉行尊于庠考終于堂垂堂斯岡

巨筆煌煌名聲日長亡乎不亡

定宇集卷十一

休寧重脩文公祠上梁文

兒郎偉紫陽羽翼洙泗功在十書丹詔鼓舞寰區祠新一旦實有大氣數豈曰小規模況新安公父母之邦而海寧古子男之域棟而宇尸而祝久附釆芹之宮雨斯剥風斯摧幾爲茂草之地致巖巖之貌像乃棲棲於廊腰俯而拜焉仰應愧只曷稱聖朝表章之意莫罄羣儒嚮慕之誠惟我宣差相公管領士流提綱學校念黌序

闕政事豈肯視為弁髦凡戟門與講堂既復還於跂翼功將以次而及心宜有感而同教諭提舉身為百里之師才過千人曰後春秋大復古肯堂孔子之堂大學在新民端覺阿衡之覺以時表唱不日翬飛總管承事過而興懷顧馬出力名非同於學籍不與免司徒之征幼久誦於公書亦嘗從大夫之後無待勸率自爾樂為爰命工師亟揮斤斧惟初行科舉純尚性理之諸書而久我儒冠可尋口耳之故習剗悉蠲於徵役俾專務於講

明相與蒙成若爲稱塞豈惟朔望跪起膽聆面盎背之
容必將朝夕討論究硏精覃思之緼行見擧子來風雲
之會不負先生立天地之心氣象一新歌聲六偉
兒郞偉抛梁東入從大學戶庭中格致洞明公補傅治
平起佐國成功
兒郞偉抛梁西洙泗言仁賴指迷夫子文章與蒭狗仲
尼日月發醯雞
兒郞偉抛梁南軻書參透匪虛談事功不下平洪水氣

象端如聳太山

兒郎偉抛梁北學門中廳臻閫閾慎獨工夫入聖塗篤

恭效驗扶人極

兒郎偉抛梁上文公詩傳方崇尚正聲全只在吟哦小

序不令為礙障

兒郎偉抛梁下本義為書寶無價夢見編會三絕人湊

成說到七分者

伏願上梁之後士知尊仰人副作成孔道期於大明朱

書加之深究横秋風而鷹鷄化北海以搏鵬豈徒以一身受皇恩以全家食天禄端能為往聖繼絶學為當世開太平

定宇集卷十六

古禮

古禮荒來久江南祀總淫金穰雖望歲木偶豈為神不辨幽明理無非褻瀆心堯灘二壇記篤信竟無人

惟實集卷四

戲題二首

有客明一藝翩然來京都天然一笑春白日青雲衢東風看花三月初五陵駿馬游龍如我方閉門夜讀書掩書一笑吾何愚

有客明一藝客此三十年頗蒙貴介識曾辱主上憐布衣不結青衫緣歲久坐卜寒無氊遇與不遇各有天閉門讀書自陶然

寄蒙君禮

賊馬亂紛紛高歌獨望君學尊蕭相國氣逸漢將軍振攘從師旅雍雍尚禮文濟時昭義勇臨事見忠勤心每懷千慮頭還白幾分從教離恨積時喜捷音聞餘了無堪語憂懷謾若焚乘時宜努力佇石勒功勳

湞陽峽

自渡湞陽峽孤舟幾折縈天從山鑄看人在巻中行嵐霧晴天濕乾坤白晝冥英雄難用武形勢信堪驚紅雨

幽花亂青雲老樹平俄傳將出峽雙眼一時明

伯子遂辭歸援筆寫情并仲子述

未來初不想既去覺心孤父子情真厚山川路鬱紆鴒原書置座陟屺繡為圖莫遣荆花瘁毋令椿意枯焦勞思附托來往戒踟蹰天遣身猶健兒應念老夫

惟實集附録上

元史類編

劉鶚字楚奇永豐人仁宗皇慶間薦授揚州學録積官

江州總管為政嚴明寇不敢犯其境尋陞嶺北道副使分兵討洞獠贛寇數萬猝至鷄戰守月餘力盡城陷被執不屈死

劉公忠節傳

公姓劉氏諱鷄字楚奇永豐人仕元累官至翰林修撰終廣憲貳而死節於贛公之先本東漢汝南節王暢之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慶霖唐咸通間仕廬陵郡判避兵永豐二十一世孫夢說舉宋省元始遷

今鷺溪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翁即公之祖也公自幼頴悟力學初學聲律習舉子業屢試不第嘗愛孔子浮雲之語築浮雲書院以教鄉族子弟割田廩養吳文正公甚愛重之為序惟實詩其六體皆善皇慶壬子遊淮東董宣慰聞其賢薦公於朝充揚州儒學録泰定乙丑授汴省檄掌教齊安河南三書院至正元年擢從仕郎湖廣儒學提舉時學田若干畝為有力者所據垂三十年而不能復公至首建言省臺憲以身

任之盡復其田居未幾擢秘書郎監秘書郎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承旨歐陽元公輩往還唱和虞公詩曰浮雲何處來與天爲文章揭公記之歐公賦之十年陞翰林修撰奉訓大夫丁内艱家居十二年壬辰除江州路總管時紅巾賊起郡邑瓦解公勵精爲恢復計兵威甚振寇莫敢犯十七年陞中順大夫廣東廉訪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修城池繕甲兵調度適宜民始得安二十年陞中憲大夫廣東閫帥二十二年

拜嘉議大夫行中書省參政寇至屢擊却之民賴以寧二十四年甲辰九月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疏請益師不報而贑寇數萬猝至公父子親冒鋒鏑與首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困城陷運竟陣亡公被執於贑幽囚於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絶筆曰生為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慚清風自千古時十月二十六日庚戌也嗚呼公負命世之才膺國重寄當末路艱危而克全大節以終率千百就盡之卒

戰數萬日滋之冦外無蜉蚍螘子之援內有羅雀掘鼠之苦雖欲其不亡何可得也公之一死自足以暴白百世以愧夫叛亂之臣又奚憾第當時修史者失之采録不得爲公立傳以附元史忠義之次抑南韶僻在海嶠去京師萬餘里史臣採訪不及聞同時城陷而死者尚多不止公一人皆泯滅無聞古今死節之士蓋莫不皆然書與不書固不足較也公生至元庚寅七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五公仲子述奉公柩歸自贑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

峯學使夏公爲立憲節祠其文章有惟實集若干卷傳於世

論曰士具川嶽之靈讀聖賢之書寧謂恂恂然習其言語文章已乎亦將出而致之乎吾君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無生之榮有死之樂者則視其所學何如耳若劉浮雲先生者剛大之性禀之自天浩然之氣養之於素有得於孔孟之學而與聖賢爲徒者非耶文信國公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嗚呼吾鄉二先

生真有同志而後先一揆也哉永豐後學宋玉朗撰

憲節堂記

憲節堂者元故吉豐劉鶚楚奇死節之祠也公之先本東漢汝南節王暢之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慶霖唐咸通間仕廬陵郡判避兵恩江廿一世孫夢說聚宋省元始遷今鷺溪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翁即公之祖也公自幼力學累試不第嘗受孔子浮雲之語築浮雲道院以教鄉族子弟割田廩養吳文正公

甚愛重之為序惟實詩其六體皆善皇慶壬子董宣慰
薦公於朝歷政教之任由秘書監秘書郎修撰翰林日
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元公輩朝夕淬礪譽望益
彰至正十二年壬辰除江州路總管時紅巾盜起郡邑
瓦解公勵精為恢復計寇莫敢犯十七年陞廣東廉訪
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調度適宜民始得安加廣東閫
帥公幼子運亦以禦寇有功特加廣東副元帥二十二
年拜公行中書省參政寇至屢擊卻之二十四年甲辰

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而贑寇萬餘猝至公父子親冒鋒鏑與首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困城陷遂竟陣亡公被執于贑幽于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絶筆曰生為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慚清風自千古時十月二十六日庚戌也嗚呼公以命世之才膺國重任當末路艱危而克全臣節以終仲子述奉柩歸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峯立祠浮雲道院而學宮則又附祭歐陽公之次而祠頽廢公之曾孫傑以太原郡博

辭疾歸養慨昔祠之無存惟復興之是念歷荆楚謀良
材建祠堂於别墅之東而徙居連之且以奉先且以遺
後俻廩蓄貲務盡其美經始成化丁酉八月朔落成於
冬提學副使夏公為書憲節堂大字顏其楣而郡博先
生復請予言以記其事予素尚節而不辭夫大臣之義
與國同休戚者也然而處休易處戚難公平生文學政
事固人所不能及哉是舉也孫傑為構之以盡奉先之
孝且以表捐軀殉國之忠懸其間凛然如生發潛德之

光輝垂後人之瞻仰登斯堂者莫不慕其忠義與其孝敬而思所繼述勉圖無忝則吾廬陵忠義之邦不亦有光歟明成化十四年歳次戊戌春月吉旦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使致政前監察御史周琦撰

時雨堂記

湖廣地方數千里凡四道五十餘郡郡州縣皆有學提舉提舉學事置司於行中書省治所所轄與中書省同學

之盛江南為最湖廣臨莅極遠又為江南最按提舉之
官古未之有在宋中葉始用是入銜尋除之而以轉運
使副掌其程試主其進黜為法寖備我朝右文敦化定
立官制於是儒學提舉獲專署設正副官二員初猶分
置各道後則隨省合制一司尊處於郡縣校庠之上
統屬既崇曹務尤簡惟師道儀表所較議者稱為文臺
非盛名雅望弗克稱是職至正元年春劉君自京來湖
廣湖廣士咸曰是為廬陵文獻之英中朝宦遊之舊也

吾黨親承教思樂聞道德可謂獲所遺矣其年五月乙卯乃扁所署之堂曰時雨會僚友于堂以燕以喜顧瞻棟宇若愈飾而愈煥有言于列者曰遇卞和之精鑿則荊山美璞接踵而獻匠石將為大廈則楚國杞梓連雲亘野咸適於用惟光明俊偉之才有變化敏速之機公之期於湖廣士者非不至也然公至未數月中朝復以秘書召公將舍是而去矣士子寧不闕所望予曰不然以公之學行文辭表裏相符聲價兼茂雖一日文臺之

留士子固有所觀感奮發焉者去之速化亦速矣以時雨名堂不亦宜乎衆然予言遂舉酒以相慶酒三行而沛然雨作公笑曰玆夏五月也天久不雨今日適雨非時雨乎子盍為我記之公名鶚字楚奇記之者同郡夏日孜也元至正辛巳五月日

浮雲道院記

予方竊禄周行進不能有裨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而客有言浮雲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若天地無

所容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曰永豐是爲歐陽
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山之陽鷲溪之濱山川深厚
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壽絃誦之聲溢乎四境耕種之
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盜賊
所不入焉人無甚貧亦無甚富吾劉氏族居三百有十
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
氏冠婚喪祭必以禮供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
娛無高爵重祿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遊四

方而必安之泰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園數畝種
桑柘三百株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
山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
之屬又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年之後
葉者實者脂者材可器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秋之
祀朝夕之供宗族鄉黨賓客之奉可不具而足矣吾又
見兄弟子姪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足為保家
之主天之所以與我者亦厚矣復何求哉乃築室三楹

為藏修之所取孔子富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扁曰浮雲
道院又為五言詩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弟歌
以為樂客有愛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錄而傳之者不敢
止行藏用舍一聽於天夫聖人之與衆人欲富貴而惡
貧賤非甚相遠也而聖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
去其所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
衆人則不然不求得而求所不可必得必求去其所不
可必去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不知蚤夜以孜孜死

而後已於是聖人始如天地日月亘古而不可跂及衆人穰穰忽而為虎忽而為鼠忽而為蟲沙其去聖人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少異於衆人無忝於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迹兮去無垠吾安歸兮義與仁又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吾安歸兮孔邱歌畢予請書以為記客名鶚字楚奇其學以六經為主其文以義理為本其詩近陶阮之間其大父蓋壽至百三歲元天歷二年六月九日揭傒斯書于奎

章閤之芳潤堂

浮雲道院賦

海陵郡博士劉君楚奇與予會于鄴門數稱其浮雲道院之勝一日浩然志歸因為賦以和之其詞云嗟浮雲之為質兮資氣化而往來散繁柯而布濩兮倏晝翳之離披沕仰視以為無極兮上孰閲其根蔕惟元聖之達觀兮睨若不義之富貴慨非分之不可據兮猶幻景之莫覊何廣文之服奇兮爰作屋而居之豈寂寞之足玩

兮禁吾志之爾鑠礱鑄鼎而象物兮逝不逢於不若儒有十畝之宮兮吾俛仰其焉求藝材木以成章兮羅木奴之千頭山有樹曰木子兮植他土而不毛吾非庭堅之子孫兮歲食之而得膏抒田園之幽雅兮命童冠歌以從蜚鴻迅以滅没兮聲颯颯其未終步前榮以彳亍兮顧軒㞫之陰移念誰為之滓穢兮思太虚之廓夷辭曰雲之氣族兮雨之府也雲之章爛兮天之杼也聖人於富貴兮非不好也漠然其無情兮不以其道也質薄而

望兮穹蒼之所尤也飯蔬而飲水兮內省其無憂也元
至順初元六月吉日里生歐陽元作

送赴廣東憲副序

上臨御之二十有五年春三月以江州太守劉公鶚移守瑞州秋八月復拜公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於是諸君子相與言曰公之被遇上恩何其至也今天下二十四道副憲使者二十四人而公與其一其選可謂艱矣東南粵七州五路列王官者又若而人而公黜陟臧

否是任其責可謂重矣然則公何以報上恩哉皆以諗予予嘗從公遊聞公之說曰善為政者非能外民貲以為用舍民力以為戰也而所以異於人者獨不踶之君子使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其失人心也盡皆矯虔桀黠之輩逞威以挾勢其才一用有悍然受命逆其所令橫政橫民有相因而見耳吾嘗歷館閣矣民之政有不與聞焉嘗試郡矣民之政有不加察焉荷天之休雖得奏薄技於從官之列而一道風紀是所責任凡民之政既

得言之又得行之吾將因民心以為治庶幾行吾志焉其竊謂三王之政尚矣然不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非有殊常偉異之事也今公之言若此苟達之於其所有為雖王政不難況臬司哉此南粤之幸也公之報上恩者庶幾在此既以復于諸君會道源山長黄氏同謁一言以張公之行乃書所聞於公者以塞其請同郡康震序

送劉侯浮雲主帥任九江序

歐陽文忠公之里劉侯楚奇由翰林陞擢九江太守將赴官舟次青原之麓士友迎謁江滸且為之言曰九江郡瞰江漢會流湖山峙立實為江西關鑰朝廷常選重望大臣以鎮撫士民若李侯子威官承平時皆能聲聞四封然淮寇搆陷武昌乘勝長驅盡銳攻逼民力不能支又不肯染惡流竄西出侯獨死封疆亦無愧朝廷矣繼此城邑為墟可悲可痛者何限今公復以人望起拜是職寧不欲其撫循勞來以鳩其民吏張再造公其丞

行以副所望也公喟然歎曰夫為臣子者孰不為生民立命為國家開太平然事不可得而必者亦盡吾才智之所及而已矣且李侯不能保其全盛之時而吾亟完於決裂之後不其難乎言之若有不懌然者予乃得竟其說曰揆今之時非復李侯之時矣李侯以不知兵之民而遇方張之寇固宜倉皇失守以至此極今兵威四張寇勢日落去鄉之民引領朝夕若饑渴之望飲食倒懸之望解紓聞公之來有不懽欣擕造告提攜而歸之

者乎家之則人自為謀保之則人自為戰矣故曰久逸之民難治經亂之民易撫此其理勢然也吾將見九江之民如歸市之從城邑之完復必自公始其所以光于李侯以無負千里之人望當亦自公始矣公何疑焉衆人喜而為詩以壯其行予亦因得叙其祝於篇端云元至正十二年九月重陽前三日賜進士出身承事郎潭州路同知陰州事吉水燕山蕭飛鳳撰

送浮雲先生之湖廣副提舉序

周室之興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江漢之地莫先焉我元世祖皇帝歲在己未出師武昌後十餘載文軌混一江漢又先内附故今世論者我朝聲教之曁朔南亦猶周之王化被於江漢之地也今江漢地置行省總四道地方數千里由行省而下方伯連帥以及郡刺史縣大夫皆有師帥之道焉其間以師帥專職任者則儒學提舉長副二人與所隸郡縣教官爾行省表率四道牧守長史儒學提舉表率四道郡縣庠序教官同期於教化

興風俗美而後王政行治道成也由是言之儒學提舉
事是任與行省相當世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秖見其
形勢之懸絶也惟朝廷知之則其選必嚴永豐劉君楚
奇文行猷為能自樹立於流輩初為齊安河南書院山
長振舉其職業當時名大夫士往往以是器異之天官
選為湖廣儒臺其能紀綱斯道可知也於其行申言其
事任之重以告之異時江廣漢水之滙沛其餘波之所
被其為士涵濡津涯其為民沐浴德澤作為歌詠采於

郡國獻于王庭播于樂府列于學宮周詩豈專美哉儒效至是庶乎其可也翰林學士歐陽元序

重修河南書院碑

齊安有河南書院於是百三十有五年矣宋紹興壬子李侯誂追迹二程夫子所從生而表章之以厲邦人初面勢臨皐亭傍尋黄為邊郡烽烟四騰院毀于兵僅買民廛于城之東以寄祠祀南箕北斗楞馬名號荒龕敗圯莓苔翳如蓋其勢則然泰定乙丑春盧陵劉先生來

長三書院睇瞻彷徨曰是宜改作顧米廩不百十調度蕭然君殫精積慮者彌年後封請俸為之倡而郡守房公明德為主斯盟士張杰實相與先後之邦之士大夫聞風交貢遂鳩美材輯良工以三年秋七月撤新之中為祠屋三楹堂壇嚴嚴肖像翼翼崇閣前廊講筵後開春秋舍菜洋洋濟濟雖未極天朝崇文之盛自是河南駸駸為名書院矣微予記仁夫少而讀二夫子之書耄矣凜凜負斗馬走且朱夫子穹碑巋其前而何辭之敢

循牆再四無如何則昌言于衆曰諸君子知二夫子之有功於名教者乎兩楹既夢綿蕝匆匆士憒不知道號為聰明特達者不弊弊功利摧謀則汲汲文辭章句甚以參天兩地之身而甘瞿曇老莊之隷生民之類不幾於禽獸異物幾希二夫子啟籥於舂陵徑指尼山鄒嶧為單傳於是陰陽之所以運人物之所以分三綱五常之所以立而所謂禮樂政刑教化之具風俗之所以脩美而圓顱方趾之羣所謂聖人與我同類者溯析流疏

灼灼明甚于今諸夫子之書耄傳俔習殆與桑麻菽粟同味而微二夫子岷嶓於其前則朱夫子安得江漢於其後哉恭惟二先師之教僕何能竊窺萬一惟君子之學以為己為立身之本以下學上達為進道之階外之窮理以廓其志内之持敬以敦其本茲二先師旨要士苟志焉則堯舜周孔羣聖人之道如康莊直達而無他岐也西陵光氣磅礴宛然峩峩新宮儼其肹蠁吾黨之士亦洸然自力於斯矣是為二先師期來學之心是為

紫陽公樹穹碑之旨是為劉君與郡侯新美是宮之初意也僕也何人强顏泚筆汗如注於戲尚與懋敬之哉劉君名鶡字楚奇廬陵詩禮家盛年犖犖有能聲起徒步為茲役清議難之後學龍仁夫記

重修浮雲道院記

翰林學士胡公有賢甥曰劉公鐸今年來京師致其父子仍之命求予作重修浮雲道院記曰道院肇創於祖參政參政公既登顯仕以道院為書院禮致師儒集其

家及其鄉人之子弟而教之創田若干畝以資廩養元季兵亂書院廢於今若干歲矣仰惟先德無時而忘今即故址除荒畚礫作室三楹日課子弟讀書于其中復名曰浮雲道院庶幾朝夕獲瞻先志所存以勉圖不辱又示予參政公所作浮雲道院詩二十餘篇予嘗聞參政公當元之時以問學才德敭歷政教之任皆有惠愛於人有聲譽於賢士君子後值艱危寇亂不支之際卒能屹然保臣節以終每切景仰其為人今讀其詩而後

有以窺知其所自非苟然也夫人能定乎內而後能不奪乎外而後能泛應乎外無不適于道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非精察深造有所自得者不能參政公自得若此宜乎其所以自立卓然也而為人子孫上承高明祖父能究知其志以圖繼不辱者可謂賢矣今觀公鐸年少端厚秀敏又能力學孜孜以承先志以不負乃父之訓夫能承其志與其父之訓斯能用其道公鐸可謂知務本者也亦足以稱參政公賢子孫乎參

政公名鶚字楚奇其歴官行實見劉成之所為墓誌其刱建道院見揭文安公所記及歐陽楚文公虞文靖公祭酒富珠哩公之所賦詠其志見於自作之詩公鐸名振今為邑庠弟子員道院重修於永樂三年八月記作於五年十一月甲子云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同郡楊士奇記

重修浮雲道院記

浮雲道院者吾邑鷲溪劉氏之所建也劉氏故名家簪

纓蟬聯世濟其美楚奇先生當元之盛以清才與學遇知于時始由湖廣提舉累遷至廣東廉訪主闈帥拜江西參政其平生事業炳烺天地至于今在人耳目何其盛哉其仕學官時嘗於其居闢園五畝雜樹花果之品以百計桑柘茶橘之株以千計築室聚書其間經史百氏之卷帙以萬計而扁其室曰浮雲道院蓋取諸孔子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意也于時揭文安公虞文靖公歐陽文公祭酒魯公皆為記述而歌詠之既而

又改道院為書院割田待廩以贍其宗人子孫而教之春誦夏絃之音洋洋盈耳則知先生飯蔬飲水之樂養於中者有素而詩書禮義之教及於人者甚厚操存涵養益深貽謀燕翼之善又孰有過於是哉元季兵燹燔蕩無遺其曾孫公鐸以秀登縣庠大懼無以繼先志嘗承父命所居之偏以種以樹數年之間蓊然陰翳不減其舊仍築室以浮雲揭之圖書翰墨之娛壺觴俎豆之樂無愧昔人嗟乎先生以儒發身歷華要顯榮終始

則其處富貴之中久矣惟能視不義之富貴輕如浮雲
然後處乎富貴之地若固有之先生蓋深有得於孔子
之意此其末路崎嶇夷險一節而終有以傳天下後世
也公鐸積學博文砥節礪行恒謙以自收恥躁進以傲
名而惟惓惓於肯構可謂能安於義命而善於繼述者
也予以知聖人之教人者深君子之澤垂於後世者遠
劉氏之英庸有艾乎公鐸徵予言為序惟浮雲之義文
安公發明備矣顧予何人豈敢妄為之說以貽續貂效

覃之識而予於公鐸有同門之好不可辭也用書以識歲月云永樂五年丁亥冬十一月長至日賜進士及第翰林侍讀同邑曾棨書

重修浮雲道院詩

達人自恬逸安居在丘園遺情軒冕外栖志文墨間洙泗濯餘波伊洛窮清源朋輩樂游詣日夕同周旋俯淵瞰遊魚望雲睇飛鳶悠悠千載上空曾欲忘言賜進士及第翰林修撰廬陵蕭時中題

重修浮雲道院詩

在昔爾祖初從仕一朝罷政還鄉里已將富貴等浮雲直以榮名付流水新成道院雞山陽山色當户晴蒼蒼白石清泉無俗態奇花野草皆幽芳悠然睥睨萬物表好音過耳曽何有蜀西揚雄宅一區洛下司馬園五畝五畝園間足自怡桑榆蔭蔚交柯枝木奴千頭分町畦黄金細實秋離離閉門應恐世人識賦詩陶情真隱逸挈壺獨酌對西風曳杖行歌當落日丘園書幣歘來徵

勁節清風辭未能即看高士為時起還道先生從此升九重天遠知名姓立登要路勲華盛督亳翰苑𧡴清光
按節洪都參大政傅家奕世有聞孫風流文采為清門崇臺疊榭為齗礎道院巋然今尚存翦除庭草闢窓户猶想當時栖隠處移來北牖竹成林舊種南園花滿樹故家詩禮嗣清芬讀書有子皆能文不徒步武躭隠淪勲業應須如昔人賜進士第翰林學士安城彭汝器題

擬重修浮雲書院

泰定丁卯秋先君子以齊安河南東坡安陽三書院山長考滿歸故里度居之西關地築室為藏修之所扁曰浮雲道院取夫子富貴於我如浮雲之意且自序其本末賦古詩二十二章學士虞文靖題詩曰浮雲何處來與天為文章揭文安公為之記承旨歐陽元賦之至正庚寅以南雄幕長選任翰林修撰奉訓大夫丁內艱杜門不出讀書著述更道院為書院延明師作養人才嘗曰士生天地間當磊落於世明節義樹功勲使上足以

明朝廷之風化下可以為後學之矜式若與昆蟲草木同腐豈得為大丈夫哉是以先君子歷仕卓犖有聲而膺不次之擢又曰世人惑於佛老建寺觀以希福利豈能捐己興學以淑後人使知尊君親上愛親敬長之道乃割田若干畝入書院以為釋奠之儀春秋行舍菜之禮作養宗族子弟與凡鄉里之俊秀使其涵養漸摩不自知其企於聖賢之域至正十二年壬辰兵興書院燬挈家流竄者十有七年適先君守九江而還芍陽升憲

副東廣天命更革先君子亦慨然為國家死矣嗚呼痛哉皇明洪武初元始復故土莽然為荊棘區越三年開科取士於中英俊之才連茹而起天下百司之官舉皆儒臣不肖親承治命曰他日事定書院不可廢此吾志也述泣而識之不敢忘幸際明時敢不繼先志以作新之敬于邑賢明大尹為主斯盟則斯文幸甚洪武十年丁巳三月望日孤子述謹識

榘菴集卷十

元　同恕　撰

韋國琚畫像贊

孝弟以端其本謹信以達其行斯可欲之謂善孰若君有鄉評偉圖形之得妙對言笑於平生曰鶴壽兮千歲鍾陰秀而陽清

道園學古録　　別集類四　元

道園學古録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強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翔胄監容臺閒吾鄙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

辭指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仕歸之至治天歷公仕顯
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
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
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
一豪尚人之心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
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
穹林蘊蓄蓊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為波
濤誠剖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

氣變化時至即為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
君伯温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為江右肅政使者近公
寓邑乃裒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為序玄惟
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是豈能為
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附著姓
名為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辭
而為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歐陽玄序

道園學古録卷二十八

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附

寺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唐普潤禪寺道場師姓翁氏元和元年二月八日坐化於潭州有靈異州人就肉身裝塑後現夢撫州太守迎歸建寺至今遺體堅固如初靈應尤著

高人出世間未忘鄉里思靈骨萬里還深恩千載遺嘉穀歳恒登羣生無癘疵古刹抱禪悦高丘依母慈有寺古師

毋墳名翁家林即師故俗家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今長老秋雲富公所建東隣有一士峩冠誦書詩謂袁徵君誠夫清秋約杖屨千步攀松枝寺後有山名千步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附

纖層磴道隘層闌上岧嶤措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可以抗浮雲誰能顧塵囂巘峴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子固若星斗其魂安可招龐公輟耕際傾懷見淩雲賦詩托飛鴻長空何寥寥

贈劉無作

袖中殘卷在動是十年前逝水從前輩傷情有妙年博聞誰共學孤坐獨求禪莫恨相知晚文章倘為傳

又贈劉無作

蔑與學佛之子更勉書諸老交游徧真乘究竟餘治生惟淨業志養足嘉蔬為簡罷居士成能更久如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四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司皆為之設幕府以廣咨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賓客大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詠歌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堂者堂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乎此者豈無油然而歎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于長吏或牽于同列或時有不

得爲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時也興念于前者既有以作興于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以賛其畫而到官于後者又有以克成其志其簡書閒暇上下輯睦雨暘以時年穀豐盛而得肆意于兹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以知天下之盛衰觀園池之興廢可以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苛塞于積久之餘開游詠于寛閒之野不亟不徐于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

察太平之盛于此可見焉且其爲地不繫于邑屋之繁道路之衝無繫于貨財之交防禁之厲從容乎詩書之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乎益其慕三君子者皆優于文學而後仕皆歷于風憲而後官是以知學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化移風易俗有在于此而不繫于彼者也時山長張震實克相成之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于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雷澤字師舜亳人與朗不煩意氣軒偉知事與谷立字

可與金源人深靜以居不撓不逸照磨王堅孫字道凝吾蜀人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時之在斯幕于斯一事可以推見其所以畫諾議論之宜進而用之以示則于四方以為儀于朝著安有不可者乎郡人士美復湖之什凡若干篇而郡之南鄙寓農邵菴虞集序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舜祈雨有感序

天子提封千萬里以民人社稷分計于遠近大小之吏受其任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憂蒼蒼之生其

庶矣乎自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以數舉也先事而為之備則無過甚之災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失相先以致其勞則無苟避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不咸之功是以貴乎得君子以為之用也臨川郡城至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之旱監郡倅貳參佐皆以為已憂華山相山皆二百四五十里自昔吏民之所同禱也于是守臣之同僚爭求先行幕府二三君子亦白不可以勞吾長也亦爭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

守楊公始至旬日行省檄公往鞫之于是經歷趙君師舜曰叨長斯幕非吾事而誰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以事之遽也分遣崇仁簿馬學詣相山朔三日之旦各陟山巔祝告之辭方宣精神之敷已感雲瀚興于川谷雨遙注于郡城奉眖而還雷隱隱達晝夜不絕清凉載途徙御歡喜沛澤所注合郡內外無不告足于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明念之禱而靈雨應之故有之已今茲忱禱于俄頃之

間沛澤于千里之遠若是神迹而溥博者則未始多見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凡爲政者舉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二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爲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椽陝右来官臨川明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勾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送醫士吳益謙序

余幼時好求古書而讀之于漢得張長沙傷寒論敬之如金科玉條殆非吏師之良則不足以知其法意而行用之劉河間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與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風者抵掌扼腕爭起而用其說其孟浪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游有真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二三十間嘗不一二人蓋亦難乎其人矣予客臨川先生門人衰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似長沙河間

之法斯人之生亦殆已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明者于河間之書審慮慎發數奏奇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貴溪湖山夏公明道貳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明之事云其子嘗忽瘖不能言而無他苦羣醫環視莫究其端疑于用藥伯明視之曰此熱證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醫治以常用之藥伯明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舁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

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黨峰之原有吳士恭益謙者亦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解怠夏公曰誠得益謙與伯明講明古人之法則十全之缺無疑矣乃不遠二百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明游益謙虛心而不忮伯明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間之説焉而不敢忽視若發夏公深喜其鄉之得人而以為告使慎疾而敏學知所勸輕謬于河間之法者使有所懲焉則予與夏公同一志也

故書以贈益謙云

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于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以為隣陶淵明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大雅不作而自放于無可柰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于怨者多工長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性情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

静最爲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有以達其才庶幾古
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外無世俗之
交内無聲色之惑其發辭攄思殊有飄飄淩雲之風焉
自分外之説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昧者不然何
以能如秋蟬引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間哉夫君子之爲
學當因其資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
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
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

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
非徒清之謂也予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
辭人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于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
北常數千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
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時
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

公庶及閒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之者也某聞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為成書益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于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以為近思録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下邑有志于學者而無名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以此書為入道之階以進于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

衢轡循軌轍庶無他歧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以與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盍亦畧思于予言乎益闢吾伯宗之為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註章句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間也其于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誦讀卒數月以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晝誦夜維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以處家之難應事之雜而少廢也懼夫

獨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己之未足也今兹又將游行于四方以觀乎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氏之言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若伯宗者其無荒于嬉也哉𡸁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以中舜亦以命禹又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正無有異者是以一鄉之學者于其鄉先生生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

哉葢其散見于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于一致者
其道無間此内聖外王之所以不可及者也末俗紛淪
人自為說邦自為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
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于
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百
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潔前
無古人當宋盛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為學之
精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為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及而不知其道之合于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侯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為三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潔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默化以入于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

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嗚呼殆哉乃若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鵞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差殊而精攷神會焉于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于發明聖道以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

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予故于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有攷也嗚呼安得起吳公于地下而質予之斯言哉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以次對召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里以啟一通致其所錄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為之序未及為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

以為請益近代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
方之詩皆在而表以朔南者其殆魯史具四時而特擧
春秋以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
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以命名
其書者矣夫文學知名之士達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
傳之不患不遠而萬里猶以名録其一二者抑將使遠
方之士得以略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道懷藝
不得聞于當時者多矣萬里博求而備載者固將使有

位者得見人材之盛因觀其所學而薦引之有新進者不出户庭而得交賢儁于方冊之上萬里之用心厚矣故爲之書以爲序

朱萬初製墨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沈著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圯父子間而縉紳博雅殊以其言爲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爲薦

者上進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精藝者世固有之其間不關係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鬱鬱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明之盛遂顯于時而傳于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著其說以待觀物而知者云耳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九

黄勉子勗說

亹亹孟敦勗釗茂紹勔勉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勗名勉字勗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皐陶之所以勸禹者在禹必有所勉之事亹亹文王文王之所以亹亹者亦必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亹亹之工而況於學者乎然而為禹與文學者頌詩讀書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勗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集何以為子勗言哉子勗用志不褫修學不輟負有勉之之

意焉益勗與勉之為言皆用力加進不以已得為足而盡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彼梓匠輪輿陶冶追琢居其業以致其精久其藝以造於成非勉不能也君子之所以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王之時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易以忽之也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以變之也周道既衰異說並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

失傳之憂是以著為成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異端並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間聰明近道之質非不知勉勉以為工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理民彝之實久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為得之者多矣亦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絶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然傳其說者未久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

之弊也於是後賢辭而闢之廓如已學者由是而勉之尚何他求乎然後知子勗之父兄師友誠有以命之矣大抵學者欲勉而中輟者始不能眞信聖賢之言而外爲他說之動搖或執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自得之實或迷於岐路而不識其差或久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歟先賢之立言盡出其已成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必當無差而有得矣或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者然後其所勉

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轍任重道遠其在於茲乎予勗

姓黄氏家臨川云雍虞集書

道園遺稿序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録其季子翁歸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書始一出如景星鳳皇士爭先覩之為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為一編然與學古録所載時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無遺憾近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之二集中多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

者予外姪克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蚤夜不倦閒士友間有公詩文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有凡七百餘篇皆板行二集所無者遂分編次為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稿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于吳江之金君伯祥家伯祥之先君子樂善公至治間嘗識公于吳蕃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鋟諸梓觀其所好可以知其為人矣噫昔虞公南來予以總角獲拜公于錢唐時予從叔祖家

母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部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渭陽寒泉之思至賦七言古詩詞極悽愴且手跋于後者垂數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予又不能追憶以附克用集中可勝嘆哉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雄辭健句膾炙人口者已悉收入則其所遺者僅一二而克用之用心尚未已也予嘉克用之用心伯祥之好事且因其請而為識于篇端云至正己亥夏五望眉山後學

楊椿序

檜亭集卷五

送張克讓

先生官已冷縣僻冷于官坐席嵐歸潤琴壇月過寒竒峰花作朶幽瀨玉為湍所喜無迎送高冷寄碧瀾

淵穎集

別集類四 元

淵穎集序

人之所以成名者三曰道德文章技藝皆不可以無師道德以為之根榦文章技藝以為之葩華枝葉生而知之者間世或出人不能皆也茍無師焉如矢之無弓如汲之無綆如醫之無方如車之無御如越人之燕而無為之導矣無弓雖見而不能造汲無綆雖欲而不能得醫無方雖知病而不能療車無御雖有馬而不能同越

人之燕而無為之導則不阻於江河必迷於岐路雖抗其心神羸其筋骨終不能以從達故器備矣必諧之以律吕然後可以成聲音物有矣必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致鬼神兵足矣必律之以曲制然後可以平邦國是故博士為導而畫之與犧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鈞陶也削木為弓而漆之與彤𢎞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乎隱括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焉亦是之類矣予嘗悲今之為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君景濂

而心服之嘗為序其文集以命後進又每慨歎與圖之
廣生養休息非一二世何太平遺老就盡漠乎無有繼
者而天獨私於宋君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
遺文若干卷示予予一讀而駭再讀而敬三讀而不知
神與之接融融瀁瀁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於
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昔者孟子謂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唐柳子謂今之世不聞有師予雖與吳先生同爲浙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今得偶宋君於羇旅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乃知浙河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與時而乏故竊自慶而爲之序且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有裨於後來者哉文林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前進士青田劉基序

文獻集卷四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為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圭齋集卷七

潛溪後集序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為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為盛逮及東都其氣寖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於古南渡以還為士者以從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

統至元之文龐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佑
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歷之文贍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
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
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
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
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
不少懾其心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
其辭調爾雅如殷鼎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

多變如晴躋終南衆皺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雜於古人篇章中益甚難辨惟真知文者始信予言之弗謬予在翰林也久海内之文無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使掌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成文者歟因書以為序宋君守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余為

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

易問辨序

易之為書上通神明之藴下該事物之理以變易為用以會通為方其初立名起義如是其為説宜無過焉漢以來易專門師多質正先儒之論議初名易疑後改曰問辨凡三十卷用功精深可尚也吾宗巽齋先生為曾大夫冀郡公作經訓堂記言歐陽氏經學司馬氏史學由三代而下代有其人蓋六經甫出孔氏之壁歐陽氏

即有八世博士世其學其來豈一日哉司馬氏史學至宋君實復振歐陽氏經學我六一公易有童子問詩有書義凡宋儒以通經學者為高實公倡之故余見貞是編喜吾歐陽氏經學亹亹其不絶乎抑是編豈獨便場屋之習山林窮經晧首之士見之未必無助我之嘆也貞為我勉成之

鈴南道士歐陽賔實詩集序

嘗有客論詩言古今僧之能詩者甚多道之能詩者絶

少予曰軒轅彌明奈何客曰我以為崆峒道士鄒訢類也予曰稽叔夜陳子昂李太白為詩識者謂其辭有飄飄凌雲之氣蓋道家者流仰餘風焉道士學之其為詩何以加吾宗歐陽賓實寄興老子法他日以所作詩帙遂來求序於余余讀之愛其清激而有體其間幽閒之容冲抑之氣又有因詩而足以知其人者以是知嚮之論詩之言之未信也雖然余於賓實猶有甚可喜者焉近日龍翔首座海東淖以其能詩深為蜀郡虞先生所

賞識亦歐陽氏也今賓實詩聲日起豈非吾宗多文人秀士寓跡方外猶能以所學知名於四方與東潡白水旋賓實防里族云

圭齋集卷十一

高昌偰氏家傳

偰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暾欲谷本中國人隋亂突厥入中國人多歸之突厥部以女妻匐妻默棘速可汗為可敦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默棘速

辛國亂婆匐可敦率衆歸唐唐封為賓國夫人而默棘連故地盡為回紇所有暾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即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其鷙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為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即今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斡耳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斑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偰輦傑河回紇有普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

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剌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遂為和綽也哈剌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素重佛氏因為梵言以祝之也暾欲谷子孫既世為偉兀貴臣因為偉兀人又嘗從其主居偰輦河上子孫宗暾欲谷為始祖因以偰為氏焉以河名也相傳暾欲谷

初為國相適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氏之亂求回鶻援兵暾欲谷與太子闕特勒帥師與討安禄山有功封太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直普爾襲為本國相答剌罕錫號阿大都督遼王授以大師大丞相總管內外藏事故國人稱之曰藏赤立屬滅里棘脫脫伯吉叛合剌山王三召克直普爾至則言於王曰脫脫驍勇未易力攻臣少與親善彼不忌臣可以計取今與王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乃先遣家僮往取

滅里棘馬百疋脫脫使追之則給追者曰丞相取馬載葡萄酒見汝主爾追者返以告脫脫喜迎之於郊握手歡甚饗公畢謂曰今日易營初脫脫置七行營三日一易各以嬖夫人攝之謂克直普爾曰公其少需我先往遲公至既行乘日從後大呼止之脫脫止陽曰有密語請屏左右脫脫如其言乃奮曰私恩公義有難兩全者吾奉王命取爾首耳亟拔劒斬之左右股慄不敢動持首白王王悅賜玉深郡地暨牙里于斯博和思于斯二

山狐白裘一初兵出門忽爾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國俗以為水寐占者曰禱之必有應公以裳盛水祝曰願子子孫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續如繩以忠以孝永保令名言訖以水灑河河水湍流如初又嘗盛暑袒跣卧大樹下鷄鳴樹上心惡之攬衣起且鞭鷄下瓜鞭者三方怒挽之毒蛇自上墮地賴鷄免於螫戒世世子孫勿殺鷄及死之日有神人跪請曰帝召丞相以劍擊柱斥之神滅公以是年卒葬玉深郡西五里曰闊爾禄

名之曰辛子岳弼龍國相為答棘罕阿天都督太師大
丞相仍無通管内外藏事七子長曰達林次曰亞思弼
曰衞仙曰博哥曰博禮曰合剌脱因曰多和思亞思弼
二子長曰仳俚伽帖穆爾次曰岳璘帖穆爾仳俚伽生
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剌罕時西契丹方强威料高
昌命太師僧少監來圍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
之謀於仳俚伽曰計將安出仳俚伽對曰能殺少監挈
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

兵于樓升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伲俚傑忽底進授明別吉妻號赫思迭林子弟以暾欲谷之後世為其國大臣號之曰設又曰沙爾猶漢言戚畹也未幾左右有疾其功者譖於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伲俚伽有之盍急索勿失王怒索珠寶甚急伲俚伽度無以自明乃亡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獅鈕銀印金螭椅各一衣金直孫校尉四人飲食供帳殆擬王者仍食二十三郡尋賞銀五萬兩以弟岳璘為質伲俚伽殁高

昌諸部塗哭巷弔歲時祠之岳璘精偉兀書慷慨以功
名自許貲筭悉以畀兄子身無私焉年十五以質子從
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斡真奏求師傅上命公公訓導
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殺爲第一義上聞嘉之中
原諸路悉命統治既而從平河南徙鄭縣民萬餘户入
樂安以便摳拊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
虎符并賜宫女四人所得賞賚悉歸故郡以散親舊且
盛陳漢官儀衛以激礪之國人聚觀咋咋豔慕道出河

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為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太祖皇帝即位以中原多盜選公充大斷事官從斡真出厥順天等路公布德化寛征徭盜遁姦革州部清整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年六十七卒於保定今贈宣力保德功臣山東宣慰使謚曰莊簡多和思二子次曰撒吉思風儀魁岸識度宏廓莅事寛猛適宜初為諸王斡真必闍赤領王傅事王甍長子質卜早世嫡孫塔察幼庶兄脫忒狂恣欲廢嫡自立撒志思與火魯和孫

馳白皇后帖列聶氏乃授塔察以皇太弟寶龍爵為王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陝黒山以南撒吉思理之以北火魯和孫理之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南必有駿功上嘉納之命世祖取武昌王取淮安東西並進未幾上崩班師集闕阿里博哥睥睨神器諸王多附之王亦首鼠進退撒吉思間之馳見王力言世祖寛仁神武中外屬心宜即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賜機非計也王從之世祖即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賜宮人甕

吉剌真氏及金帛章服洎至鎮鋤齦姦革邪除穢遼東以寧會高麗有異意上遣使究切則委罪於弼臣洪察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撤吉思訪知洪以直諫忤意故即奏疏為直前謾上命釋洪俾討叛黨平之山東李璮反奉詔偕諸王哈必赤等東征應會決機轉戰數十合生得壇戮于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赤欲屠之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罔治脅從於是釋囚縶返流逋歸剽掠吹枯蘇僵簡節疏目傳檄四封輿情大悅

授資德大夫山東行省大都督遷經畧統軍二使兼益都路達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别選貴戚臨之上不許因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李璮馬邸園林水磑海青銀鼠裘等嘗慕古人舉親舉讐之節惟才是用或以子姪為幕僚或以里閈知舊為文學官或以叛帥舊卒為部曲將不顧身嫌專為國計公論多之兵後民有田乏牛具為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以牛人得肆耕李璮故將毛璋率諸部諜執之以附江南璋黨

禿錙懷其恩以璋謀上變乃襲璋斬之統軍抄不花畋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荅爾等豪擴民田以為草地隨事表聞得旨執抄不花減死杖之勒野速等還故土山東諸郡與宋人接境時見侵掠乃拔膠萊與密等州丁壯屯沂莒以逼連海宋邉帥丁某懼以所統來降其為民捍患為國拓土類如此推賢讓能知人善任名臣宿將多出其門碩望雄才餘五十載忽一夕星殞于舍年六十四卒于京師之南城山東父老相與刻石紀

勲徳馬令贈安遠經遠宣恵功臣資徳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謚曰襄惠岳璘十子長曰益彌勢普華次曰都督彌勢普華曰懷來普華曰都爾彌勢曰八撒普華曰旭烈普華曰和尚曰合刺普華曰獨可理普華曰脱烈普華都爾彌勢初從撒吉思討李璮以功奏為行省郎中繼除慱興沂州監都會丞相伯顔督諸軍取宋慨然曰吾世受上恩此立功報國之秋也吾其從戎乎撒吉思嘉其忠謁丞相

舉以自代乃與從子撒里蠻俱隸丞相麾下與攻襄樊進兵陽邏堡順流至丁家洲宋相賈似道出視師迎戰奔潰都爾彌勢為前鋒引大軍乘勢逐北與宋殿帥孫虎臣戰于焦山破之陞蔣安撫翼監戰復攻常州得雋陞斷事官江南既平擢安豐路達魯花赤行省以其廉能署處州路達魯花赤時新附之民懷携阻兵每單騎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佛子稱之後見平章阿合馬竊柄張甚恥為詭隨居閒養晦五年日本之役以為征

東都元帥又與丞相阿塔海李牢山等異議辭行已而阿塔海等果敗運使盧懋以言利擢中書右丞欲引為叅知政事知懋不可與共事亦辭不拜後懋果以罪誅遷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東陽賊楊震龍作亂鄉民或為賊應卒討平之朝廷以浙江財計至重命為行省郎中及桑葛當國屢欲援為助固謝不就遷太平路達魯花赤同時平南大臣如丞相蒙古臺高興國公史弼河南王卜隆吉臺皆以兄禮事之一時善辭命都爾彌勢

與阿里齊名行省凡有入奏必命之往每至上前開陳是非得失披析解駁如指諸掌上嘉賞曰惟卿及阿里言事能稱朕意爾阿里後秉鈞衡而都爾彌勢官止廣西憲使卒哈剌普華倜儻有節槩好義如嗜欲恤窮若姻戚臨危蹈難徇國忘身兒時父以斷事官治保定晉之侍母與敦氏居益都一日忽作而嘆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乎即趨父所自白父奇之俾習儒凡書及授語孟史鑑文字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壇之亂與敦氏

挈季子脫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
尋從撒吉思平亂山東卒購獲奉以歸人以為孝感所
致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才具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
衛嘗以王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中置廣興商山二冶以
勞授令符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厥弟天兵
南向饋運繁興被選為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
人從事飛芻輓粟夜警最嚴軍資以濟南北混一與有
功焉事平上封事大要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

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却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昭舊族振滯賞懋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慮廟堂多采用其言屬漕米二十萬石由邗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斛為虧五十分斛之三時阿合馬秉政責償舟人合刺普華伏闕抗言量之蹄嬴出於原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有弗戒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若朝廷必不任虧損

臣獨當其辜而已上命勿治執政柄者憒無所泄則詆
公監寧海路後遷江西宣慰使未之官改除廣東轉運
鹽使燕領蕃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等扇東莞香山
東州負販之徒萬人撞搪相和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
荅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臧告躬抵賊巢招誘
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祛其害按察使脫
歡大為姦利劾奏罷之郡盜歐南喜僭王號偽署丞相
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

餘條建言揃刈弗亟其勢長聲生蔓延未已遂與都元帥條兒伯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户王守信等分兵搤之功最諸將無何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素多其智勇屬護餉道比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橫絶石灣其鋒鋭甚於是慷慨語其下曰軍饟重事也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弗為也即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傷徒步格鬪踣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罵曰吾方岳重臣肯從汝為逆

耶正有死耳遂遇害於中心岡時至元甲申二月之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是夕夢夫人希臺特勒氏曰廣冠之亂吾死矣言已乘雲而升天矯如龍徑西北而去知事鐇閭張德亦夢城門有金榜合刺普華衣金甲指麾其中謂曰吾今治此煩若二人為功曹翌日凶訃至俄而閭德相繼死時羣寇未息官軍追捕邦人往往見其乘騅督戰或聞空中隱隱金鼓聲咸驚異以為神繪像祠之生平將兵理財部伍分明禁令嚴肅凡所施置後

為法程敭歷中外以才幹稱以死節著中朝罕儔也贈通議大夫户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賜號守忠全節功臣謚曰忠愍希臺特勒封高郡太夫人感年寡居貞操凜凜義方有嚴二子長曰偰文質次曰越倫質文質甫十歲刲股以愈母疾專之人士謂忠貞孝三節備於一家故相與繪為圖傳觀之既長名迹𤢫𤢫稱其家延祐初守廣德治法風聲為諸郡最會朝廷經理浙江田糧行有以番陽官吏不稱職委訊其事至則用法外意治貪

猾吏為民害者闔郡稱快改授通議大夫潭州路總管潭為大都既至興利除害執法不阿當道嫉其軋已者搆誣以罪事既白還贛州路總管尋佩金虎符同知廣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會柳州慶遠賓州猺民叛領兵數千進以策誘賊黨擒其渠魁侯十九龍半天等一十三人以歸賊衆望風奔潰降者幾萬人復置屯田為守備計開通故道以絶其負固之念省垣憲府交章論薦謂其有文武才畧如古良將還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

花赤中書嘗檄往廣西海北審斷所至明決既而引年休致家于豫章東湖之上子五人曰偰玉立登延祐戊午第今翰林待制朝請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曰偰直堅登泰定甲子第今承務郎宿松縣達魯花赤曰偰招篤登延祐乙卯第今中順大夫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曰偰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今承務郎同知濟州事曰偰列篪登至治庚午第今從仕郎河南府經歷越倫質蚤歲警敏篤學無子弟之過未仕而歿贈從仕郎山東

東西道宣慰使司都事一子曰善著登泰定丁卯第今承務郎天臨路同知湘潭州事文質嘗謂玄曰吾宗肇基偰輦今因以偰為氏蓋木本水源之意也且高曾以來勤瘁王家明興大業而俛仰陳迹非托之文家大懼湮沒無以示來者謹具世次履歷以請元惟太史公論贊夷齊顔跖反覆致意於天道報施蓋甚惑焉每讀之輙廢書而歎以為古今同一轍也及觀偰氏世磊砢相望勲節在國利澤在民雖汗簡所書何以尚此諸季起

家擢科如射命中異時泓涵演迤碩大顯融無落於其世識者巳有以覘之則是溉根而食實售物而取償天之於偰氏獨昭昭不忒如是異乎前所聞矣使造物報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樂為善者哉又惟别生分類古之道也偰氏遠稽前聞遡厥本始以畨方來綿延百世遂為中州著姓實自今啓之厚之至也凡此皆余所嘉稱而樂道者敬撮其實為作家傳後之秉筆紬金匱石室之書者則或有徵於斯文

圭齋集卷十四

大師右丞相畫墨竹

右墨竹一枝大師右丞相所畫以遺其館客授經郎鄭浚常者也丞相天資明叡知識過人一日得文與可竹譜學之即臻其妙觀其枝葉両彎柯榦節脉皆與可法而筆意老蒼與近代李薊邱諸人所作逈然不同浚常在相府直言不阿又多引拔善類為長史甚得體相君雅愛重之故受以心畫云

御賜石刻千文搨本後題

今上皇帝得智永千文命近臣摹勒刻之宣文閣中所拓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宣文閣寶而賜之授經郎浦陽鄭深浚常侍上經筵故預是賜可謂稽古之榮也夫金璧珠寶天下貴賤之所同尚者也國家以旌有德賞有功於所同尚者而不靳焉所以示恩也至於法書名畫遇彌文之代時君聖性好古則其所尚有重於金璧珠寶矣於其文學侍從之臣不靳其所獨尚者

而賜之所以示異恩也鄭氏浦陽義門九世同爨朝廷常旌之今後常以斯文又胄是賜愚故願義門之子孫世世寶之上無以忘聖天子好古博雅之志下無以忘乃祖父遭遇之由足以垂久遠矣

跋

遠林劉君墓銘後跋

前代士大夫非居憂人不敢以銘墓請非此則奉勅或契友族屬尊行與座主舉主也今博常劉君文廷制中

作遠林劉君墓銘文字簡古又得古式故特表而出之

王大年詩帙跋

余從王實初先生得其族孫德生詩賦一帙讀之翩翩然渥洼奇駿筋骨甫壯肆其馳騁未有紀極也他日範以王良造父之法納之和鸞大輅之下則才氣老矣三復題而歸其帙

劉士行墓誌銘跋

廬陵處士劉士行暮以經學名家曩余在京師國學進

士解予元嘗請序其詩文矣今其弟解觀又以邵菴虞公所為墓銘求予跋夫廬陵九老以忠節文章顯國史書之天下宗之士行讀其書誦其詩論世尚友顧非斯人之徒與抑邵菴之銘至矣予奚庸贅

羅孺文族祖澗谷先生留稾跋

至正壬午十有一月予訪族至鈐岡之防里縣大夫浚儀趙侯尚之因休日特來勞既而又專其館賓羅君孺文與其子璉求鈐岡題名記等作時予又之別族之安

成孺文蹤跡予所至暇日敬問其先世則先輩澗谷先生之從諸孫也先生分教長沙時先尚書澹軒先生居郡泮前廡道同志合友誼彌篤既去官書問不絶咸淳甲戌先冀公以混補入國學先生時為權院留臨安貽書相慶以為先尚書宣力學校之報内附後猶數有書於是予與孺文叙先世同通之好聚首數日驩甚將别出先生長沙藁一帙視予帙中或手自抄或筆吏録朱墨如新皆所點校斂衽讀之如從先世與先生游詠碧

湘翠麓間也獨詢其適傳則有如往時湘中之所傳者使人不能不係之以感慨焉士大夫寓形可託者二一曰有文二曰有後二者未必得兼不得已而去則有文庶無憾也

圭齋集卷十五

祭子達老文

至正元年歲次辛巳二月十一日老父合八翁即大都崇仁門之寶泉寺為特羊舉酒殽之奠告汝十二郎上舍

之靈曰嗚呼哀哉尊者哭卑者而哭於暮年生者送死者而送於興鄉天下之慟有甚於斯乎吾年五十餘而無子也既以汝為子矣凡吾老身之侍奉後日之繼承惟汝是賴一旦而失所望焉天乎人乎孰使老父罹此毒乎以子之學可受萬祿以子之孝宜享壽齡天乎人乎孰使吾子至此極乎丁丑之秋赴召北來汝伯汝叔送吾與汝他日吾還汝獨何往吾亦何面目見汝伯汝叔乎汝之生父吾之愛弟也久矣抱痾遂廢宦業今聞

汝訃還數千里其將何以為懷乎為之兄者又將何以堪此情乎且汝之病吾謁之醫而竭之劑汝之歛吾致之襚而哭之痛猶以為有憾也吾弟於汝其病也不見所服之劑其歛也不見所襚之衣將何以解其憾乎吾於汝身虧顧復之義失父道矣又於吾弟乖付托之意失兄道矣二者胥失其將何以逃於天地之間乎吾才不適今之中人吾學不及古之下士祿寵踰涯不自乏絕釁鍾後人致汝夭閼今雖知過其可及乎去年送汝

先至通州汝柩後發有詔止之留汝一年不遣行者欲送汝也今玆將行詔又止之具敢違乎勢難再留計無從出專遣幹僕托之信友扶汝護汝先還家山昔汝孝行感於神明生不獲祐死當蒙休汝登舟車無震無驚汝涉江湖無恐無怖魂神清明依汝體魄吾今抱病逾二載矣具哭汝也淚盡而劬枯血濇而心悸虛名禁持無所告訴上天鑒臨終遂所請歸治汝喪歸立汝後然庶幾周吾父子之情塞吾兄弟之責也汝其有知强飲

强食往即長路以還故鄉具無以老父留此為念也嗚呼人世之别有慘於此者乎老父之衰其可已乎其不可已乎

圭齋集卷十六

附錄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

曾祖新贈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宣慰使護軍追封

冀郡公

祖逢泰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冀郡公

考龍生宋太學上舍生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冀國公

公諱玄字原功姓歐陽氏其先出於夏禹之苗裔漢涿郡太守子孫有居冀州之渤海從晉南渡居長沙唐率更令詢四世孫曰琮為吉州刺史因家廬陵琮八世孫

曰萬為安福令故有居安福者安福而下四世曰效三子讃託遠託徙居吉水析置永豐傳三世曰觀是宋大師楚國文忠公之父崇國公遠留安福子孫散處境内宋割安福置分宜縣隸宜春郡故居安福永豐者籍廬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十里公為防里族宣慰公試湖南轉運司愛瀏陽山水之勝遂卜居焉淳祐末荆溪吳公子良將漕湖南辟廬陵歐陽公巽齋守道為岳麓書院山長又聘宣慰公為

講書歐陽公聆其講說爲之驚嘆昭文公經術行業師
表一方若集賢公之行事始終則有今上所賜碑備載
云集賢公子四人長貞孫次定孫次卽公李彭年公生
於至元二十年五月母燕國夫人李氏賀州簽書判官
廳公事某之女讀書能文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公
八歲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授學日記數千言
卽知爲文十歲有黃冠師至里塾生定周視諸生注目
視公久之曰是兒骨格不凡神氣凝遠耳白過面日光

射人惜本朝未與科目有則狀元何疑然異日亦當文
章冠世聲名滿天下廊廟器也言既而去亟追與語已
失所之集賢公為文靖書院山長部使者某至州謁之
書院公與諸生誹誦使者異之就坐命賦柳詩立成十
首晚歸增至百首使者謂集賢公曰令子奇才也年十
四從宋進士方山李公某受業下筆輒千言年十六歲
從宋進士吾山鄧公某每試庠序必占高等老師宿儒
讀公詞賦制科之文戒其子弟傳習焉弱冠下帷數年

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所淹貫間至郡城憲使涿郡盧公摯見公儀表及觀所為文大器重之相與倡和留連不遣去薦為憲史力辭不就大德元年母李氏太夫人卒居喪哀毀致疾十一年公生之日集賢公為詞以壽之期待之意甚遠集賢公遷道州路儒學教授公定侍行道為周元公鄉里儒風尤盛德日從諸先生遊學力銳進境內勝槩題藻殆徧集賢公卒居喪毀瘠扶柩以還葬塋墓側居廬三年然

後歸復還郡城江東憲使蒙古孫公澤省親長沙一見大奇之留諸舍館為忘年友薦公文學堪居翰苑牒郡府以達朝廷雍郡虞公井齋汲公教於潭每見公所為文為之擊節時其子集為國子助教繕寫成帙親題以寄於是公蹤跡未至京師而聲名已彰著於朝矣皇慶二年州之霞陽山宣慰公墓在焉前有方池水流清澈仲春之月西偏有泉觱沸其色正綠初出如綫凝結漸大如層雲疊翠浮泛水面日出生於西亭午至池心日

入沉於東者三日汲而書於紙經久而色不變延祐元年季春之月芝草一莖七葉生於舍東桃樹猶犬樂相哺綠泉復見作三瑞堂以志其事會下詔設科取士公以治尚書與貢廬陵龍公仁夫為考試官夜夢神馬見於雲霄書公姓名大旗上果以天馬賦中第一明年賜同進士及第授承事郎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四年丁繼母李氏憂六年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疑獄數起累年不能決公得其情皆為平反豪右非法虐其驅奴公俾

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趍事民有所為皆曰縣尹開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行事飛蝗獨不入境嘉禾生野蠶熟成繭教化大行道不拾遺父老相率上其狀公立止之乃刻石吉祥僧舍行臺憲司交章薦揚泰定元年改承直郎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俗尚勇好鬭撫字少乖事釁不測公視事踰月赤水大清兩洞聚衆相攻殺隣境告變官曹恐懼失色計無從出公曰彼亦人耳欲弭其變惟以德化感之吾將

躬行撫諭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至則死傷盈道戰鬬未已猺人素知公德望及至皆愕然相視棄兵伏羅拜馬首請罪曰我曹非不畏法而擅興兵緣訴其事于縣縣不為直而吏更需求無已繇役橫歛掊克百端使終歲勞苦無以為生情有不堪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官自來罪不可逃公乃宣布德威明示信義歸理其頌其人感激遂安召為國子博士四年考試進士於禮部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

國史院編修官會賓與承旨學士或有事役或留上京一二同屬皆稱疾不出公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歷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譔述且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二外考大都鄉試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隷焉選清望之官中書擬翰林修撰某為少監文宗不允羣臣莫測其故久之乃問修撰品級對曰六品又問嚮蕪湖歐陽縣尹有廉聲今安在對曰為翰林

待制又問待制品級對曰五品曰何為不擬待制而擬修撰也即取奏日御書歐陽玄可授藝文少監特命左丞相巴延叅政阿榮傳旨公拜命入謝文宗大悅復問公曰汝為廬陵族長沙族耶應對稱旨閱古今書畫或以宸翰賜羣臣必命為叙贊至順元年考試進士於禮部奉詔纂修皇朝經世大典明年春書成奏御夏謁告南歸秋陞藝文太監檢校書籍事階朝散大夫是日中書奏遷不慊上意者去其大半既而特筆藝文少監歐

陽立可陞太監除目令藏近臣家即遣使召還令上即
位改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元統二年拜翰林直
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勅編修四朝實錄
譔太皇太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詔修先師兗國公
廟成奉勅譔碑文明年春兼國子祭酒進階中奉大夫
召赴中都議事詔侍講學士張起巖譔公先塋碑至元
二年得請還家樹碑三年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遣編修郭嘉檢校張元先後各齎內醞槪

召撰太皇太后玉冊文四年復兼國子祭酒進通奉大
夫撰皇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五年足患風痺乞南
歸使醫有旨不允修曲阜宣聖廟成奉勅撰碑文初公
有子皆早卒復以弟彭年之子達老為嗣六年二月卒
公哭之過哀舊疾復作乞還鄉里携柩返葬近臣以聞
上深念之即日遣奎章閣典籤全普庵撒里賜内醞二
尊追至臨清勉諭諄切不克辭復還拜翰林學士資善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命馮札兒台右丞相草詔慰辭

去位降旨不允止免朝賀行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公力爭之命托克托右丞相草詔九月南歸明年遣使賜白金五十兩金幣表裏段各一內醞二尊復起為翰林學士以疾未行有勑譔故相和寧忠獻王托克托神道碑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遣使賜內醞二尊召為總裁官使者迫促力疾就道至則廟堂問修史之要公曰是猶作室在於聚材擇匠聚材則兆當購書擇匠則必遴

選史官於是用公言遣使購書增設史官立三史凡例又為便宜數十條俾論譔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議論不公者公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正其論自定至於論贊表奏皆公屬筆南郊禮成冊文肆赦賜白金百兩居庸關過街塔成奉勅譔碑賜白金五十兩四年奉勅譔成宗御殿碑賜白金五十兩五年知貢舉進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初御史大夫也先怗木兒在宿衛上問在廷儒臣乃以公

姓名對上曰斯人歷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修三史尤任勞動汝其諭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勸賢能明日大夫出遣丞相於延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其奏牘上大悅稱快者再三命左丞相董守簡賜宴史舘明日入謝平章納麟謂曰吾久任省臺未見昨日天顔如是之喜也張公起巖先為承旨位第六公所代第四公曰張公吾榜首又先拜命今位次反居末雖曰君命詎有未安乃固讓之及宋史後進上喜書成賜白金百兩金幣

表裏段四乞致仕還鄉不允六年御史臺奏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因請致仕九年夏遣使賜白金五十兩内醞二尊勅譔故相冀寧忠宣王特穆達實神道碑文公白休致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間謝絕世務日與昆弟故舊觴詠自適有終焉之志十年秋復授承旨遣使賜内醞二尊以老病力辭不獲湖廣省臣知朝廷注意於公屬叅疾武昌道留以候問勸公北行控辭之文屢上不允又遣使賜内醞二尊

覲行適來駕還自開平迎謁行殿復有旨行禮朝賀緊
會皆免冬奉勅譔定國律譔選格序河決白茅口大興
工役勅公譔河平之碑十二年春宣赴延春閣集議時
政嘗以疾乞致仕陳情誠懇乃特授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相致仕賜楮幣萬貫玉帶一條仍給全俸從子
逵先授本省檢校官孫佑持授湖廣道宣慰使司照磨
俾得便養將行降旨不允依前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辭
不獲十三年上如開平中途賜楮幣萬五千貫尋奉勅

譔金字藏經序新建壽元忠國寺碑文十四年知貢舉又充廷試讀卷官至是始知家難冠禍二兄一弟相繼去世親屬四百指死亡大半配冀國夫人謝氏避難邸城亦沒公聞變哀悲上深閔念賜楮幣萬五千貫傳旨慰勞復命遐老以資成庫副使給驛還鄉收聚所餘骨肉還寓武陵奉勅譔三皇廟新置雅樂記大赦天下草詔時又以病不能出外命就家具藁秋皇太子遣宫臣齎親書經訓二大字内醞二尊以賜上箋稱謝皇太子

命世臣解說藏諸端本堂十五年撰皇太子玉冊文賜
金帛表裏段楮幣萬五千貫十六年上遣近臣賜楮幣
萬五千貫撫諭高句驪草詔十七年春乞致仕欲由蜀
還鄉不允大赦天下宣赴内府草詔時久病不能步履
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上問丞相斯人在朝最久
製述益富年壽今幾何丞相悉以對賜楮幣二萬五千
貫遣執政存勞皇太子千秋節賜楮幣萬貫十二月戊
戌薨於崇教里寓舍中書以聞上賻以楮幣二萬五千

貫皇太子賻以楮幣五千貫明年三月壬寅權瘞京西
宛平縣香山鄉石井村公既喪其長子達老後請于朝
以長兄之孫佑持為孫令授從仕郎侍儀司通事舍人
婿卜士駿靖州安撫司經歷教授李崇志有圭齋文集
若干卷惟公學於未有科第之先沉潛經傳所親承多
故宋耆碩而性度雍容含弘縝密出宰二縣寬仁恭愛
處己儉約為政廉平不苛視民如子舉善以勸未嘗笞
辱故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居四之三三任成均兩

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
制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
大冊播告萬方國所用制誥多出公手海內名山大川
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碑銘得公文詞為榮片文隻
字流傳人間咸知貴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引拔善類
贊化衛道黼黻治具與有功焉於是中外莫不歎服及
大盜之起相國徂征公嘗陳論事宜謂當請命太廟而
後行招捕並行則脅從詿誤者可生六部諸司分官從

行糜費供給歲月稍久必致公私匱乏嚴禁州縣科歛不公一軍失利他軍不援罪在主將蒙古漢軍民義一體論賞不可分別輕重徐州既平當順流東下耀武揚州遣將分勁軍一支北助河州軍討平淮西一支南助池州軍討平江州規圖湖廣江西道遣使督南陽圖襄陽四川軍圖湖廣督河南軍急攻汝南約諸軍以十月夾黃州賊巢明立賞格正賊降者蠲其罪仍與相副官職土豪能殺賊來降者亦官之大軍所至傳諭脅從者

別置一所則賊勢自孤有殺降俘男女者殺上之逋晩
單務立加旌擢至於謹烽燧精間諜皆不可缺其後政
府求疏時事公首言京師天下根本車駕行幸宜於侍
衛親軍中遴選射藝絶倫方畧出衆者教練守禦要害
陜西四川宜擇德望重臣素習武備深曉民事令其久
任責以保障一方不宜數數遷除併力克復山東以制
河南兩淮選猛將擇精兵萬餘人出賊不意以取武昌
選官省掾宜擇公平廉謹之人俾專兵事右司選官一

員專一巡檢克復州郡覈其無籍户若干令有若干總兵官與監臨上司結罪申報則公經濟之術即是可窺其萬一矣素官學京師嘗從公於史館晚辱與進尤至謂可以承斯文之遺緒然素之行不佞無能為役佑持請序述公之世家出仕行實上之太常史官以俟采擇謹狀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危素

狀

待制集附録

勅命

奉天勅命勅曰先王之道具存方册非得真醇篤學之士敷繹於後則道固黙隱而不彰矣爾柳貫性資高朗問學宏深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囘久而益固是用靡以好爵列之京闈可授翰林院待制進階奉議郎爾尚益懋遠業以需顯擢欽哉至治元年九月十二日

閒居叢稿　　別集類四　元

有元後至元丙子九月漢中順齋先生蒲公卒其弟道銓述世系具行實諉而哀之曰惟吾宗之權輿兮本唐虞之有媯誕子孫之繩繩兮渺源同而派異盛河東之蒲坂兮因土著而為氏項渡江之將軍兮尚桓桓而武緯歷炎劉以及晉兮疏封爵於元魏中原擾攘尨雜兮肇支分于蜀地閬生仙伯高遠兮妙御風而馭氣蔚後昆之文章兮繼益昌而益熾延儒珍

于唐宋兮閶清風而華貴桂林何止一枝兮每奪魁

于大比仕東西之兩川兮我祖居于通義君舟之賦

摩空兮名愈隆于後裔三靈改卜有元兮復移根于

漢濱予先考曰務本兮性明明而克仁慶積廣而博

施兮寧粗淡而甘貧嘉瑞萃于一門兮育四子而振

振先生實居其長兮幼穎異而不羣八歲從師受讀

兮善記誦而屬文十三通經大義兮傍指授于同倫

迨弱冠而該博兮筆已挽于千鈞思不構而泉湧兮

謝乂手之庭筠先達析行與交兮名士稱爲德鄰年既富而才配兮渙風水而無垠偉器而寓于文兮蓋相時而屈伸薰班馬之濃香兮襲韓柳之絶塵冠切雲佩飛霞兮搏於菟而撫麟氣飄飄以凌虛兮詞高娩于皇墳儼謀臣之淵深兮劇雄健而能軍方豐隆之驅走兮倏星斗之昭陳詭蛟龍鳴鸞鳳兮喋凡鳥與蛙螾千彙萬狀莫窮兮疑幽助于鬼神豈獨華藻衣被兮性孝友而睦婣行内外其修完兮仰不愧于

蒼旻鄉邦翁然師尊兮俯善誘而循循閒望馳而無營兮契大易之蒙屯日過中而光迴兮惟盈虛之相召翩驛騎而上征兮望蓬萊之光耀玉堂有仙豫侍兮相握手而一笑出瑤琴于壓匣兮奏南風之雅操音寥其太古兮洗箏篌之俗調聞者心服默嘆兮何遲來而暮到茂九制以試才兮惟搵丹而挩藻韜筆削以無施兮憫汗青之顛倒仙禽宜搏九皐兮混雞羣而庭蹈王良造父善御兮執驊騮之開道衆稱屈以

惆悵兮獨坦然于懷抱成均諸賢挽輪兮恐下喬而未樂昌黎甫就東都兮樂英才而得教館生三百其衆兮至相語而相告循矩度而執經兮毋挑達而狂躁棄前日之膚淺兮探新聞之蘊奥果蟻慕而蠋化兮隨賢愚以成效朙乎中而彪乎外兮增上庠之光耀歲甫朞而思親兮望白雲之孤飛棄浮名若弊屣兮市欵段而西歸日兼程而併進兮夢夜遶于庭闈達故鄉之城闉兮遽大故之聞之痛投鞭以號慟兮

清淚盡而血隨變斑衣為哀絰兮奉甘旨于哀悲三年未嘗見齒兮憂化髮而成絲約仲弟以弗仕兮毋手足之相離田可耕書足讀兮屐富貴必危機訛白日之流光兮對青山而逶迤遠千里而悅風兮具羔幣而來師或請文于金石兮仍不倦而孜孜值故人之執政兮降帝命而起之曰在禮當懸車兮吾何求而如斯子壻聯榮桂籍兮方振策而驅馳留二老于漢南兮度鳧鷖之良時弔李固之忠魂兮登子真之

故基擧一觴而一詠兮樂天命而奚疑壽七十又七兮病黠豎之欺醫達死生之不二兮啓手足而無虧誦黃華之佳句兮命淸酌以作辭肅衣冠而長逝兮猶生平之容儀識與不識聞之兮皆盡傷而嗟咨謂仁賢亡國空虛兮水收媚而山藏輝歲永永來無窮兮嗣先生者爲誰匪我哀而憐後兮將倀倀而蚩蚩望九原而莫起兮長鬱結于懷思嗚呼穹厚之淸淑流峙之精英能鍾先生全厚之才德而弗究其位以盡

夫胸中經濟之長策徒使之窮遺經運彩毫駕其說于金口而木舌將文章憎命達耶抑天翁惡高居鬼神忌善人之進獪獰為九閽虎豹之阨豈造物者嗇于今而昌厥後俾斯文若江流浩渺而弗絕予欲仰而問俯而詢終幽眇而不可得與其困于心衡于慮致肝腸之割裂曷若攄其行措諸詞以俟夫百世之明哲公以定蓋棺之論私以識吾兄弟之訣

順齋先生墓誌文

故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從仕郎陝西等處儒學提舉順齋先生蒲公諱道源字得之其先眉州青神縣龍泉鄉人考諱政累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追封平鄉縣男母趙氏平鄉縣君以中統庚申八月甲子生先生於興元府安仁坊岐嶷不羣鄉里異之八歲嗜讀書目過成誦少長即曉大義善屬對吟詩未冠文聲大振教授鄉里三十

餘年省府臺憲屢薦諸朝皇慶癸丑驛徵爲國史院編修官尋陞應奉進國子博士期歲辭歸時年六十有一又十年擢提舉陝西儒學敦請數四先生終不起矣但以經史授徒前後五十餘弟子幾千人以後至元丙子九月丙辰卒於家壽七十七夫人何氏梅隱先生之女慈懿貞潔婦道母儀靡不克盡以至順辛未正月卒壽七十追封平鄉縣君先生昆弟四人中居長與仲道銓友愛尤篤子男二樞奄世機中戊

午第仕丈水縣尹西大行臺辟爲掾女三長適景大全興元錄事次適西軒先生孫王惟祥次適進士乾州同知杜彥禮孫一燧子機以其年十月壬寅奉先生柩與夫人何氏合葬於南鄭甕池村先塋之側嗚呼先生德甚隆而壽止中才有餘而位不稱嘗職太史其事業在史館文章播天下德行著人耳目後有大筆者必請述之機含哀著其更槩云

至正集卷六十九

武昌新居上梁文

伏以廣厦千萬間尚欲庇寒士風雨束書三十載始能有京師屋廬昔賢負山斗之名終身無樓臺之地迂疎涉世我何人斯因循為家知幾年矣朝臺暮省已多索米之譏春誦夏絃靡獲栖身之所舉室每安於薄禄斯言可質於上蒼徙費伯氏之資莫制中人之産華門圭竇揣分自宜畫戟朱門効顰奚暇身嘗走俗難求郗超

之辯資才之驚人敢慕文昌之買宅但未克高飛而遠走又不能穴處以巢居蹋躇連房與在舟而何異紛紜插架任充棟以莫容長者出庭幼或突面左足下榻右已及階潦入則奧亦横流雪積而勢將下壓幸人境得一區之隙念農夫猶五畆之居天上歸來方欲採山釣水人間走遍恰知問舍求田此邦較楚俗而差淳故鄉如并州而在是臙脂入畫愴先子之曽留鳳凰來儀儼前峯之如揖雲間紫闥晩景侵尋眼底青山中原咫尺

幸使迬於桑梓爰從事於梗楠欲罷不能與畬寧儉叔兮督斧斤之役深入山林季也司楨幹之勞實崇基址拮据集事老子獨慚周旋相攸拙謀時與雖壎篪於率作亦杖屨之遨嬉此蓋席世澤詩書之餘所以見今日輪奐之美榱題數尺固得志所不為堂構百丈以貽謀則可繼如翬如跂豈事外觀苟合苟完具存昔訓上棟下宇既成始有之規前書後琴行遂閒居之樂言之不足發而為詩

東黄鵠嵯峨紫翠中堂有棣花庭有桂從今無日不春風
南煙樹雲峰可立參要就離明明舊學肯將風物作清談
西江漢滔滔大别低清晝憑軒時俯看我山真是步雲梯
北家世相臺曾種德洹溪松柏鬱如雲勿為安居忘祖力
上認取仰高真氣象一堂莫道止於斯堂外青天千萬丈
下玉樹芝蘭多俊雅葳蕤趨承有不齊西銘要念同胞者
伏願上梁之後兄友弟恭直須學萬石君家貲厚財饒
不必與千户侯等自頌若此惟天祐之

圭塘小稿　　別集類四　元

圭塘小稿序

圭塘小稿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録者也圭塘者先生别墅也先生幼穎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對詩文立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歎謂偶然故嘗試之始信甫冠入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絶人門生彚為至正集歐内翰謂雄渾閎雋不可以淺見闚有乎仕南臺見江湘間得片文隻

字十襲傳玩至有假託以衒者遐方好事不憚請求然卷帙浩瀚諸生應酬不給有孚得先生所輯名圭塘小稿即至正集而不具録者繕寫以應之其居禁近省臺論天下事凡見章疏嘉言讜論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求不獲而獨留意於文翰今年七十四杜門却掃聖上念老臣優全禄任子官俾得安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不免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識趣為何如昔子由序東坡和陶詩曰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學成先君

命轍師馬夷考其後宦遊四方中被誣斥睽離之時多從兄之日少如有乎者不敢竊比前賢然亦承命而師三十年不去左右開發成就固已不少而憒憒庸庸學不加進年將耳順跧伏祠官步武且不敢仰視而況文章道德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於地下日月逝矣雖悔可追託名集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中秋弟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序

圭塘小稿別集卷下

中丞圭塘先生許公門下先生賜手書山莊二大字令巳裝潢成軸以表予號使蓬蓽生光秋又本路陰陽教授筠齋維公允中處得先生記游集一帙及文過集校讎無外噫先生早登甲科文學政事滿天下為當代名臣惜其至正全集未刊於世他日當購秘藏以資開學先生戊寅由大參請歸歷左丞學士承旨中丞之職今

拜河南行省左丞階榮祿大夫是年冬十月朏

覃懷後學山莊黄質謹跋

圭塘小稿

附錄

中書參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　五　吳全節

延祐天子遵世祖成憲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自是中外百司鴻儒碩士日多文運益昌矣然由科舉而入相位者公一人而已公天資高爽豁達有氣義著為文章有

光發溜溜乎高屋建瓴水於世教且深有關焉理政之餘下筆即成章日計數十篇曰臺曰省余所目擊而心慕者也元統二年甲戌公拜治書侍御史扈從上京時余亦從大駕暇日輒相過清坐移晝公錄示近詩一十八首典適雄贍皆佳製也余嘗一一和之詩文往復迨猶通家後至元三年丁丑余以疾留燕公又以參大政而分省上京夏五月賦詩見寄情律兩至讀之恨脅不羽雖五次韻以答終不若日相承之爲快也秋八月公

還燕賓客過山中每每誦上京佳什不釋口一日謁公公出示巨帙一百餘篇觀之信乎傳者之不誣體物紀事寄贈題品各極其妙層瀾峻峰大音雅操沛然自得皆六義中流出自顏之曰文過集嗚呼公可謂知所本者矣世之淺學膚見之士有一技一才即中矜外馳肆其誇詡公博洽高古藏之不形又且以過自警其旨淵矣其度前人遠矣古昔聖賢致力於過之一字良有以也大舜之舍己從人斯無過也大禹之聞善言則拜斯

寡過也顔子之不遠復斯不貳過也子路之聞過則喜斯勇於改過也此聖賢學問之要切是以千載垂無窮之聞因誦公之詩遂知公之學之造上不愧於聖賢下有關於風教尚何文過之云哉書以序之

又　　王沂

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繆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乃今中書大叅許公上京諸詩婉麗而清深峻潔而舂容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文過云乎哉公平居

循循不忍忤物至當大議斷大疑則勇敢直前賁育殆不及故有所不得言言之無不盡有所不得為為之無不至言之而不從也為之而不能也曰吾義止於此古之人皆然文過云乎哉往時沂羈遊上京見山川之雄渾宮室之宏麗物産所宜風謡所尚欲模寫其一二殫精畢力竟莫得一語令公於沂所欲言而莫能者得于機務之餘笑談之頃沂是以愧公而又自愧不得闚謦咳觀揮洒以警發憒憒也雖然憂深則慮遠誠至則語

迫命題之意殆出於此而沂區區方以詩之工拙論所謂淺之爲丈夫者歟由是知沂之愧於公者不特其詩也

又　歐陽元

本朝儒者參預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金進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流寓荆楚

筮仕并營其詩益負豪爽之資每北度居庸詩益奇雋蓋安陽公也三叅預皆有治才詩其餘事而以鳴者人多具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公扈從上京賦詩百廿餘首名曰文過集何余所謂奇雋者殆山川之助歟公才力縱横無少凝滯氣機出入雜以譏評用之於政於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於皐陶聲律依永教於后夔世稱相業莫先皐夔曾是以過乎公屬余識之題而歸其集

又　　　　　　　　　　謝端

文過集者今中書叅知政事知經筵事許公所作詩也公以五月二日扈蹕出大都八日至上京至八月還詩凡百餘首可謂富矣公由諸生起家踐歷臺省致位執政遭時清明遇事或不能盡如其志故自名其集曰文過以志其所感然端承乏翰林亦嘗得預廟堂大議公於事有不可輒危言極論畫其後利害當何如聞者為竦立雖時有從違而天下則有陰受其賜者矣言在我

繹與改在人雖聖人不能必也公果有過歟公為文精敏絶人舂容大雅未嘗有窘急之態在他人噦心劌胃而公從容有餘故自始至及歸僅八九十日又以酬機務接造請之餘出其所有已若是之富非精敏者何以致是公之詩麗而有則諷而不迫不矜持而莊不纖悉而贍益和平之音也集中若憫松若上京十詠柳枝竹枝諸歌及酬端雜詩十二篇觀者雖未至灤水之陽而其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在目中矣抑又聞之天下之

善弈者其待拙工有二策其一則姑假借之以與之劇鬬視拙拙者布子不當其所時爲指示授之以攻守之要拙者藉是亦有所進其一則以拙者非吾敵吾豈屈所長以與角遂怒或覆局以去公有别業在江夏端之環堵之室相距裁二百舉武待公它日得謝而歸將撰杖屨從公之後公或振紙揮毫從旁丐其膏馥以自薰彼善奕之二策公有以處我公相人字可用延祐二年進士乙科是爲序

又

揭傒斯

相下許公早以經世之學擢延祐高科自是登崇臺坐華省文章譽望滿天下矯然為當今名臣而去年之夏扈從上京凡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愁憂感憤一寓於酬唱積所為詩多至百餘篇遂名之曰文過集過非可文也非其過而飾之文也惟許公其學富其位尊故其氣雄其才大其憂深故其說長韓退之云方今向太平元凱承華勛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此痛哭

流滯之辭也過乎過乎千載之下必有為之長太息者矣

神山行稿序　　陳旅

中書左丞安陽許公昔參大政得請歸江夏請謁雜遝乃避暑於其友今江浙檢校徐君復初神山别墅既以謝客且庚文通留山中廿日早起作文諸生謄寫一再刪竄即已若劉平章碑綜覈峻潔雖四千言豐而不餘它如懷坡樓記静菴記諸作凡十五篇莫不造其極而

必可傳焉詩則或坐或行于紙于壁或口授諸生凡四十一首初不經意而天機所至警拔精麗有覃思所不及者旅觀公在政府鞅掌至矣而著述不廢則山中之作特從容遊戲爾夫文不貴乎敏而貴乎精敏而能精不亦益可重也哉公位彌高而學彌進文益昌而道益明旬日之作若是平生著述可知已吾儕小人可不勉乎

圭塘記　　　歐陽元

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堂有臺而總之曰圭塘者斯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也曰圭塘何塘之形本豐而末橢象圭之終葵首因命之曰圭也塘舊為康氏業在相城西距許公城里第可二里許公閒居出舊所得賜金買之塘可五畝强餘地通廿畝而廣取道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柳巷磬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外有蔬圃入有湖石山山之後有菊壇古有盟誓者為壇歃菊而壇盟晚節也壇之北有堂三

間東西舍各一庭中雜植花果中堂扁曰景延篤
之賢也延傳在范史人品與徐孺子郭林宗相亞而能
研窮諸經雅與又似過之景本訓大近代好倆景慕猶
他經傳曰善曰多曰嘉三字皆靜脩辭者作動字用之
善即奬多即侈嘉即歎詠也堂之東有安石榴一株因
名之為安石院院之東為藥畦其西南隅為臺其顛累
石為楯名之曰泠然漢人言神君至則泠然以風登者
憑高而望近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北太行諸山令

人泠然有御風往還之意也然後菊壇之東别闢一徑稍北别為衡門入門循徑而西至圭塘水深可舟滿塘皆蓮作亭于中絶流為甬道納橋達亭上夜則撤去亭成有蓮一蒂兩花生之因名曰嘉蓮塘四圍樹以梅竹松菊桃李為三徑衡而重行四時香色相禪人行蔽虧間波光樹陰人影間錯如遊罨畫溪也亭之西為叟洲洲對峙中為小橋穹然子午相貫又中折而東之以達亭亭之東為狐嶼路不與亭相通欲往則命舟也舟穩

若畫舫或篙或棹往來塘間惟意所適公昆弟翁季賓客留連觴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出必之圭塘𨑨𨑨載酒攜樂而從之酒酣賦詩度曲須刻成什已而倡和盈卷傳之四方於是唐王氏輞川宋洪氏盤洲不是過也歲庚寅冬附書江右賈客劉敬忠不遠數千里至清瀏山中屬余記之書至之日適有名命迫促就道諾之而未暇作也壬辰秋叔子可行來京師奉圖及書徵諾責而余被旨賜歸矣將行乃記之昔魏君立沼上顧

鴻鴈麋鹿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氏斯言雖以發其陳善之端而理實然也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心不賢者遑知所謂領悟哉君子有九能謂之德音然後可為大夫建邦能命龜作器能銘升高能賦皆是也公於是役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卜築於有邦神必協之猶矣觀其華扁疊見佳篇立成作器而銘升高而賦能孰加焉世之豪有力者倣公為園池無禁也之賢

之能果易致乎余之記斯塘也猶美公有大夫之能以濟賢者之樂樂雖盛於一時而事可傳之百世也雖然賢能之於斯世不克盡乎竹帛而致乎林塘愚固不識司造之生賢能使之施用而止是歟故願陳君子出處之大誼以告圭塘之主人云至正十二年八月初吉圭齋老人廬陵歐陽元作圭塘記書於京城之慶壽禪寺松檝軒

景延堂記

張翥

御史中丞許公之家園在相城西距西山百里而近前無蔽望盡見雲嵐巒岫之勝洹漳厮流以池于中外則種柳成巷委折而入首爲圭塘次爲翦壇又次爲景延之堂堂高而明窅而清俯納幽閒不簡不靡其後崇臺虛亭華軒藥圃松竹之徑相通若環暎帶蔥蒨可以怡神可以款賓擧園之勝蓋專於是堂矣公之介弟可行示僕以圖且俾爲堂之記景延云者其義蓋上友於漢篤也愚因竊有論焉昉延之歸於家巷也其友有欲令

公卿引進者延閣迺止之以書其槩自言昧爽而坐容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披閱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瀾乎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又曰且吾就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三復斯言延之自視為何如哉公之取友義在於此

然其同否則不能無辨也若乃博通經史能著文章孝
廉之舉進士之第二公之學是則同政用寬仁憂䘏民
黎其由侍中尹京兆與由法從丞省臺二公之道是亦
同暨乎逍遥于家知善所止而娛心於論著二公之蹟
是又同而所不同則時也若延以王佐之才立昏亂之
朝弗克少展視公之世遭清明光輔聖君措諸事業不
負所學其相去遠矣詎可同日而語哉詩不云乎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維君子修諸己而已非必斯人方駕于

塗也至其所歸蓋亦與世同軌焉且相之先賢忠獻韓公退自政府作醉白之堂于私第而眷眷有羨乎樂天百世之下聞而知者孰不起慕其聲光矧公生于晝錦之里顧乃欿然不敢忠獻之是附推其大較而自謂延氏之次然則公之取法其得醉白之名之意歟嗚呼功成身退達天之道古今其幾人哉時至正壬辰歲季冬除夕前日張翥拜手作于京師明時里舍之虛游軒

雙桂堂記

劉岳申

相州以殷王河亶甲所居故名其縣湯陰又爲周文王演易之所歷代以來名世之士多出其間故人會稽院照磨許君獻臣家焉君有子四人仲子有壬登延祐乙卯上第累官爲兩淮鹽轉運使季子有孚登天歷庚午上第初仕爲湖廣儒學副提舉官樹雙桂堂於鄉以顯其親以勸學方來甚盛舉也初會稽官臨江時嘗爲予言長沙有書數千卷教子讀之吾將老焉臨江别去而可用擢高第登膴仕前年武昌别可用而可行明年遂

踵武其兄余見會福歷官中外不過幕府而庶能欲過
大官又閧其家子大理君善治家勅其弟曰家事一不
以累吾弟第讀書應舉一無憂家事幸乃俱第當以雙
桂名吾堂弟勉之大理之言至是而信堂成而大理不
及見之可用遠徵予記余惟斯堂固可記而許氏所可
書者不止此為許氏所可願者亦不止此余若其大者
始會福生七歲而孤母宋夫人年二十有八自誓靡它
會福既長為綵衣堂以奉夫人畢盡所以為歡者以養

夫人守志四十七年而後以考終曾孫婦趙當封讓封為湯陰縣君進封高陽郡君余見可用居大理之喪如喪會稽高夫人晝夜哭為少衰又見可用有妻之喪高夫人哭之慟曰是孝於宋夫人嘗讓封者又善事戒善友娣姒賢婦也卒家婦以下皆慟可與可行為位而次哭曰嫂善事余母何以止余母之哀可與可行皆慟嗟夫許氏孝友稱世矣今之雙桂皆以孝友稱於鄉者也而孝友豈徒比一鄉擢一第効一官以止今之雙桂固

昔者綵衣之積也於是斯堂為世綵之堂矣可用立朝有大節濟世有大志光明俊偉能以令名始終之者也可行自此而升毋忝會福無負大理毋下兩淮以螽有譽於天下以從其兄衣綵而登斯堂然後使天下之為人子者莫不以許氏榮其親為勸然後天下之為人親者莫不以許氏之教其子為法將見許氏孝友行于天下矣此豈可與尋常青紫拾芥者同年而語哉又豈不為大理名堂之至願表樹宅里之厚望國家設科目之

良法美意也歟傳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余既喜許氏父兄之志有成又嘉其子弟之才皆有聞也故樂為書大理諱有恒字可久官至大理路知事可與名有儀嘗為經筵檢討其孝友尤著於家云

送參政安陽公謁告南歸詩叙　歐陽元

始余讀詩至考槃其辭曰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如鄭箋云者是何賢者去國而自誓之詞一至是耶它日又讀詩至白駒其辭曰皎皎白駒食我

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然後喟然嘆曰周家忠厚之澤至是而未衰也夫賢者所乘之駒苟愛其人而不欲其去則係之可也何至羅之以食苗而將以咎其從者歟是雖託辭也審如是賢者之處此不既難乎在人之常情留之若則去之難去之難則懲創之也深考槃之誓其或然矣又它日讀詩至狼跋其辭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則又喟然歎曰乃令知考槃白駒縶言賢者之去留若夫善言大臣之進退則是

詩其庶乎且周公在當時跋疐甚矣詩人不歸咎于時但言公自遜其美者大者焉故能安重舒徐見於外者如此嗚呼為是詩者其深知周公而又深憂之者歟安陽許公執政之五年以疾在告而天子眷顧師臣勉留凡五六閱月始受之代在廷百官不樂其去又從旁為說以鼓之世之人惟知求進之難豈知求退之難有如公者耶自參大政知無不言言無所諱其為裨益大體有天下之人所不能知而天子與師臣深知之者至於

臨事決議氣直而膽壯理明而辭辯不計言之必從唯求已之無負而已故嘗論公求去之難有以致古人白駒之留者以是及其得去之幸或如昔賢考槃之誓者亦未必不以是也有如君子之厚公公無愧於君子狼跋豈二致哉嗟夫士達而在上則進退法周召窮而在下則行藏師孔顏古之人皆然今以泰乎公之歸大夫士相先為詩余以同年辱為序至元四年後戊寅四月中澣廬陵歐陽元叙

燕石集附錄

謚議

議曰京師乃天下首善之地科目為士人啟行之途故文治之化自近者始比貢舉之法行大都宋本遂冠多士弟褧又以科甲進名字昭于宇內聲譽藹于京師或比之宋之郊祁馬兄弟接武於館閣時人榮之褧為人謹愿持正於學考索精詣其為文劌切爾雅以至監察中臺贊憲陜右僉事山南其於風紀多所振舉肅至通

顯輒損其年稚行游揚於方來尊名壹惠於今日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居官潔正曰清謚曰文清實愜輿論

墓誌

集賢侍讀學士兼國子祭酒蘇天爵撰

宋氏世家京師公諱褧字顯夫由進士出身卒官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葬宛平縣香山鄉撅山原衡州路安仁縣尹贈户部尚書楨之子禮部尚書奎章閣承制學士謚正獻本之弟母曰范

陽郡夫人李氏至元甲午戶部主興山簿公生邑中稍長流落江漢間綴學勤苦戶部為小官祿簿公生弟授徒以為養皇慶初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延祐六年授其所作歌詩從正獻來京師清河元公明善濟南張公養浩東平蔡公文淵王公士熙方以文學顯於朝見伯仲驚歎以為異人爭慰薦之會蔡公王公試大都鄉貢士正獻名冠第一公文亦在選中以解額不足而止又三年汶陽曹公元用蜀郡虞公集南陽孛术魯公翀

為考官公遂擢第除秘書監校書郎安南使者朝貢而歸選公充館伴使將别使者以金為贐公却之改翰林國史館編修官詹事院立選為照磨尋辟御史臺掾辭轉大禧宗禋院照磨元統初選翰林修撰與修天歷實録承詔祀天妃于閩海登舟風作舟人皆懼公曰吾奉天子命函香致虔以海漕為禱又何懼為頃之風息竣事而還復號至元之三年拜監察御史時災異並臻公言列聖臨御治安百年皇上繼統未聞過舉今一歲之

内日月薄蝕星文乖相正月元旦千步廊火六月河朔大水泛濫城郭八月京師地震毀落宗廟殿壁震驚神靈豈朝政未修民瘼未愈所致歟宜集大臣講求弭災之道務施實惠勿尚虛文庶可上荅天譴下遂民生臺臣以聞上命中書集議弊政詔天下京畿之東霖雨傷稼餓殍盈路公按行見之倡言其故朝廷出鈔若干萬貫命公賑之生者不致於流亡公之力也出僉山南廉訪司事峽州房陵屬邑在萬山中公不憚崎嶇雖盛

暑冒霧露毒皆身歷之唯以洗冤澤物為民心宜城民與富豪爭刈麥共毆而死乃捕縣吏俾一人承之公得其情坐吏及共毆者罪安陸寡婦有罪自經或疑其夫兄及妹壻殺之屍爛已不可驗遂皆誣服始則曰以寡婦私逸用棠木杖擊死棄屍溝中次則用山桑及栗木擊之而死公疑用杖不同乃曰寡婦之骨得無損乎命他官發墓驗之而寡婦尚以繩繫其頸於是破械出二人獄國制獲盜五人者得官應山民被劫巡檄執五人

坐之以冀官賞獄具公疑而訊之果皆良民而巡徼以罪免非公之明五人者死獄中矣是皆司刑者辭避而不肯為公一一能直其寃人大稱之嗚呼世以儒者迂濶于事情濡滯於時務常鄙薄之彼則舞文法以肆苛刻專逢迎以為變通孰有惻怛愛民如公者乎至正之初改陝西行臺都事月餘召拜翰林待制遷國子司業勅修遼金宋史公分纂宋高宗紀及選舉志書成超拜翰林直學士賜白金五十兩織金文綺四端尋又命兼

經筵講說明白屢承恩賜緡帛以為榮公學務博尤長為詩自少敏悟出語驚人嘗曰造語引事皆當出唐以前不然則非唐矣有文號曰石集若干卷集選本朝歌詩曰妙品上上曰名家曰賞音曰情境超詣曰才情等集又若干卷齊魯號稱多士公兩被命其鄉貢又嘗為廷試讀卷官選擇精詳士論推服其在風紀薦士尤衆鄜州孝子段懋父殁執喪哀苦廬墓三年不歸負土築墳寒暑不懈公核實其行遂旌異其門閭人託寓者少

侍父官家隨屏居讀書不事進取荆襄士多稱譽之公
表其于朝果徵用焉公性樂易家雖甚貧待親友無所
靳當守有守或上司同列事不合義言不中度雖迫之
以聲勢怵之以禍福公毅然操持不變是則公伯仲家
庭講學之功抑亦國家庠序養士之所致歟公卒年五
十有三卒以至正六年三月甲午葬以是月庚子贈亞
中大夫國子祭酒輕車都尉范陽郡侯謚文清娶劉氏
封京兆郡夫人二子顗頊補弟子員六女在室公先世

墳墓在京師故城南宣義村原戶部侍郎江陵正獻始兆撒山公將遷戶部柩北歸以貧不克葬猶以為言公葬猶子中書掾瑛序次行事來請銘夫爵嘗官朝著公及正獻休旬數過吾家或論文史或評古今孰意二公皆以盛年相繼去世然則銘公之墓非故人之責歟

銘曰仁皇御極天下文明崇儒稽古多士斯興惟公伯仲時稱二宋出應明時祥麟威鳳虞庠秋府詞林辟雍優游清華論議從容士貴多聞尤貴絕識據之有要斯

能不惑公居官守事不詭隨咢咢其節抑抑其儀天生
賢才惟以治世胡不百年為三有事治乎委順歸寧故
丘谷爾後人尚承公休

祭文

南陽成誼叔撰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十月乙亥朔越九日癸未承務
郎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成遵托友人應
奉翰林文字王儀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翰

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宋公之靈嗚呼我昔計偕獨遊京國孑然小子孰依孰式薦名禮部獲拜主文敬覲私室始與公親公貴我賤公長我穉忘勢忘年義敦兄弟史局載筆夕歸晨集抵掌談笑聯鑣接席忘情爾汝或怒或嬉討論世故切劘詩書我往供奉公拜御史官雖異署居則密邇晨興執轡必所之過墻濁醪自公退歸匪無朋遊好我實厚于呼伯叔婦稱先後處己以謙應世以和變化疏率益我良多

僉憲荆楚繾綣言别思公不見一日三月内翰承名轄教成均我忝臺省曹務紛紜會見有時猶恨契濶跡雖暫疎情實莫奪我車出京公直鑾坡聞公榮貴踴躍懽歌今年之春寄我絺綌展玩書詞非公手迹怪問來使未恙未瘳豈期一卧逝去莫留公書滿箱晨夕繙閲不覩顔采徒增哽咽公言銘心時猶在耳後會有期孰信公死倏爾如夢十五踰年兩兒孩童令齊父肩太史有傳奉常有謚遺憾公無今哀未既葬不執紼哭不憑棺

永思舊好北望沈淵肉爲京牧酒爲京醴情則故人神其監諒尚饗

哀辭

國子典簿河東孟昉天暐

巍巍宋君家世燕里伯仲登科序掌國史頡頏中外遞爲直指後先國學再遷學士二十餘年寵貴金紫人誰不死如君者少生不爲殤死不爲夭有子而文克紹厥考名譽軒軒得之又蚤恩覃二代光被于窅老氏有言

死而不朽不朽伊何是之謂壽君學之博不窮其叩出言有章錦囊繡口造物何仇云胡不久況君之負青年有聲衆皆謂君禹門之鯨挾藝射策却走遯兄遨遊江淮南抵于衡泓舟匡廬以抉其靈以鼓其氣以彌其缺再駕力攻一戰而捷譬如養由援弓着蝶百步之遥貫彼楊葉由是而後聲華藉藉抒將天藻試草北堂天不文祐奪此賢良子在閩南聞君之喪冉三其寔泫淚浪浪作此哀歌以慰其傷取酒遥奠永懷不忘

挽詩

翰林學士承旨濟南張起巖夢臣

生平文藻吐雲烟一夕精魂便黯然方喜聯鑣呈信史俄驚回首隔黃泉淒涼東壁圖書府寂寞西原草樹阡二宋聲名擅當日士林應有後人傳

翰林侍講學士東海李好文惟中

四海人傳二宋名玉京連占兩科榮鄢陵初喜知公字長樂終思送我行故里經過人不在遺孤問訊淚如傾

荒墳數尺西山下一段平蕪綠又生誠夫兄弟皇慶中嘗與先大人相遇鄢陵逆旅始相知至正乙酉好文西行顯夫賦長樂坡詩見送乃絕筆也故及之

國子司業東昌司廙彥恭

二宋登科友二同同年聯事每相資兩家顯達人多慕十載凋零我獨悲蓮燭花明曾試草錦袍塵暗漫留詩夢君忽作吞聲哭老屋空梁

河南行省參政太原王守誠君實

世上思聯璧人間惜桂林詩中無敵手琴裏少知音朧

樹風聲慘庭秋月影沉白頭同輩友把筆已酸心

平樂府達嚕噶齊旺扎勒巴哈淵道

雲擁青騾錦繡鞍芙蓉仙去海漫漫人間不夠黄金椀

天上交情隔瀛得哀詩抆淚看

中書右司郎中關西趙公諒允昇

志在淵源學名登甲子科人才方若此天命遽如何匆

藥喜安在東夠憂愈多英風空想像薤露忽聞歌匣失

剗犀劍機閒織錦梭一編燕石集欲鬖淚滂沱

國子助教汴人段天祐吉甫 二首

龍飛天子孝廉科不奈君家二妙何一代文章今已矣同年兄弟苦無多秋風神道悽松栢夜雨精廬點薜蘿俛仰交遊非舊昔淚痕洒遍海橋波

猶憶錢塘去歲時書來珍重復題詩誰知萬里相思字却是同年永訣辭憐我更知如鮑叔絶弦端欲為鍾期不憂世澤無傳業看取階前玉樹枝

國子司業東郡楚惟善寶臣

翩翩風旆挽難留天上新成白玉樓大宋生前還有約斯文地下擬前修翰林赫赫名空在宰樹蕭蕭歲又秋倒屣迎門記相待欲題詩句淚先流

國子監丞汝陰李瀰子威

松廳交契半成塵又見鑾坡失此君只憶遠恢先世業期中斷立朝勳僅遺名位傳遺息無補饑寒有古文難弟難兄詩侶在滿山明月兩孤墳

國子助教南城江存禮學庭二首

暫輟趨朝佩俄聞引葬輀鬢眉猶在目魂魄竟難招作
見奎躔合頻驚玉樹凋淒風吹霧雨向晚更蕭蕭
前日賓亭宴今晨奠几觴死生公自達存歿世徒長松
竹清貧在芝蘭白晝長西山林影合幾度立斜陽

國子助教長沙周鑑以聲二首

早擅文名翰墨場共推才調似班揚草麻獨照金蓮炬
衣繡曾飛白簡霜塵世不堪留玉佩星宮久待醉瓊漿

鞭鸞駕鳳今何處蓬島三山嘆渺茫

辛勤不肯問田廬一世清貧只自如楚國秋深猶有賦
茂陵病後更無書幾年通籍踰青瑣今日招魂戀素車
恐聽悲風哀些苦白楊蕭颯滿郊墟

國子博士安成劉聞閭定

廣陽帝王都生才總豪傑宋氏産鳳毛頡頏丹山穴大
宋掇掄魁千里誇汗血挺挺廟廊具自方稷與卨小宋
踵而生抱才不屑屑錦腸浣塵土出語必清絶長公早

厭世士類爭哽咽頹有夫子賢詞林紹風烈吹篪發高
響掉鞅追往哲特起步生雲屢空心似鐵岌岌柱下冠
皇皇使者節歸弘虎闈講筵造玉堂列自我初識君交
情何茂悅往來幾廿載相視無冷熱昨者纂三史君名
班馬揭走也徵自南裴馬承乏抉停觴語宿昔握手驚
老拙知君衆人中於我念常切過江宋史祭綱領君獨
挈是非有不齊資君一言決可憐朱墨煩易致精力竭
蹉跎歲未暮浩蕩歸已雪偶成三日潤忽報二豎孽問

安榻頻造伏枕氣就荼朝看戲彩郎日夕撫萊經哀哀浮世夢奚翅劍首吷人生無萬全賦予有更迭古來賢達士幾人享期耋想君乘雲氣英爽不變滅往往見九泉誰能久離別

國子博士晉寧張翥仲舉

永念賢昆弟巍科接武初聯飛阿閣鳳繼化北溟魚擬特俱人傑淪亡逐鬼墟官同三品貴年亦五旬餘二老深知我平生每過譽叨陪國子教復踐史臣除公既當

詞筆時兼纂宋書文章古南董獻納漢嚴徐鶡立親經
幄龍光映直廬勳名宜遠大身世竟空虛贅禁春華斷
鴒原宿草跡故人今已矣諸子喜森如墓有碑堪述家
無業可居招魂空悵望回首重欷歔往事嗟何及孤懷
黯莫攄幾番梁月夢驚起淚沾裾

翰林編修嚴陵方道盤以愍

玉堂無復聽鳴珂銀燭揮毫思若何司馬史成心力盡
杜陵詩苦肺痰多新墳冉冉迷燕草舊夢悠悠落楚波

久擬些章招宋玉秋風洒美不成歌

宣政院勾管番陽王常仲明

大雅如雲散斯文竟陸沉風流相代盡淬淰欲難禁憶昔興賢俊知恂必迪忱六經尊孔孟百行貫騫參盛德人無間名家衆所欽發祥惟朔土振藻自𡽪岑小宋科名大尚書世澤深二龍江表躍萬馬冀羣瘖夔復趨東觀抽毫侍禁林力辭三語掾不受四知金歘起司邦直由來實國琛漢廷災異疏唐扆儉慈箴綜核先名實旌

詠靡僭娙軺車方肅肅驛召已駸駸北院旋超拜西膠祇暫臨百年興禮樂四海革纓簪周監資先代唐書畀嗣音才名班馬輩筆削聖賢心侍婢然椽燭中官給綺衾屢前宣室席小却玉堂陰述作皆稽古討譔必達今襄詩心欲嘔懷筆力猶任消渴三年久膏肓二豎侵應劉嗟鬼錄嶽獻悼人琴永决香山路悲歌易水潯罷朝争出祖遮道佇來歆贐予初漫刺他年屢款襟蹉跎雙白鬓契濶幾清碪把臂何嗟及為歡豈重尋經過舊遊地

惟有栢森森

集賢院經歷武威余闕廷心

紫陌曙蒼茫松門近太行悲笳翼蜃軸素紱引魚荒故
筆誰探取神書永共藏愁尋持槖地秋陰結女牀

國子助教汴人張楨約中

東嵎啟暘谷虞淵納賓從風雲既倏忽瓊瑰叶宵夢瑶池
寶瑟徹阿閣羽衣送容名趨金鑾清標狎麟鳳班馬聯
赫奕郊祁等淵重遺文照奎壁逸駕推伯仲丹旐出神

州玄都載與頌微音忽如在中夜發深慟

監察御史大寧王時本中 二首

憶昔同年日君才獨擅揚方期綿壽考不擬報淪亡有
子堪承業無錢事奉襄夕陽射丹旐讀罷淚浪浪

二宋昭前代于今復見之清朝威鳳瑞大雅鶺鴒詩執
紼諸生慟承家幼子悲濡毫欲銘墓嗚咽不能辭

廣德路知事吳興張世昌安國

壯歲高科接踵登有才無命弟如兄經綸未展平生學

筆削空埀後世名風采素稱眞御史範模咸仰舊司成

路人聞訃猶傷惋況我斯文骨肉情

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林希元

二宋才名世盡聞兄亡到弟重憐君禁林便少人當制

寓館空名客乞文獨倚古槐悲舊馬未生春夢望新墳

燕人縱有能扳桂不及先生思出羣

錢唐謝闓堯章

伯逝人皆歎公亡世益憐生平雙白璧身後一靑氊業

尚能傳子天胡不假年相看知已少把筆遂凄然

湖廣行省理問所知事宜春胡震震亨

相別都門值病時豈知千古見無期經筵講罷無洪邁史館書成有宋祁伯仲科名同介壽子孫世業共聞詩西山萬仞空埋玉楚些無由酹所思

翰林編修斂納錫敬之二首

磊落金閨彥昂藏松栢姿豈期年未永驚飈忽摧之風雅邈淵源莊逵力驅馳鏗鏘發吟咏滂沛吐文詞五采

如孤鳳羽翼常葳甤性靈解韶音傑出感多儀吁嗟命
靡常税駕蒼山陲嚴霜浥玄廬宿草漸披離忠之難為懷
攬涕動深悲擬子招䰟篇亂以蒿里詩

弱齡抱殊才雁塔蚤題名枕經追往昔抱道欲後英詞
翰時煒煌簪履日崢嶸政爾歷臺閣奄忽歸玉京結轡
玄泉道息駕故山塋此年復何年長逝隔音聲蕭蕭白
楊寂哀哀幽鳥鳴愴惻霑霏露寥落難為情出宿重冥
曲大暮邈難明漫擬薤露歌泣淚徒沾纓

雁門集卷四

薩天錫詩曹氏潘氏選本寥寂余所梓畧備今復從獲區王氏得雁門集八卷分體詩四百二十有奇末附詩餘十有一闋至正間吳郡干文傳為序始詳薩都拉者即華人所謂濟善也字天錫號直齋祖斯蘭巴哈父阿魯齊世以膂力起家累著勲伐受知于朝命仗節鉞留鎮雲代生天錫于雁門故為雁門人幼岐嶷不羣稍長為文雄弱冠登丁卯進士第應奉翰

林文字除燕南經歷陞侍御史于南臺以彈劾權貴左遷鎮江録事宣差後陞官閩憲幕其所作詩豪放如天風海濤魚龍出沒險勁如泰華雲開蒼翠孤聳其剛健清麗則如淮陰出師百戰不折而雒神凌波春花霽月之嬋娟也又有巧題七言八句百首別為一集今未曽見今止采前刻所不載者又得如干首一以追表代郡應運之風雅一以自懺髫年撰録之午舛云爾隱湖毛晉識

安雅堂集卷十三

祭鏡助教文

嗚呼士之生世世葢將有為豈為身謀力學以施嗟君窮經有志用世陸沈遠方髮改神勩晚官上庠少遂夙心自春徂秋病乃弗任何豈于學而命則嗇人孰不耕君穫則戹惟昔同堂相與笑言惟今臨岐輀車啍啍燕山之雲盱江之水此別伊何千古萬里我酒旣旨我餚旣時魂兮少留我心孔悲

侯菴文集卷十

題樟南閣

曩年冰雪何其酷到處豫章皆折禿吳家一株三百載老葉至今青蔌蔌面之有閣開八窻詩書白晝南薫長土深根遠耐寒暑閣上主人如此樟

侯菴文集卷十一

謝陳又新

滿空霜露菊瑳瑳疋馬重歸錦水阿但覺交情如昔好

不知老色是誰多參苗織席来東海松葉燒烟出爛柯
甚欲追隨報雙䫶五雲飛去奈君何

青陽集卷四

廬州府城隍顯佑輔德王碑

合肥之城江淮之巖邑也其城池在淝水南浮圖祖桂至元中由明教臺寺來奉祠傳其子惠淵孫宗謚始作僧舍祠傍謚之子可龍益募人錢爲殿室門廡繼又得祠後廢軍廨及夏氏所施地建別殿於其上龍嘗以役請於皇孫宣讓王助之有司與郡人亦皆來助龍又克效勞至若畚鍤之事皆自親之或不足則稱貸以從事

如此者凡十有餘年而後克成而城之廢久矣元受天命萬國悉臣山徼海域咸奉貢職舉千餘年分裂之天下而一之故海内之城皆圮不治而淮南者尤負固而後降者也故城之廢為甚特其神祠為民祠禱而存古之報祀雖坊庸之微皆索而祭之城隍者保民之大具其功視坊庸甚遠矣其祀豈可以不嚴祀之嚴則先王保民之政尚有能議者乎龍之為祀其徒可謂近民者矣郡人自王張世傑事神素謹乃代飭碑闕請為之銘其銘辭曰

阻江阸淮大邦維廬夾城於肥萬人以居天作滔
阜以殿其旅神精攸屬靈保攸御赫赫厥燭卓卓
厥序綺寮琛樹呀如鼇呿雕房玉除下有芙渠冠裳珩
琚神容穆如邦之大夫童旄婦女歲時來胥其容栩栩
蟠籥擊鼓烝衎於下粤神泣予以及斯所往者之季廬
受其獎臨衝小櫑亦莫戕既誰其為之伊神之貽楚人
其尸如桴之縷熛寒風雨歲以民裕云誰之佑神之來
汝我相而疆昔為金湯山川回翔神其不忘修捍而域

神其舊勞時享其逸式居以敎天子息民燕及百神神作民主天子萬壽

青陽集卷六

漢武射蛟臺

樓船迴南服冥搜窮山川駐蹕潛嶽區埋玉燔紫烟山澤莽遼曠竣事遂言還鑾旂陟崇岡延覽臨八埏大江去茫茫高浪排雪山毒霧白晝昏饞蛟吐饑涎期門射生士馮高咸控弦獨取金僕姑一發中其顛陽侯驅罔

象安流淨淵淵鉦帆張景風蕭鼓際遠天歸來朝明堂
簪組聯貂蟬會海合泰山還復幸甘泉雄才與大畧氣
槩凌九天焉知千載後荒臺狐兎眠我來素秋節林巒
紅葉鮮矯首望京闕日暮寸心懸

出雷港

江水碧如鏡晴空無垢氛青山遥隔浦白鳥自成羣花
落春纔半潮平日欲曛歸期應不遠消息未相聞

純白齋類稿卷十

寄濬圭杜隱士

先生高尚製荷衣結屋藏書入武夷泉石寫心無別事皇王經世有遺思據梧朗詠秋清景隱几冥觀晝詠時立志獨修天爵貴故應荷蕢接輿知

純白齋類稿卷十一

告老得請留别諸公

來往京華三十載自憐孤苦傍人門白頭始遂歸田志

朱紱新承致仕恩上苑鶯花春夢老故園松菊晚香存
太常博士古官職贏得虛名遺子孫

五峰集　　　　別集類四　元

五峰集原序

予未登仕時嘗讀元詩體要至五峰李季和先生之作愛其風采豪邁不染指於脂韋靡麗之場不掉鞅於鬼谷蛇神之域震奮如雷霆動運如日月變幻如鬼神舂容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奔放如洪濤巨浸揭日掀天清圓如柘彈銅丸迅飛霄漢心與之競而不暇焉雄哉先生之文也第以僅十餘篇而止不得其全集為恨於

乎是心也非獨予為然而天下士莫不皆然予嘗試春官會天下士於京師或評詩家風格未嘗不以五峯首稱而以未見全集為歉比銓曹擢予知樂清拜命之日私竊自慶以為樂清乃五峯先生所自出之地全集必有珍藏於士大夫之篋笥者則是行寔與先生有厚遇焉到官初謁至聖先師因詣鄉祠見諸先正而先生牌位未立故補次於龜齡王先生之左案牘稍暇訪厥遺稿於士林或得其斷簡或得其殘編而其全集又未克

即覩嗚呼文章之顯晦氣運盛衰之所關今天下風氣醇釀先生之文其必乘時以顯未必終晦也居無何儒生周綸以其所藏於篋笥者獻於庭予驟得之不啻獲拱璧夜光喜不自寐者凡幾綸亦知詩士也遂命之編其類次於是捐俸以繡諸梓將與天下共焉夫詩之近體莫盛於唐而唐之盛莫盛於天寶其間亦未免有大而肆夏小而流離之失先生無是也矧先生碩德重望膺元聘起為秘書閣以文章見高一世史稱先生非先

秦西漢語不道則先生之文取重於當時見稱於後世非一日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區區一日用心為先生增重耶雖然使先生之文而有傳耶於先生固無所加使先生之文而無傳耶先生亦無所增損赫赫之光與日月同垂於不朽者固自若也不曰先生之文傳不傳於吾邦風氣之美不美係耶晚生末學之幸不幸係耶集成借書以為天下想望先生之文者告時弘治甲子歲菊節鄉進士知樂清縣事鳳陽懷遠慎齋錢杲書

於忠愛堂

野處集　　別集類四　元

跋

復孺邵先生集者上海陸文裕公所藏書也余游馮先生門見几上有皴衚詞選予叩其原先生謂復孺當勝國時與楊廉夫陶九成錢惟善齊名三君皆有著述行世獨復孺泯而弗彰吾子能梓以傳之得非復孺之幸乎都事三山陸君善余所舉復慨然檢出詩選及野處集三種合并請先生校其訛舛前後帙成十六卷刻于

好德軒中與詞家共傳不朽

昔歲甲辰陸文裕公館遷于江樓之東公之子小山君博雅瞻給登樓必有所賦尤愛宋元人小詞暇則塡一兩闋以自娛嘗檢藏書得元人邵復孺蛾術詞選一册披閱歎賞圖欲梓于家塾不幸痁卧良久未遂厥志逮壬申歲古歙汪君名穉希慕往哲一日過余館見几上先生詞選遂起謂余曰此詞可梓乎余應之曰此小山陸君之志也夫元末兵亂浙中殆甚一時騷人墨士徙

避于吾郡横泖之上者凡若干人若會稽楊廉夫天台陶九成曲江錢惟善之流更相唱酬日以著書立言為事是皆逃世而忘形役之勞者也復孺則睦州人嘗為吾郡校官遂家于郡西小蒸與諸公相去甚近人各有集傳播于世復孺則未見其傳今汪君梓而廣之俾與諸公並稱于時豈非好賢之至歟小山之子都事君名鄒者搜諸故篋復得詩選與野處集二種並授汪君梓之不敢自蔽以没前賢之善也遂故詳其事于末簡時

壬申臘日上海馮遷書

梅花道人遺墨附録

修梅花庵緣起

錢士升

吾邑有梅道人墓直一抔土耳午未間頽圯幾毀安戍謝侯髙其風為叢土題石隆然與殘碣並峙顧其地縱横畝許西北水嚙其趾東偏有僧廬位置穢雜井匽庖湢至割墓道之半殆幾于剥膚矣二三同志議撤而新之搆祠以祀先生而余適歸里亟請于吳邑侯侯欣然曰闡繹清芬激揚風軌

吾事也隨過梅里跡之徑阨陋屏輿從而入墓前有梅數株眺覽徙倚徘徊久之立捐贖錢為鳩工建祠計而雲間陳眉公聞而貽書余曰賢者作倡更須韻人貼助請自任碑記而屬元宰題墓門之額亦足以傳千秋勝事奏集一時豈偶然哉昔東坡桓山登石槨鼓琴而歌蓋歌毛骨之化為冷風而臣妾貝玉之無益也道人墓自勝國末迄今幾三百年當時王公貴人黃腸題湊玉匣珠襦者何限今求影響于平

蕪灌莽間不可復得而此獨歸然若靈光邦君大夫以及幽人勝侶復為創祠樹碑以不朽其事相提而論輕重竟何如哉侯又屬余刻其遺集顧道人詩文寥寥不概見惟妮古錄中題跋數則吉光片羽致足為寶友人孫若英嘗參以郡邑志乘諸家論述題咏彙成志林侯祠成刻之令登斯堂者誦其詩以尚論其人庶有所感概而興乎若曰是役也直為聚沙植因布金種福知非侯意亦非不佞所請于侯意也僭題其首以告慕義者

修梅道人墓記

謝應祥

有魏塘陸沈吳仲圭自號梅花道人其墓逕附城東隅寧謂雲穴峰頭石牀松下乎墓前有斷碑又鎸梅花和尚之塔豈埋名未穩復逸既朽之骨歟語在邑志中不具述先是好事者墓旁結茅屋數椽或者護白狐大鯉之隱見抑未可知第歲月積矣霧野合霏日朧冥漠孝廉錢康侯諸君並抱雍門之痛居士曰有司責也爰倣若斧例叢土纍闕象石著姓自是引安陵恍對執戟瞻

馬城宛面夏侯誰指鱸怨碧水鵬悲青山哉憶初下車時搜延境內懿蹟僅尋得陸敬輿祠搆錦官村落越六年乃得仲圭雖然敬輿猶楚材況暗索之不錯如仲圭實隱而不彰也者昔史遷次伯夷傳曰余登箕山盖有許由冢云嗚呼知史遷之所以闡許由則知居士所以表仲圭矣萬歷丁未孟冬月上室居士謝應祥書

梅花墓考　孫茂芝

世言吳仲圭嘗賣卜魏塘墓側舊亦有梅花菴與池則

固生而居之歿而塟焉者也魏塘故為鎮宣德中嘉善分為縣治墓東去纔二百餘步耳以仲圭高士得不廢焉胡元時鎮萬戶陳景純其園名于浙右陶南村輟耕録所載陳愛山移買石假山邀顧淵白觀之指曰此公族中之物顧笑答東搬西倒陳默然者正此也園有東西二街今稱梅花巷又稱梅花里者即昔花園之東街街北行數十步稍折而西度小橋可二十餘步則仲圭墓在焉墓西與北皆枕水實在陳園之前有橡盈數抱

盖仲圭時故物所謂橡林者也墓碑隷梅花和尚之塔相傳仲圭所自題既斷為三而失其二中所存者左細刻生至元十七年庚辰七月十六日右刻没于至正十四年甲午乃知仲圭年七十有五馬正徳中給諌咸寧倪公璣謫縣為丞搆亭覆之尋廢馴至萬歴初載而橡亦凋瘁不復春竟隨秋風而偃

玩齋集卷首

神道碑銘 揭祐民撰

延祐之際仁皇隆尚儒術而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蜀郡虞文靖公巴西鄧文肅公宣城貢文靖公先文安公相繼登用文明之盛煥然有光于前能繼先業而以文章政事稱者獨貢文靖之子是為秘卿公公文靖次子也諱師泰字泰甫其先世居大名路開州長垣縣之蒲城至宋有文顯者以武德大夫都總軍將使從

思陵南渡繇鍾陵徙居宣城因家南湖公八世祖也文
顯生尚書省評事賢賢生承信郎之琳之琳生朝奉大
夫大用大用生承節郎應霆是為公曾大父入皇朝以
文靖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廣陵郡
伯妣黄氏追封廣陵郡君禮部生士濬是為公大父以
文靖貴贈亞中大夫秘書大監國子祭酒歐陽玄奉勑
譔神道碑又以公貴加贈太中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
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妣李氏累封廣陵郡夫人太

常生奎即文靖也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贈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謚文靖御史中丞馬祖常奉勑撰神道碑又以公貴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妣張氏累封廣陵郡太夫人公生有奇質頴悟過人三歲授以詩輒成誦太常嘗曰是兒吾家書廚也必大吾宗延祐二年文靖提學江西儒學公從行時吳文正公辭國子司業歸鄉里公受業其門文正深器之七年文靖召為翰林待制公從至京師至治二年用大

臣薦為國學生嘗作儺神賦表文清公大加賞歎謂他日必秉文衡時北人多易南士公毅然自立人莫敢犯嘗夜讀書隣女數見誘公盛怒責之明日迺知同舍生所嗾也文聲益著諸生多師事之鐘樓街遇駕小紅車婦人遺囊道上公從者得之皆大珠也公追還之婦大驚拜伏選其中大者數十枚為謝公不顧而去他日知為哈厮侍郎之母侍郎數詢其人不得公終不言天歴二年公試上京擢第擢授吉安路泰和州判官階從仕

郎聞文靖公訃自京師奔還執喪無缺禮至順三年服除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為掾宰執而下皆敬禮之中書移文江南三省掾史互相遷調他省不得取用公上書言人材之生無間南北用材之道何分遠邇姑以近古言之陸忠宣生於越范文正生於吳張九齡生於嶺南周子生於道州朱子生於新安歐陽文忠生廬陵世祖皇帝首徵南士居中書者有之任臺諫者有之今限以地分則周子朱子之道學不必尊忠宣文正

之德業不足紀歐陽文忠之文章不可傳國初南士之彬彬者不必尚茲議一行不惟遠棄歷代之嘉猷實乃近變世祖之良法書上不俟報一夕引去省遣人追之不及遂優游田里以奉其母置學田以養子弟之來學者立義莊以贍宗族之無依者至元二年以應奉翰林召階徵事郎明年從兄師道來為編脩官迺以避嫌辭遷奎章臺典籖又以避親名辭六年丁内艱執喪如喪文靖時至正三年服闋擢紹興推官階承務郎山陰縣

民徐告郭等殺其兄獄已具内一人乃豪民嗾徐誣之以報私仇公竟直其寃坐豪民以罪縣論阮氏死事由謝護邵私鹽用木楫打阮而死公讞之即阮之私鹽邵實無預阮因謝而死公盡平反其事餘諸暨捕獲山冦株連滿獄公審其冐罣者白奉使宣撫縱之山陰民徐奪人土田誘人妻女三江亭氏某豪奪武斷撓法欺民咸有所倚公一置于法王亞闗死事連逮平民甚衆公發㨫摘隠虛實彰然稱為神明奉使宣撫舉公治行東

南第一八年復以翰林應奉召階儒林郎預脩遼金宋三史有金織文段之賜九年擢宣文閣授經郎階奉訓大夫所訓皆諸生及功臣子孫公師道甚嚴三宮賜賚甚厚五月扈從上京兼經筵譯文官進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反覆義利之辨上悅賜以金織文段十年遷翰林待制階奉直大夫俄兼經筵參贊官又代祀天妃自直沽至彰州凡一十七所故事使者二人僉議以公誠敬純潔宜專領其事十一年竣事未還道拜國子

司業諸生聞公之至欣悅倍常在監一年深厭時望十二年太師右丞相奏宜如世祖皇帝時省臺兼用南人上可其奏首用公為吏部郎中階奉議大夫未上拜監察御史分巡上京至平縣有賈販木綿五十車夜宿劉呂家比明盜其半縣以坐劉公曰事可疑也乃平反未幾果獲真盜遷吏部侍郎十三年太師右丞相南征上曰江南不靖民多詿誤朕當曲赦使自拔來歸公與刑部侍郎托卜堅巴哈奉詔往諭仍羅兵糧三十萬石於平

江時鎮江金壇縣王肯堂十一家自冦中來歸南中丞伯嘉納既納其款江淅行省右丞佛家閭欲仍以反逆論俱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刑部與公覈之刑部曰當從右丞公曰當從詔旨刑部曰詔在前降在後公曰曲赦之詔方下而用法既降之人恐非主上好生之心刑部始怒卒從公論改兵部侍郎階奉政大夫中書遣理口北十三驛時富者倚權勢隱蔽貧者無援日困公至囑託者紛紛皆不得行乃第其力之虛實而高下之貧

得少舒焚香遥拜于道家題官位姓名而事之十四年復遣理涿州良鄉七驛均平允當一如口北轉都水庸田使階朝散大夫羅單儲一百萬石踰月而事集十五年改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未行陞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未及境而赴訴者遮道公隨事諭遣莫不厭服以禮部尚書召及行又調平江路總管時淮南張士誠之衆已壓境或謂宜遅遅其行公曰上命也時江浙叅政托克托因分省是郡守禦調度一出己意公不得有所

更張未決旬城陷公懷印而出欲圖克復竟不得遂乃作幽懷賦以述其志十七年張士誠籍所據歸朝廷江浙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公承制用公為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承制用公為參知行省政事皆非公志也十八年廷議以福建歲煑鹽十萬引内一萬五千歸省憲餘八萬每引易米五石以五千於梢關分水通江東西之商販廣東歲煑鹽四萬三千引内存二千五百五十餘以易米至直沽如福建罷福建都轉運使司置提舉

司分户部尚書一員以領之以所易米自海漕至直沽
給空名宣勅募能自備海艘漕至京師者授之起公為
户部尚書階中順大夫得自辟曹屬事關鹽法者從宜
行之勅授以下得專處決省憲不得與焉別命福建廉
訪使贍斯丹廣東廉訪使博索巴哈以相督運遣應奉
翰林文字程世京持印章至閩十九年春命始下時公
在江浙道阻不得往乃上書中書言閩中山多田少以
鹽易米固為便益只恐鹽有餘而米不足民將不堪財

竭力盡人心離散書上不報二十年春公始得抵閩時
上下洶洶言不便在倉之鹽不滿百引公剪刈魁姦捜
剔宿蠹分遣僚屬曉喻客商嚴制以斷私販分隅立局
以便民食時閩廣郡縣多為有力者所據雖曰禀令於
省而令實不行皆服公之威信聽命惟恐後踰月得米
五萬餘石先漕京師復上書中書言江東西之盜充斥
樅關分水絶無商賈而境内素非産米之地言極懇至
其年冬上賜尚尊金幣召還以戶部尚書都呼圖代之

東宮亦遣賜公以風汛非時未得發舟出居城西香嚴寺有司猶日供具月給俸廩公悉拒不受二十一年築亭於寓寺之右曰高風亭其上曰鳴鳳日與諸生講明道德性命之要省憲諸公四方賓客及方外之交候問無虛日公欵遇周洽莫不得其歡心朝廷以秘書卿召

階中憲大夫仍命行省還公所辭祿使者具言朝廷之所以待公者及東宮大書公姓字期以必來之意二十二年夏自連江福寧遵海而北至海寧時夫人留門生

朱鐩家遂寓焉竟以是年十月十日卒享年六十有五
二十三年閏三月三日權厝于本州十七都小桃源公
娶張氏寧國路總管紹祖之女累封廣陵郡夫人子男
三人晟旻時已卒以兄朝列大夫江陰州尹師譓季子
昱嗣江浙行樞密院掾史女一人適海寧州判官張肅
大夫見子也孫男一人寧童孫女一人公四為考試官
考國學公試者一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一所得多名
士主文福建時榜中再舉三舉之士過半尤為士論所

歸推官紹興時江浙江西湖廣皆聘為至正七年考試官以江陰君之喪俱不赴公篤淳温厚樂易可親所至之地學者雲集雖在官次教亦不倦前後受業于門者凡數百人為政外嚴内寛不苛不弛有古良吏之風為文嚴密清麗閒深典實詩極幽邃冲遠能兼諸體有盛唐風骨當時得公所作以為寵榮有詩補註二十卷友于集十卷玩齋集三卷蠙竅集二卷閩南集三卷公在京師揭先天六十四卦圓圖于壁而虚其中禮部員外

郎程文名之曰玩齋故學者皆稱為玩齋先生云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歸葬于鄉門人劉中狀公世系歷官行
事請銘先文安公與文靖公同朝而余又嘗與公同事
蓋有再世之好故不敢以鄙陋辭乃為之銘曰
貢系端木用字為氏禹興于漢位列三事代有聞人迄
于我元文靖炳炳焯燿禁垣公齊其美光前復始體本
于經用參于史勇往力邁行之遵聞鍾呂之音黼黻之
文論經筵閣典教胄子內掌絲綸外振綱紀部理國程

梁植莠蕕柄文造士拔尤蒸髦上明其忠下懷其惠尚
尊織文便蕃内賜中秘之召旼登政途天不憖遺一疾
弗瘉春風之和猶想樂宣秋月之清如覿華采公今殁
矣不沒者存其去彌逺其聞愈尊崇山盤盤流泉浩浩
刻此銘詩用樹羙道

後序

延祐初元故内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譜以非才
誤蒙薦送忝綴末科公既入居文學侍從列而譜隨牒

遠方浮湛州郡晚乃登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猶幸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累陞次對譜適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為寮日相款洽屬有史事罔敢不覩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臾間於侍郎之高文大册長篇短章雖時復窺豹一斑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譜以老得謝歸卧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出駕使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引之進而旅於

門下之士者彙次其文集爲若干卷持以示譜始遂其快覩而厭飫於雋永之味焉昔之論文者盖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於本實有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爲言不得不異焉有一定之體乎侍郎早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遊於成均逮釋褐授官而踐敬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藴蓄之素施於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孚衆

聽施於史傳則務詳贍精覈以推叙功伐而尊國勢施於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為矯激他歌詩雜著贊頌碑銘紀叙之屬非有其實不苟飾空言以曲徇時人之求至於宦轍所經名區勝地大山長溪窮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邃奇絶之槩有以動其逸興而形於賦詠與畸人靜者互為倡酬則皆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士草野寒生危苦之詞可同日而語也蓋其為文初不膠於一定之體要知其孰

為臺閣孰為山林也耶東山先生後逸文集亦不載無考

右編貢玩齋先生諸集鋟梓既久板多散逸存者中亦多模糊蠹蝕艱為全書識者惜之予至宣州適寮友李君時言東筆郡乘進庠生貢子安國典司纂輯刪與叅訂安國玩齋先生後裔也一日暇共談及是集李君曰郡中板刻類有數帙若是集則可以訓者盍相與成之安國乃敬出家藏全本以授予予閱之想見其為人知

先生不獨詩文之可傳而已遂命工人補刻之以終李君之意以成安國子景行之志且使欲觀先生是集者不致有遺憾焉嘉靖乙未春三月西蜀璞齋徐萬謹識

余在宣州諸生貢安國時時為余談說其先世所謂禮部公者當元至正末為漕臣嘗從海出閩徼崎嶇島嶼間為國轉饟卒以容死又聞公寓海寧時自名其里為小桃源元命既革宋學士景濂嘗邀之公為置酒飲夜分乃起就臥仰藥而斃余所聞貢生者如此余按國史

載公文章行蹟甚備乃至屬纊不詳其事又門人朱鎰作紀年録但稱病篤豈史氏與其賓客皆諱之耶寂後讀玩齋集始知公嘗與青陽余左丞金華王待制友善其所見稱引皆忠孝大節闕死於皖褘死於滇豈負人家國者推公志槩將非其儔匹否歟余竊傷公流離憂憤老且死有如生言顧乃令隱泯堙欝無以彰於後世耶悲乎是集板逸者十之三四余亟言於郡丞徐君補刻之并收本傳神道碑銘使究公平生以詒宣之人士

云爾嘉靖乙未春三月望後建安李默書於郡之惠廉
亭

學言稿　　　　　　　　　　　　　　　別集類四元

學言稿序

學必躬行而後心得得於心而後推之家國天下無所施而不當而楊子所謂入乎耳出乎口者不足以與於斯也吾郡吴文正公作尊德性道學問齋記自謂墮訓詁講說之窠臼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嗣後專以尊德性教學者冡孫叅政公葢得公晩年之學者也元史本傳謂文正公捐館從公遊者皆就叅政卒業則其能獨

承家學可知矣其始任國子助教諸生皆樂從之預編
纂宋遼金三史與揭文安歐陽圭齊輩相上下其於文
與學既已彬彬比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兵部尚書黃
公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募民兵殲劇寇平撫建
兩郡戰必勝攻必取武功赫然豈非有得於心故推之
天下文事武備無所施而不當也哉至於被讒落職口
不言功陳友諒辟召逼迫卧牀不起以死自誓則所謂
顛沛必於是者也蓋文正公晚年深造詣極直接聖學

之統不及大行僅見諸參政之小試猶不能竟其用從來聖學難成既成而又艱於表見如此則其所著述者可弗寶貴而流傳之乎參政所著周禮纂言為文正公所口授者學言稿則其詩也不學詩無以言名稿之意殆亦自述其家學云爾且詩言志者也觀其詩則其生平進學之功與發其所學之概可考見焉今聖人在上復文正公從祀參政所以承其學者亦將大顯故其詩雄深雅健高出元人之上余不備論而論其學使讀者

知參政為聖賢之徒葢直承文正公之學者無僅以詩人例視之也同郡後學李紱敬譔

忠烈伯尚先生學言稿序

學言稿九卷卷凡若干篇崇仁吴伯尚先生所著也先生草廬嫡孫草廬倡道東南上繼絶學文其餘事耳顧乃謙而又謙以支言名其集此學言所以紹先業也先生在當時有道學以淑乎人有政事以澤乎人有謨畧以安乎人有忠義以感乎人聲先殷殷摩戛霄漢可敬

可傳不獨詩也葢元政既衰先生以任才補官世有爵禄義不可去其先憂後樂憤世疾邪之心往往於詩焉發之故欲窺其心非詩不可也昔杜子美當唐祚中微以愛君憂國之心寓於詩謂之詩史至今誦之尚能墮千載風人之淚况當時親炙之哉先生事實具載元史跡其宦業人皆可踵至於手握重兵以身徇國受譖讒臣左遷除名抗節偽朝守志不屈窮死牖下清風穆如忠義若此詩云乎哉故不讀先生之詩不知先生之藴

不知先生之心先生之詩忠義所發非流連光景無益之辭也豈可以易易視之哉新安葉君良貴以進士宰崇仁嚴明豈弟有古循吏風感先生之忠義思有以表章之訪其家得所謂學言稿者將裒刻而傳之屬霖序其簡首霖末學小生景仰高風久矣顧摛辭鄙陋敢序先生詩哉特推本先生之心以告來者俾有以知先生之可敬可傳不獨詩也於是乎書宏治十三年歲次庚午春二月望後三日後學金谿徐霖川濟書

忠烈公伯尚先生家傳

吴當字伯尚文之長子草廬長孫也自幼承祖訓以頴悟篤實稱比長大肆力於經史百家日聞道德仁義之奥衆皆謂吴先生有後矣虞文靖公家首延至訓課弟子已而侍大父至京為國學生未幾丁母憂歸而祖父相繼以逝治喪葬禮具如制時四方從大父遊者皆就當卒業焉後至元四年監邑阿里仁甫薦名於上次年己卯以蔭授萬億四庫照磨未及上在朝名卿皆言當

大賢之後學問淵博居是職弗稱乃選授國子助教諸
生皆心服秩滿爭言於上以留之故居助教凡七年嘗
與脩遼金宋史多所考正至正六年丙戌改翰林脩撰
奉旨代祀海嶽七年至江西因留校藝秋闈是冬除國
子博士明年復校藝春官七月陞監丞十年陞司業十
一年除翰林待制十二年改禮部員外十三年拜監察
御史是冬再除國子司業十四年遷禮部郎中十五年
乙未除翰林直學士時天下兵興五年矣丞相哈麻以

當有撥亂才又知江西民俗奉特旨授嘉義大夫江西
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偕刑部尚書董銓兵部尚書黄昭
招捕以江西便宜行事時朝廷兵力不給當至鎮江始
召募得兵適金陵有警援就赴之城得不陷即復由浙
及閩十一月通道至江西殲建昌渠寇鄭天瑞明年丙
申平撫州劇寇胡志學等而郡悉定先是當未至江西
參政朶歹總撫建兵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已上
又以為南人不宜總兵則搆為飛語謂當與黄昭皆與

寇通是冬當方勵師往征江東之賊而有詔解兵柄遷
謫撫州路總管且令平章火你赤兵事於瑞州將士聞
命皆憤怒曰公戮力王事朝廷不加賞而反聽讒言失
信於我衆議不從他人當諭之曰是上命也不可違明
年至瑞州火你赤果以無罪而戮員外郎范淳檢校張
廸經歷陳昇皆當之從事有功者尋有旨再罷總管除
名十八年退居豫章之紫極宮既而朝廷始知被誣且
有功方陞授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除際書未

至而陳友諒兵已先陷江西諸郡矣維時當既無官守遂戴黄冠著道士服杜門著書而已而陳友諒遣騎辟當出當卧不食以死自誓衆復舁牀登舟至江州仍不屈拘留一年餘始終惟卧牀不起辛丑八月天朝兵至江州聖上知當名遂大索致之惟長揖上尤知其素節不强屈之贈詩放歸田野乃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越一年癸卯正月晦日以疾卒年六十五生於元大德己亥二子人全先卒二孫炷炯奉柩殯于谷坪之株源所著

有學言稿若干卷周禮纂言若干卷纂言一書則文正口所授云

江月松風集　　別集類四　元

江月松風集序

錢唐錢思復好學而有才當壯盛之年未嘗有紛華之悅余見其詩益知其為人思復知余之知之也悉出其生平所著者以示予何其要適清蒨娓娓乎有唐人之流風焉夫詩本于性情觀其音響韻致可以知其蘊于衷者苟怵于利欲而受變于世故之紛糾雖飾其言以為詩固不能逃乎識者之目矣思復養于内者充而接

于外者不雜故其發于言者如此嗚呼詩豈可强爲之哉余早歲亦嘗有志于是顧爲貧所驅奔走埃壒之塗蓋久矣安得從思復日徜徉于雲烟水石間以陶寫吾之所得于天者乎至元後戊寅正月十日陳旅序

石初集附録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行述

先生諱霆震字亨遠姓周氏吉之安成人周氏由吳將軍瑜樹勲赤壁子孫蔓延江東時有名訪者官終振武將軍潯陽侯其後自潯陽徙豫章又徙宜春唐顯慶中又自宜春徙安成有諱廣者居石門田西官至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總管九世孫因字孟覺登高宗紹興辛未進士第

與丞相益國周文忠公同榜文忠累上奏疏讓居
翰林不就官終郃州別駕先生六世祖也曾祖諱
彦明祖諱夢桂考諱以道字復翁篤志苦學宋亡
浮沈遁迹於安成南吉村學者稱復齋先生先生
自幼劬於書天資穎敏嘗與羣兒聚戲過者笑之
即投具自是專心學術二十有三為前元延祐甲
寅科舉初興以書經試不偶求大學上舍梅邊王
公以雄才與畧為鄉閭矜式即禮羅訓諸孫先輩若

魯齋齊齋彭公伯仲青山趙公養吾劉公麟洲龍公深
相器重母劉氏先卒服闋閒一歲復齋殁先生俱終制
三年不肉食泰定間館郡城即為申齋桂隱二劉公冲
所彭公所知與家君誼猶兄弟桂隱公酷嗜先生所為
詩冲所公尤重先生經學每私試多中前列其後江西
鄉試凡再進俱不利歎曰命也奚以强為乃專意古文
詞至正壬辰起兵徐穎蔓延江右由宜春陷安成先生
挈家郡城家君闢館令壁兄弟受學杜門講貫時流欲

一見顔色弗可得不挂名疾贈卷中以師道自任嚴不可少犯而意氣勤勤懇懇善開化造就弟子員每屬文不起藁而用意精深浩浩乎莫測其際源源乎莫探其窮高處直追配古人蓋由其資禀超越學識淵源尤喜讀戰國先秦兩漢文前鄉貢進士劉公成之稱先生績其世學而介然自守其為文為詩有古意有奇氣能使人讀之興起而隱居深藏不妄交不求名故雖老成而人鮮識之者鄉先達陳公一德稱先生負奇氣抱碩學

卒困躓不偶其窮益堅而文益壯且老江南野史誰復健筆而集中隱約散見皆可為國史補家君亦謂先生學問文思度越流輩凡所為文皆沈著痛快慷慨激烈如風雷振蕩長江大河令人悚敬而不可涯涘不必循規蹈距而藹然溫和不必扼腕張拳而凛然激烈益其所養者深故其所發者異此先生學問文思之大槩也先生之為人賦性介特氣剛直簡靜寡言笑鄙逢迎而和易從容亦不為矯激之行方寸間常與造物者遊

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嚮故泒立長貧雖田園居亦不獲伸己志然不以是戚戚惟於誨人子弟則汲汲晝夜憂人之憂恐不底於成以負吾樂育之責與人言必依於理實與行多舉古今方便事為勸言之聽見之合則亹亹傾竭終日忘倦否則亦不失言噫推先生之立心操行如是故歷亂三十年領家衆凡幾人出入兵間凡幾險自始至終無一人罹鋒鏑被抄虜之害者若造物有以陰相之今而海宇清平使先生得從容八九十

考終牖下相是為善之報未始不可憑者諸生嘗命工
圖先生像先生有賛見於文集中讀者可以知先生之
心先生生於元之前至元廿八年壬辰正月初十日殁
於今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壽八十有八娶劉氏有
淑德相其夫子先廿有七年卒子男四純莊都吉吉字
從泰終廣西桂林府義寧縣丞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
次靚恭適王吾貫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邵德美德麒
德德詵德崇德豐德良德恭諱靜字安卿寶鈔庫提舉

德美諱美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齊昌將以今年九月廿七日葬廬陵縣儒林鄉長岸楓林之原其地則友人趙用章所贈璧於門生中年最少受教實深先生嘗詔璧以身後撰行述嗚呼痛哉以先生之學之行可使其名節不彰與庸人同腐茲不揆謹摭先生平生大畧私共謚曰清節以乞銘於立言君子云門人晏璧述

清節先生墓誌銘

資善大夫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費震撰嘉議大夫
禮部尚書朱夢炎書資善大夫秦相府右相文原吉篆

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清節先生石初周氏以疾歿於
正寢歿之後五月其門人晏壁狀先生之行徵銘於番陽
費震按狀先生諱霆震字亨遠世家安成上世出吳將
軍瑜西晉時有名訪者封潯陽侯其後隱顯遷徙不常居
安成由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

總管諱廣始九世孫因字孟覺與丞相周益公同登宋紹興進士第官卲陽别駕先生之六世祖也曾祖彦明祖夢桂考以道俱以儒起家先生自少劬於學不為童兒嬉戲延祐科興勵志舉子業累以書經試有司不偶乃篤志古文辭宋大學上舍梅邊王公喜其才延訓諸孫鄉先達若魯齋齊齋二彭公青山趙公養吾劉公麟洲龍公申齋桂隱二劉公冲所彭公諸賢咸相器許或有薦於當路者固辭謝優游閭里絕意進取時流欲一見顔色不可得杜

門校經以道自任淑諸學者無不底於成其為學務求
聖人誠意正心真和而實踐不尚華麗故其為文也質
茂淳朴不與時之文合訓子弟必遵彝倫之言至正壬
辰江南失太平安成為甚先生潔身濼行不以困阨累
其心而尤忠君愛國彰善嫉惡一於文辭發之皆可為
國史補晚築室安成南里嘗謂先世家石門田西自號
石西子初不忘本也先生生於前至元廿八年壬辰正
月初十日距卒歲八十有八年娶劉氏先廿有七年卒

子男四純莊郁吉咸克世其家吉字從泰廣西桂林府義寧縣丞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次靚恭適王吾貫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德卲德美德麟德詵德崇德豊德良德恭諱靜字安卿寶鈔庫提舉德美諱美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齊昌將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庚申葬廬陵縣儒林長岸楓林之原其地則友人趙用章所贈先生之歿大夫君子慕先生德行相與謚曰清節洪武初元余令吉之文江讀先生之文慕先生之

行而未嘗識容采然於晏君交且久信其為人乃為之銘曰生之棘棘學之舒舒有志無時命也何如今既亡矣有孫有子克紹克承是猶不死後千百年松栢丸丸曰清節先生之丘過者式焉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墓誌銘

奉政大夫山東按察使司僉事門生晏壁撰并書

元氏有國肇興朔方祖蒙古氏中外官僚署置國族名為世臣專掌印章漢人南人無筮仕之途惟以科目取

士科目外有豈家鉅室可以納粟補官不過倉庫雜識無民社之寄然科目額狹三歳僅取百人應科目者不下數千故老成宿學之士命與時違咸在黜落甲第之餘置乙榜止於學校冷掾卒老不轉授惜哉安成在漢唐為大郡宋元為州今為邑通今博古之士若繩聯珠貫石門周氏世稱儒師有諱因者與丞相益國文忠公同榜進士官邵州通判五世孫諱霆震字亨遠其父復齋徙吉邨先生不忘厥初號石西和子先生至元壬辰

正月十日生幼聰敏篤學讀書一目五行俱下終身不忘時宋之先輩諸老若劉公耘盧書臺王公梅邊彭公魯齋齊齋鄒公雨巖皆典刑師表先生執經考德遍於諸公之盧擴充見聞德日崇業日廣延祐甲寅科興一試藝場屋弗偶再試再不利揆己學未至才未充乃閉戶讀書古汶之源梅邊延於家塾斆學半焉大肆力古文辭取史漢韓歐諸大家紬繹玩味浩然有得諸老物故先生獨步文名著邇遐鄉俊士不憚遠受業者咸底於

成先生賦性介特寡言笑不輕訾譽人至於講說義理剖析如流竟日忘倦其記問該博經史貫串隨答不檢不檢閱書籍酬應無窮文章議論正大必關綱常不為浮辭綺語詩宗老杜沈著痛快辭旨淵深不嗜麯蘖疏食泊如不御紈綺衣惟練布終日端坐身無傾欹步履安詳動中規矩容色無甚嚴厲人自敬畏之書法歐陽率更筆畫端楷弟子數十人習儀容傳學業者不問知為先生弟子年踰八袠耳聰目明講貫不輟四子忠

敬文泰善傳世業泰終身西桂林府義寧縣丞最厚於先君子梅間先生壁自七歲從游凡八春秋受訓居多娶劉氏先十五年卒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次靚恭適王吾貫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德邵德美德麒德詵德崇德豊德良德恭諱静字安卿寳鈔庫提舉德美諱美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永錫嘉謀嘉猷乾濟監茲章綱歳巳未八十有八壽誕之辰兒孫弟子稱觴竟向午以微疾終一語不亂其月某日葬儒林鄉楓樹

林之阡友人趙用章所遺之地銘曰學講書詩詩躋期頤稱儒師兮不出鄉曲不鈞爵禄膺戩穀兮道淑諸人德裕後昆昌斯文兮楓林幽幽樂哉斯丘心休休兮刻銘真石石不可泐過者式兮先生既葬予求郡守湯侯銘之為之銘矣而事未悉不能述先生之心先生之教人余重為録似同門友蕭恒思永共傳之并録寄其諸孫曾幸甚壁謹識

石初集後序

石初周處士文集諸老先生既叙之詳矣處士孫安卿提舉徵言於堅堅何足以知之竊讀處士行狀墓銘作而歎曰當元盛時處士以舉子業試不利乃絶意進取專力古文辭為一時名士所推尚嚮令躋一科授一職則倥偬簿書期會間何暇於文且文者氣之發於辭而而成章者也處士為人剛介而和易接物居貧無戚戚容而誨人則如不及晚遭兵亂韜晦名跡守善自信不

求人知其蓄德操行如此宜其發於文也不澆而淳不華而質隱然有憫時病俗愛君憂國之誠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處士往矣而安卿以文學授官食報伊始而惓惓於斯集不惟足以想見處士風采亦以知周氏世澤深長也子孫世寳之哉敬以是書于集後洪武辛酉夏六月望晉安林堅謹書

吾安成吉村石初周先生詩文共十卷皆其門人山東僉事晏彥文所輯先生性剛行潔蚤有用世志當元延

祐科興一再試場屋不偶輒棄而歸隱專工古文辭宋上舍梅邊王公聞其名禮延於家塾一時老師宿儒若彭魯齋龍麟洲趙青山劉申齋桂隱諸公咸加器許其學與文之見重於世即此可知矣晚遭世變東西奔走不廢吟哦長篇短章無非憂君愛國憫民悼俗之言識者謂可繼杜少陵稱為詩史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八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而彥文又門人之翹楚者乃為輯其亂離之作付諸子孫家藏焉傳六世至今浙江僉

憲正方恐久而湮沒欲刻梓以傳屬予識其後嗟乎先生詩文古雅前輩諸老序之詳矣予尚何言然獨究觀先生之始終而有感焉蓋先生義不諧俗故不遇於盛時仁不害物故克全於亂世德足裕後故有賢子孫傳顯其文於百年久晦之餘其視苟饕富貴身死而名磨滅者相去一何遠哉為善之效其在是矣先生子吉義寧丞孫靜行今司副美工部主事其餘未仕者往往博習詩書禮義為世業而僉憲發身進士居官清慎有為

尤見重縉紳間吾知先生厚積而未施者將大發於此其傳世豈獨詩文乎哉併識於後俾讀者考焉成化九年歲次癸巳冬十月既望賜進士及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事國史總裁同邑彭時書

石初先生姓周氏安成儒家生前元至元間方南北混一文治漸興先生天性嗜學承父復齋之教博極羣書講求義理期於用世延祐科舉行凡再試有司弗利輙

棄其業專意古文時宋季遺老具在若桂隱劉公輩號稱宿學先生及門請益所得居多作爲詩文豪邁俊逸成一家言隱居授徒無復仕進晚遭世變感時觸事悲歌慷慨一於詩文發之壽終之日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而晏僉事彥文其高弟子嘗編輯先生亂離諸作釐爲十卷求元季劉成之陳心吾諸公序而藏之茲先生六世孫正方由秋官員外出僉浙憲公暇欲鋟諸梓屬予一言識其始末於乎先生之文前輩序之詳矣予奚

容贅雖然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理明而氣充而後文之發也沛然然理原於學氣由於養先生朝經暮史始終一致深居簡出夷險一節其明理養氣之功固遠過於人是宜製作之盛如長江大河奔放溢激浩乎莫禦要自其胸中耿耿者發之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予於先生亦云先生諱霆震字亨遠以先世居石門田西自號石西初子云成化九年歲次癸巳仲冬朔日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經筵

官淳安商輅書

石初周先生吾安成人也生元前至元間自少勵書志於進取不達遂杜門卻埽大肆力於古文辭非其人不獲一面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燹國初其門人晏公彥文輯其兵後所作凡十卷付諸子孫俾藏於家迄今且百年先生六世孫浙江按察僉事正方將鋟梓以傳屬予一言識其後切惟元之有天下也內外長吏悉署以國族中華文士罕筮仕之途故先生不得信其志於當

時迨我聖祖龍興毫髮絲粟之材悉所采錄而先生老矣此其所以不得上鳴啓運之盛而徒發于離亂羇旅之愁思者也可勝悲哉抑予觀先生自志舉周文忠公門帖云於公之門宜高畢萬之後必大益以此望其後嗣今僉事君振揚風紀赫然有聲其所以食報而符文忠之言抑有在矣至若先生行義之高文詞之粹則先進諸公論之悉矣予奚容贅成化甲午季春初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院脩撰太子

右庶子經筵講官同脩國史同邑晚生劉宣識

梧溪集　　　　　別集類四　元

梧溪詩集後序

梧溪詩集七卷江陰王原吉先生之所作也原吉幼從陳漢卿先生學詩漢卿與柯敬仲嘗同事虞伯生得其傳故為春容而激切優柔而慷慨與有元盛時楊范諸公齊驅並駕焉先生諱逢原吉其字也以祖母徐夫人手植雙梧於江陰横河之上不忍忘因自號梧溪子世家江陰元季避兵徙松之青龍江後徙上海之烏涇而

居焉元至正間嘗獻河清頌于朝大臣薦之辭不受後
張氏開閫姑蘇招賢禮士時士多爲之用先生獨高蹈
遠引不汙一命偕諸朋好陶寫山林以造就後進爲事
國初有以先生文學薦之於上者台之甚急亦以老疾
固辭噫先生之節槩如是其爲人可知矣子掖洪武初
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兼文華殿經筵事卒於官勑
葬故壠掖子徠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徠子畛
宣德中以秀才舉授江西南康府照磨到任未幾以疾

卒二子曰顔曰孟俱幼不能還遂僑居南康星子之東
澗祖母黄母徐躬紡績以教二子令俱有成先生未殁
而是集已梓行一作珍傳于世先生嘗自標題其微辭奥義
及人名地理之難曉者於各詩之首其第七卷則先生
既殁而掖之所集也先生畫像楊鐵厓諸公皆為之賛
已外歳星子之僑居厄於回禄故與掖所授誥勅俱無
存焉吁可惜也始輅來南康時留是板於烏涇故居正
統戊午顔歸省先壠始擕以來則板兩板字俱作集字之失脱

與字之昏剥者十有餘矣歲乙亥余來守南康聞之亟取視焉幸其家尚有原本乃命孟逐一讐對繕寫而命工重刊之以補其缺是集乃復得其全云顏孟皆恭謹好修讀書知大義善事其母今爲社學師而顏遣其子龍入郡庠爲弟子員可謂能不墜其家學者矣景泰七年歲在丙子秋七月之吉賜進士第中順大夫南康府知府錢塘陳敏政書

樵雲獨唱　　　　　　　　別集類四　元

樵雲獨唱原序

大江之南有古東陽齊梁號為名郡郡之北有芙蓉峰高千仞揷雲霄萬古礙星月橫亘百里仙佛之所盧虎狼之所穴奇花異卉四時芬芳峰抵郡城不十五里余結茅負郭而居閉門遠塵囂絶世慮惟讀古人書閒暇登茲峰彈琴鼓瑟酌酒圍棋寵辱不驚黜陟不知鑿井耕田以飲以食賣貫雲石第一人間快活九和邵康節

快活堯夫擊壤歌以自怡悅客從而誚余曰世之稱賢
士夫者所作為異於人胷次瓌奇意氣高邁立行能淳
風厚俗出語足以利物濟人故能上輔天子下澤黎民
威加蠻夷功高今昔國賴之如山民仰之如父遠慕皐
陶稷契伊尹周公近與蕭曹房杜同驅並駕如郭子儀
用舍為唐重輕裴公度身佩天下安危二十年功顯一
朝芳流千載不務為此乃欲盡匹夫之諒茍一己之娛
甘心老死衡茅名隨身殞而不辭竊為子不取也余方

倚柱長嘯策杖酣歌從容而進揖客而言曰子知夫鳶翔空魚躍淵乎子亦知夫採珠者入海求玉者登山乎方今聖主體堯舜之仁奮湯武之略克平海宇撫安神州奇勲偉蹟名公巨卿棊峙星布吾儕小人得以機線之才躬耕草澤稅駕邱園其貪冐之徒乃欲狂圖妄取求寵乞憐茍競進之榮乏謙讓之德智窮詐露身滅家亡而未已者吾不為也吾寧為踽踽涼涼而遺其皎皎之白乎吾寧貪尺寸之微而忘其遠者大者歟方當耕

南山之陲釣東海之湄覽烟霞之勝玩泉石之奇誦清
風之什歌明月之詩俾愚夫愚婦聞余之風樂於心盎
於背見於面而暢於四肢謳歌快活鼓腹歡笑於里閭
得不謂與人同樂乃以獨樂而見譏必如客之言將使
鳶濡翼沉泉魚鼓鬣躍天求玉者游海隅採珠者昇峰
巓以若所為然後快客之心耶於是客愧謝不敏而去
余乃取平昔鄙野詩文以第一人間快活歌題於帙端
云時至正甲午十一月既望雲項天民序書於城山西

隱之牧心齋

雲陽集附録

送李一初應奉南歸序

國家有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賓三人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南士初登第入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脩史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甚難遇也故衆人之言曰天以斯文之澤鍾於一初者何其厚耶予之言則曰

儒者積學發身可幾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慶而榮遇若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澤厚吾一初者又何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賢莫不願之學學莫不願之成至於希有之遇可必於天耶雖然一初得闕內補而需次再期將使之居則致庭闈之歡出則盡鄉里之情退而休焉又得以繹其所舊閒增其所新習廣其所積博其所施異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於其所事是豈獨為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

之人吾黨之士喜稱樂道以致其勸相之辭者也元統二年甲戌春正月望奉常歐陽玄序

故李公提舉哀辭并序

前承務郎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雲陽李公歿於永新上麓之寓舍其諸生南平劉楚聞而哭之既馳書弔其子自立復為書弔劉君子琚以楚昔者之見公自劉氏也公以盛年擢高第為名進士擅學問文章為世儒宗同知徽州婺源州事凡六載再調今職又三載遭亂隱

跡茶陵山中復往來永新境上所至荒顛僻涯野夫賤隷聞公名咸知敬愛公為人清脩玉立攻苦澹泊尤工書號希蘧翁又號危行翁望八老人不貳心老人享年若干歿之日瘞上麓之原前數月遺楚書曰近還山中痼疾復作苦甚苦甚及後得子琚報書則述公臨終時所以戒飭其子及與朋友訣絕皆靜治不亂嗚呼此非平日視窮達於一概明死生於一致者烏能如是哉故淮南參政守安慶余公廷心學者稱青陽先生與公為

同年皆第一甲皆第二名皆賜進士及第公未疾時嘗為青陽集序其間多自道之辭皭然如日星之潔白而不可掩欲知公平生心事出處始終大概畧具此矣竊謂公所操如此使得位以自効當與青陽公齊驅並駕然或介烈以立名或隱約以終身則所處有不同至無愧於天地君父則無不同矣竊悲公遭時搶攘不得極其所至使名位不大峻灼卒困約以終又悲老成凋謝斯文屯蹇使若楚之屛昧弗植而失所依歸乃為文以

哀之其辭曰
士有蹈死以成名兮夫固非惡夫身之有生惟生而或
累於吾仁兮曾視之藐焉如一羽之輕紛死生之汶汶
兮孰審察其所處進必不懾於患難兮退亦不二於寒
窶譬騏驥之騁陸兮儼銜轡而就馳任既重而道險兮
奮予身以先之倘軸摧而軫仆兮雖骨折宜猶未悔苟
非所事而在野兮又奚必傷勇於既退昔三仁之異趣
兮同所歸於潔身彼食薇與採菊兮亦已志之各伸嗟

先生之好脩兮丞蜚英於天闕遭家難之頻繁兮軔方
發而遄邁鼓予棹於星源兮登文臺之峩峩挨星文之
五色兮障淛江之頹波解予佩以來歸兮紅塵蔽天而
南鶩僧哭母之幾何兮豺狼嘷乎鄉土將九叩首以赴
死兮慨吾莫適乎所因爰竄幽以去亂兮誓遵晦以終
迺汨明珠於泥滓兮雜叢蘭於蕭艾終不混而不遷兮
益煌煌而旆旆悵空山之獨立兮悄四顧其無儔倫誼
隳而弗綱兮孰無君而有臣攄幽憤以有作兮時託詞

以著志將掩袂以叫閽兮予浪浪而流涕攬臨終之遺言兮魂妥怗而不驚從青陽於太清兮駕紫麟而上征曰上麓予所安兮山庭澹其秋晚爽飛雲以往來兮瞻故鄉其猶未遠恍玉立之在前兮浩予遊而莫從抒斯文以鳴哀兮諒千古之所鍾

將仕郎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劉知事景周寄輓詩并序

前庚寅歲一初李先生以提舉儒學江淛謝事居吳門

郡從事誠之丁公延聘賓席鼎因得往來聞先生緒餘大有啓沃辛卯歲先生奉母夫人喪歸塋茶陵鼎獲追送吳門濱行之誨諄諄在耳屬南北騷變音問阻絕先生之存與否未可知 闕 九年 闕 疇昔每形夢

闕 歲秋鼎以公事涖安城邑會仲賓劉君從審先生奄終壽考涕泗交頤痛割無已謹述短章以致永悼之誠辱自立大孝白之總悴先靈有知寧不悲惋諸生劉鼎嗚咽拜手

送别閶門記昔年關河從此隔烽烟音容入夢空頻見消息逢人只浪傳白骨有靈歸故壤清觴無計到黄泉孤忠耿耿嗟何及留取文章照簡編

右三通皆原集所載仍附於此

書雲陽李先生遺墨後

右絶詩二章茶陵李先生墨跡先生諱祁字一初别號希蘧元至順癸酉進士第二人有文名官至江淛儒學副提舉遭時多變退隱永新山中絶意仕進二絶必其

與同志者否則寓言耳前以鶴歸爲况後以耕漁爲事
其高尚貞一之操確然有不可拔者於是乎槪見矣或
謂值中原衰亂之世何必爾噫宋女之嫁蔡夫夫有惡
疾終身不改適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先
生將不與是類耶綱常之道固不易如此先生族孫侍
講學士東陽賔之以文學勸講讀職論思有聲名籍甚
而求得是詩珍重之如拱璧然信乎不失其世守者哉
因識其後而歸之成化甲辰夏五月既望詹事府詹事

兼翰林院學士後學安成彭華識

右詩二首乃茶陵李先生希蘧所作而自筆者子友侍講賓之則先生之從玄孫近得此於枯蒼梁澤氏遂寶藏於家先生元元統初以及第為翰林應奉親老就養官江南入國朝秘迹二十餘年卒葬永新山中所著有雲陽集考其生平節概足為來學宗仰詞翰特其餘耳昔蘇平仲族出於眉山人謂其文章奔放有三蘇風韻然則賓之之學亦未必無所本云時成化乙巳夏四月

望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侍講莆田陳音識

余觀翰林諸公所跋希蘧李先生詩稱擬精當并其世系出處甚詳殆無容喙地矣第以二詩初得於梁氏子於賔之學士有助焉故厠名卷尾以備始末浙江嚴州府知府義興晩生邵珪拜書

崑山許氏藏元人墨迹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初題朱澤民山水詩一首予識公為賔之學士先生之族高祖也為乙丙歸之賔之既得甚喜遂加褾飾復俾予書其

所自來蓋公在元嘗登高科自翰林出爲州倅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中人家往往得其詞翰觀於此紙可謂妙矣雖非其後人亦知愛之況爲其後人者乎然賓之所愛尤有可重者在非特所謂妙而已者若許氏能捨其所愛亦可謂知所重輕者歟詹士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長洲吳寬書

曩賓之學士得其先世元一初提舉手墨一紙於原博庶子所殊珍惜之意謂安得朱畫以成二美予時偶收

此幅遂以歸之額間虛紙一方規製適與詩稱賓之喜曰非偶然也裝潢爲一俾識所自夫物之成敗聚散如人之出處顯晦要有數者詩畫淪落海内餘百年復還其嗣人之手以卒顯於時亦奇矣若提舉公清才碩學出當厄運弗克彰施歴傳至學士始益振起世業大鳴於盛際付受有緒此其徵歟可喜之大有在二物之外者澤民亦嘗爲儒學提舉今詩稱隱君當是其未仕時筆公隱永新山中三十年而詩有風塵之嘆豈供奉翰

林及出為提舉時所題邪公所著有雲陽集惜此詩散逸不收無所考矣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晉陵陸簡跋

書重刊雲陽李先生文集後

雲陽李先生在元元統初以文章取高第游宦兩浙及時多故卧病永新山中憂憤抑欝遂以不起平日所著詩文一皆忠義所發不異杜陵寓夔時當時學者翕然宗之令取而讀之猶能使人感嘆興起葢天理之在人

心不以古今殊也先生族孫賓之學士以家藏舊集復為鏤梓以傳固斯文不朽之盛事亦足以見其後人之多賢也刻成謹識數語於後俾得以託姓字云禮部左侍郎前翰林學士錢塘倪岳識

雲陽李先生文集凡十卷其諸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西涯李公重校而補葺者詩賦序志諸體率具其文温雅端重而方正之氣充然其間大作也考之先生元統元年左榜進士第二人蓋元取士有左右榜其

右榜第二則余闕廷心用是先生與闕最相友善元季之亂先生屬以江浙提舉丁艱家居嘗欲效一死而不可得迹其心無愧於闕而遭則有不同者雖國初會朝清明未能一出然忠於所事君子不之少也而其子孫乃闇或有弗繼豈修正之釁迨其後猶不免邪獨其遺文之傳不至澌盡而又有如學士公者拾葺表章以圖不朽豈斯文餘烈天固將撝訶衛閟以示諸人以為世勸哉而況學士之盛名碩望見重一世足為先生光哉

集既成學士俾書數語於後用識此以致高山景行之意弘治壬子二月晦日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侍讀學士經筵講官兼修國史後學新喻傅瀚拜手識

文章因人而輕重世之論文者或以世變律之亦過矣諸葛孔明陶元亮起於漢晉之末世出師二表歸去來一辭讀之使人追想其孤忠峻節於千載之上眷眷而不能已楊子雲漢之名儒也大節一虧其太玄法言至

使後世端人正士棄去而不肯讀柳宗元崛起中唐其文非不雄深雅健也一失身於伾文之黨歐陽子顧以李習之與韓昌黎並稱而宗元弗齒焉嗚呼文章之輕重繫于人品之賢否而世變果不足以高下其人者固如此翰林侍讀學士長沙李公裒集其五世族祖雲陽先生遺文將刻諸梓辰得而讀之未嘗不撫卷三歎願為執鞭而不可得也葢先生當前元衰亂之世以進士起家歷官中外慨然思以大義倡天下晚乃屏居湖南

語及時事輒欷歔涕泣猶以不得效一障如余廷心者以盡事君之義為憾逮入聖朝力遜徵辟而忠義之聲遂滿天下辰忝從學士公拜瞻遺像及其字畫亦已尚論其世而想見其為人乃今又因其遺文而有感焉敬識數語於下方俾讀者知所愛重不以前元季世之文視之亦庶乎學士公裒集之意也栝蒼潘辰謹題

族高祖希蘧先生墓表

東陽少時則聞族高祖希蘧先生蓋吾李氏近自宋恭

陵州同知慶遠府君至先生乃復顯先生之名鄉人不敢斥稱為狀元至於今雖旁邑猶然東陽稍壯乃克稽據家集知為李齊榜進士第二人而鄉以高第故特稱此殆其俗然也及屢見先生書蹟圖印乃知其號希蘧又號危行翁不貳心老人又按諸書知先生始應奉翰林文字以母老就養江南授婺源州同知遷江淛儒學副提舉今閩本一統志於永新流寓書遼陽提舉者盖傳刻之誤元江淛所刻宋史有提調官名氏可證也及

以母憂解職歸茶陵值元季亂不復出入國朝力孫徵辟隱永新山中為俞統制子懋所館至梓其集以傳其卒也瘞永新雷公峽去茶陵界三十里夫人某氏祔焉其子自立亦祔焉自立府君之子某始歸茶陵居中洲之北沖成化壬辰東陽從先考學士公歸訪其裔孫旭政者見先生手錄易詩傳及諸族所藏大書數幅獨深歎慕乃摹其遺像且為文祭於其墓圖有以表之然未敢易也越十有八年弘治己酉在先公禫闋先生之裔

不安厥居遺蹟蕩逸莫知所在因追念遺風大節弗大彰於世區區不肖之私亦有未竟者以為私愧竊嘗觀遺文而有得焉先生當元之亂慨然欲效一障以死而不可得蓋見諸余廷心之序又以為委質事人不可終負蓋見諸王明妃之詩及我國朝歌頌之作校諸前代廢興不可律視顧堯舜巢由志各有在抑亦天下之不可無者則昭德紀行以貽來世豈獨為不肖之私哉況其墳墓在他邑而子孫不幸莫得而守之則凡為吾族

崇聲望沾教澤者雖欲不惓惓於斯可得哉吾友顧侯
天錫方守吉安因以先生墓爲託是實先公遺命因循
玩愒獨不及于存而圖之嗚呼痛哉永新地雖異省實
吾比境守望相接婣戚相屬樵牧之不忍犯者殆不待
於斯言然不肖之私自不能已於言也先生諱祁字一
初固所當諱而有不敢諱者竊附臨文之義雖得罪於
君子亦有所不避云弘治辛亥春正月九日五世諸孫
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國

史官東陽百拜謹書

右我希蘧府君詩文集十卷家有舊本題云男位編集即墓表所稱自立者字畫瘦勁有府君家法盖其所手錄而永新俞千户懋所刻也東陽歸省墓時俞氏已絶板刻無知者比吾友顧君天錫知吉安謂東陽曰此吾郡流寓所當表見東陽乃取舊本屬廣陽劉瀚永嘉趙式分錄之國子祭酒方石謝先生為序次以舊序若干篇惟劉中孚序隸字多闕無所從質會禮部主事楊君

謙來自蘇以錄本見遺因得補其殘缺并以近所得於
栝蒼梁澤蘇州許琳者凡古詩一絶句二及近時大夫
士題識皆附焉他如廬陵王子讓文集序及朱大理文
徵所藏清明上河圖跋尾真蹟則皆集中所載其散落
人間者尚多不可得而悉見也及其存而藏之吾李氏
子孫其敢忽諸弘治壬子二月二十日五世諸孫中順
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國史官東
陽百拜謹書

唐三學士卷題辭

右吳興錢舜舉所圖唐三學士吾里好事者譚繼先傳心得之前進士李一初希蘧先生題之也先生登元統癸酉李齊榜進士第始參議張公起巖尚書宋公誠夫監丞揭公曼碩讀其廷對策擬甲是科啓緘迺南士遂改次李齊公平會齊病上表謝恩則先生也城西龍湖乾之記驗矣初授文林郎應奉翰林文字未上過家拜重慶鄉邦榮之已而連丁内外艱改同知婺源州事興

學教民士子駸駸知所向方轉儒林郎江浙儒學副提
舉同寅班公彦功以善書鳴詞翰兼工班讓能焉既還
鄉值亂離用廣西憲臣薦入風紀僉湖南憲道梗未任
養晦里中諸義壘轉從禾川諸詩禮大家爭迎致之雖
在艱危不忘忠愛時紓思乎吟咏文字之間兵燹後所
存惟雲陽集而已先生人品高尚胸次廓然無城府故
其為文不事剞劂而絪愠自然詩亦如之評者謂有館
閣氣象嗚呼已矣九京不可作矣今睹此畫此詩宛然

鸞停鵠峙之在目也繼先什襲唯謹念遺響寥寥不遠
湖江數千里介其子以和裝潢成幅懇懇識其後意恐先
生地下笑此中人為爾寂寂也厚哉繼先之用心也子
於是葢有感矣天之將喪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也
胡為使先生以垂絕之音聲諸阜山之義壘天之未喪
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也胡為俾後死者獲嗣其遺
響於今大明朝玉堂之瓊署其亦有數也夫其亦有數
也夫言之不足載咏歌之詩曰

老錢設色工寫真圖此學士秪三人其時大開天冊府人中妙選皆鳳麟更番無事各退坐華館方牀錦繡茵手書不看看碁子何以得此逍遙身流傳幸到譚隱士題品不用餘縉紳前朝翰林李應奉采筆落紙如有神今朝翰林劉學士紫微泚露當清晨李則已矣邈遺響捧心之後難為顰工顰效顰不用辨且看梅花報小春時洪武二十一年蒼龍戊辰良月既望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左春坊左賛善里中老契家劉三吾坦坦翁書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貞伯致政歸蘇得吾鄉先生劉學士題辭謂所載希蘧府君事甚備錄以見遺其云策試以南士故失魁表謝代李齊為首及應奉未上過家拜慶既還鄉用薦僉湖南憲道梗不赴者皆孤陋所未聞若丁內外艱在同知發源之前與舊所聞親老就養者異姑附其文以備參考比發源汪憲副希顔為予購大字杜詩真蹟四絕乃為俞統制子所書者府君寓蘇頗久其遺文盖未盡見他日猶有可考云弘治癸丑二月

朔諸孫東陽再拜書

清閟閣全集卷四

寫松江山色并詩贈子俊茂才

窮冬舟過吳淞渚千里交歡少嵇吕范張一室小如壺雞黍時時慰覊旅阿兄彈琴送飛鴻讀書頗有沉潛功阿弟煮茶敲石火滿江春雨聽松風圖書四壁醒愁睡隱几嗒然忘世慮扁舟一葉五湖遊身與閒雲共來去三月六日天氣清為爾咏出詩無聲袖有青銅錢二百為余沽酒作魚羮

題虞勝伯畫仙臺高士圖

僊臺有高士闡在最高峰濯足五湖水結巢千歲松霞扉雲扃閟丹竈落花如雪吹微濛醉顏高臥日曈曈飛鳧蹴踏金芙蓉絳綃為裳一作紫芝眉宇玉鍊容往來倏忽其猶龍伊誰貌此世外蹤青城山人仙中翁運筆直與天同功倪生作詩以詠歎凌跨倒景他日期相從

壬子九月望日過孤雲大士寶淨精舍留宿十九日為寫林亭遠岫圖并賦

敬亭山色青如染妙德端居在西崦片雲出岫本無心
拂石縈林晴冉冉江西帆影又江南笑看羣狙芋四三
道遇化城聊暫止更營寶淨小禪龕

清閟閣全集卷八

醉後乞藥

枯腸嗜酒復畏醉既醉渴心真欲狂為解曉醒喉吻痛
大金花劑性偏凉

早間覺喉吻痛恐是酒熱大金丸神芎
丸欲求一兩服也煩貽得罪二十一日

辛亥七月二十五日爲予明曹君寫空山芝秀圖

并賦詩于上

隨處青山好隱淪如何人自走風塵須知人與青山遠

不是青山遠世人

正月十日毘陵故人何士信先生來求予畫因寫

古木幽篁圖并賦詩以贈

何邈來時梅似雪小山竹樹寫幽情東風吹上毘陵道

爲報相思夢亦清

花谿集卷二

單于夜宴圖

朔風𩙪發揚沙堁穹廬苦寒指欲墮戎王夜宴擁貂裘玉人如花正襟坐紫衣呵煖烌火然橐盛馬湩當酒泉一杯濡唇不下咽代雲回首心煩煎侍兒斜抱琵琶立疑是昭君嫁來日凄凄春草塞馬鳴泠泠弦索秋鴻泣當時長安兵力虛和親納幣非良圖可憐廷議得下策至今志士猶欷歔大明天子御神罷天生聖武肅綱紀

絶徽威行攝弧矢皇風一振風雷馳千秋萬歲稱勇智

東山存稿　　　　別集類四　元

序

吾郡休邑東山趙先生滋漸名訓振發純英大包淑和高厲豪逸憤邊塞之亂雖海內重林宗當道推叔度碓志溫辭莫可屈致屬時多艱與汪左丞者聚甲捍保鄉郡既定即返卧東山遠紹旁搜仰稽俯究著春秋集傳屬辭師說左氏補註及詩書傳說序記狀碑銘文等集其集傳自叙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沐浴請討陳恒

正當脩書之際豈托諸空言者哉先生之所撰述固夫子之志也昔人乃曰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脩言寄意以攄志氣今先生脩書之日亦微見哉討矣使際會悉展則勲業之建視詩書所稱豈遠耶然集傳等書久矣傳播于世惟文集散逸間雖輯于汪范二君而未備也先翰林公於先生為莫逆交故諸所撰述畱諸余家藏書樓中大率悉備若先生所註杜詩數百餘篇昔已

鐫于樓中揚奏藝林矣先君子棠野公追念世風波撫先生遺文總彙成集攜遊北雍就質于名公鉅卿僉謂有德之言當垂不朽適潛川豫菴汪君慕古好文亟請繡之於梓以廣其傳不敢復秘敬申慨慕于末簡云嘉靖戊午歲日南至新安後學鮑志定書于篁麓山房

東山存稿附錄

趙子常畫像贊　王禕

形癯而體胖神清而氣完稟其純美之質奮乎彊盛之

年如不勝衣而學將以成乎已似不能言而心蘄以合乎天人徒見其長往於林壑而孰知其上希於聖賢也耶

東山先生像贊

萬世一理古今道同默契相承萬聖一心聖賢之異大小之分格物致知躬行實踐止其至善無有不同慨遣世變罔能展布有命存焉天王於成俾造其極以詒後世春秋蘊奧豁然有悟發前未發以補缺畧有功於道

立身行已紀綱法度出言吐詞禮樂文章當國之初大臣推舉喜端詞命久病之餘閱月告歸天豈其實而啬其名天廣其才而拘其壽聖賢之生有關氣運紅巾之亂策保鄉井有功於近不得有功於朝是有功於一鄉不得有功於天下噫有用之才而恒不見用之嘆也悲夫

贈別趙東山子常　陳基

洪武二年春基被主上命詣京師與修元史東山亦自

新安來時置局天戒寺凡閱七八月乃克竣事有旨老
病者放還基二人與焉八月中澣將別意有不忍舍者
因賦此以寓惓惓之意

君家江左吾浙東兩地邈然牛馬風一朝史館得聚首
語默寢興情適通君之博洽漢馬融春秋三傳以例通
百源雖異委則同黿鼉蛟虬象魚龍變化叵測紛相從
雜遝侍問聲蘊鍾傾竭底裹無靳容惜乎我病力不逮
期以後會毋匆匆君行歸歟我吳中並還故鄉無定蹤

加飡勿藥各愛躬作詩叙别心冲冲

寄趙徵君 宋潛溪

東山先生多病餘四十始至已白鬚落花滿庭無意掃
風雨閉門長着書先生自是天下士呼吸冰霜歸肺腑
吐出寒芒欲照人百丈嵌巖落瓊乳前年去客王將軍
將軍白面正攻文衣涵龍尾溪頭月屐染紫陽山頂雲
憶昔歙州同聚夕花陣酣紅春脉脉語濃但怪罇屢涸
不知海色東方白三年不見情依黯多為相思腰帶減

城頭寒鼔聲沈沈怪殺行雲向風淡

東山精舍記

徽之黄山大山也其南百里為白雲峰龍溪之源出焉兩山夾溪而行將三十里其西則休寧趙氏之族自唐以來世居之其東有山令子常作精舍之所也山髙三里餘而路險遊者罕至有水泉土田耕者二家趙氏之舊物也至元丙子國家一將之兵來徇徽未定子常之大父長卿起家謁軍門保鄉井靖寇亂釋旁邑之持兵

不下者活其人事平人德之祿仕不究其志益購東山之餘地規以隱居不果今七十年矣予常因即其地以為讀書之室躬耕以具簞食與一二同志之士居而學焉其言曰汸早學於鄉所求朱程之餘緒者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以致力焉恐終身不足以知至畢世不能以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予竊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子朱

子者而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世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予聞而歎曰士生於浴學旣出之後傳授之精微具見方册終身誦說而卒無聞焉則亦自棄之甚矣予常生治平之時承家世之遠學問不墮於流俗行履不雜於凡汙其所見者過人遠矣知貨殖名位利禄之不可倖至無所容心於其間雖有超

邁卓絶可以逮化而不出性命之正者有所不學也此其志之所存何可量哉其自託於幽閒寂寞之鄉者則異乎衆人之所求矣天下多名山幽谷大抵遺世絶俗之士居之而徽之東山乃有學聖賢者在焉其可以無記乎至正八年夏四月朔日前史官雍虞集記

跋縣令周侯政績記後

余友趙子常作縣令周侯政績記讀之者往往慕其為人恱其為政而慨然於其所遭也謂士君子之仕也亦

唯其心焉耳以有常之心為可繼之道應接聽斷之頃不知有吾身焉則仁愛之發無所抑遏清明剛決才力自倍惟德澤施於所及而來者可以取法焉斯已矣彼為邑者心乎斯民異於周侯而其逢遇乃相十百侯固不肯以此易彼則作記者之意直敘其成績使有是心而才力不至者是規是倣以廣其澤云爾故表而出之以告讀者新安朱升書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脩之以爲萬代不刋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爲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存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爲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

學旣盛行杜預氏爲之註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受春秋於九江黃楚望先生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爲己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爲

本嘗語于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
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
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
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
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
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
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
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

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為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闇暗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概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

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

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絶倫之識不足以與於斯嗚呼世之説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往往卒昧衆説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譬猶張樂廣夏五音繁會若不可以遽定細而聽之則清濁之倫重輕之度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

足以知春秋𩔖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所以垂憲將來者已見子常之所自著兹不敢勦說而瀆告之也子常姓趙氏名汸子常字也徽休寧人隠居東山雖疾病不忘著書四方學者尊之稱為東山先生子常别有春秋師說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與屬辭並行於世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春秋集傳後序

倪尚誼

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藁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删削迄丁酉歲成編既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容乃知集傳初藁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歲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疾疾難危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尚誼受教門墻頗久獲窺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嘗俾其校對編

抄閒有千慮一得先生不以其愚妄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破聚訟未決之疑而發千載不傳之秘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成書所幸初藁具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誼雖至愚極暗然執經館下厥有自來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十八年訖於獲麟並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輒加校定其全書有訛誤疏遺者就用考正庶幾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畧相因固知畫虎不成難逃識

誚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說特施隱括而已初未敢以億見傳會其間也謹遵治命分為一十五卷既脫稾藏之東山精舍以俟君子脩飭焉學生倪尚誼謹識

春秋集傳後序　汪玄錫

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註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惟集傳無聞弘治間篁墩先生嘗遍求不獲正德戊辰予偶知是書藏于程文富氏屢借抄不獲嘉靖戊子提學御史東阿劉君按

徽下令求是書于語有司就丈富氏索之而後是書始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耶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宮休邑劉判簿時濟恐其抄録日久不免魯魚亥豕之訛屬夏司訓鏜重加校正捐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于世嗚呼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于季世有德無位於是假魯史以修經襃善貶惡垂法萬世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東山先生聖人之徒也憤前元之亂甚於春秋築居東山集傳諸書之作固

吾夫子脩經之意也子常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丗有餘年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齊夾谷却萊兵之時也先生其善學夫子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生之文者知其問學不在宋潛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平生慷慨大節亦且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郡人兩登東山徘徊竟日恨生也晚不得供灑掃之役判簿君以刻書之故相諗遂不辭而為之序先生九原有知當不以予為妄也後學東峯汪玄錫序

東維子集卷十

送鄉人韓道師歸會稽序

安陽韓氏自宋魏公至今凡十世散處北南者代有賢子孫如會稽道師致用父者其一也致用不特以世家稱於人尤以好古博雅稱以清修敏學稱其燕處之室曰讀易所蓄書有先秦之秘文有峋嶁篆刻桐棺隸蹟有古器皿漢司馬坡谷諸名公手書帖皆代之故家所希有入其室者不問可知其為文獻故家子姓也求文

獻之後如致用之博雅之清修而又敏學不勸殆亦難
其人已而致用不用於世乃為道士錢唐吾始甚惜之
別去數年與朝陽薛公伯雨張公為師友學益晉行益
高道益大也重為之意而畏焉顧視鄉之出而仕者離
親識棄墳墓將以大禁身及家也不知世變者可畏名
一掛牒書者如掛梟籍錮而禁可也放竄可也斧質而
奴而族可也恩一返其故鄉非其君哀其老而憊憊而
瀕於死乞與休告則法亡得而去也今致用道遁於身

[illegible]泰於世進退自如駕一葉舟絕江而東也歸拜其鄉之交見師友塗迎門候獲見風采者如見神仙吁其得錮而東之乎放而逐之乎斧質奴族而僇之乎於其歸也具不慢而慕之乎抑吾聞鄉之稱老人民非者已過半而城郭之一新者亦非舊矣致用於風露之夕馭鶴於小蓬閣上賦海嶠之詩得無有同聲而應過城頭話甲子詔時人以學仙而去者為我志之漆書者為何人夢道士而飛鳴者又為何人至正十三年青龍集癸巳

七月七日老鄉客楊維禎在由拳之寄寄樂寓

東維子集卷二十二

心樂齋志

喜怒哀樂愛惡欲人之七情也樂居情一而聖賢之教每以樂言乎心何也孔子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不改其樂是非樂不足以語仁人之心心得其樂凡哀怒愛惡無有失其節者蓋未嘗有以損吾之樂也世俗不知仁人之樂仁人之樂也內世俗之樂也外

外者物而已矣求樂於物物益多而樂益不足惟樂於
内而凡天下可樂之物舉無以尚之此心樂之至也雲
間呂希顔有志於顔子之學以心樂名其燕處之室求
予言其樂予曰心樂豈易言哉心樂非孔顔不能有也
子夏孔子之高第弟子也出見紛華盛麗而喜入見聖
人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心而不能有以自決此心樂
之未至也希顔非簞瓢之士也一日之間聲色接乎耳
目便佞狎乎左右狗馬珠玉之好雜然以售乎前者不

一一而足也其喜於中者與商之喜者似矣其與聖人之心樂爭彼此之勝負其亦有以自決已歟不然吾懼希顏之樂者商而已耳希顏得為顏之徒也哉希顏惕然避席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先生之言某之藥也幸奉教於先生願書諸室以為志

養浩齋志

孟子戰國之士也而得稱代之大丈夫小六國之君相者一浩然之氣也是氣也天地至剛至大之物也人得

其浩然者山嶽不足為其雄也風雷不足為其厲也羆熊虎兕不足為其勇也秋之肅肅不足為其清春之生生不足為其富也千歲之日至不足為其遠也蘓子所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隨存殁而有亡者推其盛至於參天地關盛衰之運豈不誠浩然矣乎然其浩也必有養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得其養則浩極其用與天地準失則暴矣故又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又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至哉浩乎

或暴也或餒也顧其養之善不善者何如耳此孟子之浩然獨稱善養也吾嘗觀夫艨艟之舟放於大水而致千里之遠者必乘載之人得其用舟之道又得其制載之具然後駕乎風清肆行千里而不虞乎溺不然制之之具苦用之之道疎舟不役於人而覆爲舟役也是覆溺道也故氣譬則舟也養則用舟之道一志配義則制舟之具也浩然之氣人是有之人欲以不學之才而覬其浩然者是乘舟不得用舟之道而無其制遠且有覆

溺之患者也可不懼也哉雲間任子光好學不仕而尚友孟軻氏之為人名其燕處之室曰養浩禮部台哈巴哈公既為書之而又求志於余余為推其浩之有得失而慮其養之者未備其道也遺其說為記至正九年九月十日

鐵崖古樂府補卷一

蔡琰胡笳辭

胡笳悲胡笳悲遭家喪亂星奔各東西漢南破鏡天上飛照鏡重畫閼氏眉衣毳如絺食乳如飴日積月漬口語侏㒧夜看北斗在南垂寥天草青十二朞死甘孤鬼狼山陂漢大將軍念中郎氏不嗣贖以千萬貲單于貪鄙經合與離卷蘆吹笳送南歸碧睛狼子褫母衣嗟爾去住猶狐疑一步一遠足踟蹰皇天白日不照父母國

偏照子母私心懸懸怒如飢我作爾調憤益悲彼狼子
寧足怨不見世達獸行兒獸行妻母忍死毋句熓一庖
十八拍之悲在二雛耳豈為失身之悲耶唐劉商和
十八拍其詞曰生得天屬親仇讐結恩信善言其悲
而不知有破其悲者先生詞云皇天白日不照父母
國偏照子母私既諷之以大義而世達獸行妻母忍
死者又警之以往事之必至者使姬聞九冥其不愧
且服乎

復古詩集卷六

余在京知經筵事時聞先生長者說楊鐵崖為有道之士後數年始讀所為文章得見其道德之蘊誠為一代人素我朝天下大定奉詔脩書復命賦詩稱旨得完節歸全卓哉志行之高也余又見復古詩集讀其琴操不讓退之其宮詞不讓王建其古樂府不讓二李其漫興冶春遊仙等題即景成韻使老杜復

生不是過也而香奩諸作尤娟麗俊逸真天仙語讀此而其他所能概可見矣竊恨生晚不得攝杖履從後也姑題數語於篇末以志余景仰之深意云正統元年丙辰春三月初吉廬陵楊士奇謹識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自琴操至宫詞女史香奩諸題凡一百二十五首宣德中余直文淵閣得一見於少師廬陵楊公處因喜其詞雄

偉娟麗讀之不忍釋手乞歸錄之屢欲鋟梓而未遂乃珍藏篋笥庶幾好古君子刋布四方俾有志者共之為余之所深望也時正統丙辰春三月初吉崑山衛靖謹題

可閒老人集卷四

長安鎮市次趙文伯韻

淹遍衣衫酒未乾何如李白醉長安牡丹庭院溥新露燕子簾櫳過薄寒春晚絶無情可托日長惟有睡相干舊題猶在輕羅扇小字斜行不厭看

十八 總集類一

文苑英華卷五百十二

宋 李昉等 輯

判

書數師學射投壺圍碁門二十八道

書

字詁判六道

署書題閣判一道

錯字判一道

數

習卜筭判一道

易家有歸藏判一道

觀生束修判五道

師學

毀方瓦合判五道

射

兵部試射判一道　引弓不中判一道

賓爵西階判一道　雙耦射判二道

投壺

投壺判一道

圍碁

圍碁判二道

書

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紙類不同

對　　　　左光嗣

去聖久遠微言已絕求之淳儒存諸詁訓陳吳恢之青簡恐誤當時許蔡邕之丹書將傳後學況秘緯有府寫

書置官傭計長功能歸典藝紙既殊於大小課一作刀罔齊於徐疾覽之繁文豈將鳥以觀迹率其大較乃非人之掣肘惟甲斯篆非罪勿籍

同前　裴騰

底祿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遊學效於文字工彼汙簡嘗覩太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右軍之筆徵乎考試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月將而不及寧使微言有絕古訓無傳誠計功而致科豈多言而

獲兎

同前　　張巡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流不能殺竹惟靑臨池盡黑當年有得應已盈裾計日不移無慙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負於五車徒見司於雙管以是會意雖則麾肱不能中程何爲當理今之簿訴將侯片言欲遐覃文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

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同前　　呂因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寫六經方寘麒麟之閣而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羲和之晷遲速有殊簡牘之差短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辦以功庸之効先則窮其狀跡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簿訴須緘縢口之訟方入噬膚之獄

同前　　王劍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賤職工寫爲務理宜不僭于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所守越我王度挈瓶猶其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辨於當時鉛黃莫施於學校一作典校罪自掇也刑則何逃然而一作則紙類以難易論功時一作系日以短長命課事無準定或須加減不伐有詞理從哀敬待測淺深之量方中大小之辜

同前　　鄭宥

八卦六爻是生書籍龜文鳥跡遂成模楷開汲郡之塚升魯國之堂遂獲遺編因多墜簡惟甲婆娑王府掌握銀鉤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晷刻差以毫釐計功雖訴其短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須旌不匱之勤寧塞有孚之訟

署書題閑判

得甲代以署書為業因題閑而變華髮自後而絕鄉黨以墜業擯逐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　　闕名

幹蠱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為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荷良存甲絕翰深規代濟真美精逈史籀得方文之宏模蹟勝張芝改圖池之波態晉廷稱抄即擅一臺越市推珍還標五字諒無殞於前構俾垂裕於後昆孰謂象賢旋開棄葉蓋以功開揆日斎偃蹇之雕甍虩起凌雲結曈曨之畫閣式題飛牓方呈鵲反之書坐陟雲梯遂變武賁之髮菱花鏡裏非復青顏薤葉風前俄隨素葉

垂堂取誡誡欲謹身良治遽捐其如棄訓撫韋家之宿事徒想欽承語王氏之門風深違祖述永言丘首難忘懷土之心思繼家聲宜復懸針之藝

錯字判

丁申文書上尚書省按之辭云雖誤可行用

對　元稹

文奏或差本虞行詐此例可辨必有原情苟異因緣之姦則矜過誤之罰丁也方將計簿忽謬正名曾不戒於

援毫遂見尤為起草然以法存按省誤有等差倘以百為千比賜綠而難數若當五而四縱閑馬而何傷苟殊魚魯相懸宜恕甲由未遠按其非是雖懷三豕之疑評以可行難書一字之貶請諸會府棄此小瑕非愚詐人在法當爾

數

習卜筭判

趙丁年十八弟乙年十六並解卜筭所司補丁為卜筮

生補乙為歷生許稱歷生六年滿兄年長易就卜筮生八年方滿弟年幼請更習業所司不許告訴不伏

對　　康子元

趨蹌餘㫖惟丁及乙並測玉衡之度俱閑瓦兆之占二十未能成童已邁謀龜謀筮補丁以卜史之曹六日六旬任乙於保章之署雖咸用其術而未愜所懷論長幼於弟兄徒稱易就許六八之年載頗亦難從假有讓詞庸無他計既言並解方見同收所司差擇爭兼允當各

彖爾位無或浮言

易家有歸藏判

甲為處士家畜歸藏易常以七八為占隣人告其左道不伏

對　元稹

四營成易本用窮神三代演圖孰云疑衆甲志敦素履學洞青囊不言非聖之書忽招誣善之告雖九六布卦我則背於周經而七八為占爾盍觀於殷道徒驚異象

曾是同歸辨數雖冠履相睽得意而筌蹄可忘且穆姜過艮足徵麟史之文尼父得坤亦驗歸藏之首以斯償責可用質疑

觀生東修判

庚補觀生所學未就其師同算生例徵東修許云蓋伎術不可為例必其抑納遣出幾何師曰算之伎術生終不伏

對　　　　張太古

天地設位羲和配職節氣序分保章有典叶四時之明著授生人之出入庚來就學補我覩生朝視禎祥夜賠恒象願知分野思變華夷未明蜀使之來尚昧嚴陵之坐郎徵其禮同彼筭生以觀七宿之功援引六觚之事尚乖著業從爾受財雖勤望於束修終難同於伎術生之不伏頗同無犯無隱郎之固求有異惟貞惟一各宜知理奚至費詞

同前　張瑗

執伎以事嚴師爲難束修旣行誨訓無倦惟庚業茲曲藝訛彼師資隅隙樞衣以稱弟子席間函杖（一作丈）須稟先生妄有燕朋之詞而違成例之訴以葺非伎斯爲妄矣在三如一其若是乎旣虧北面之禮須受西膠之責

同前　李子珣

庚補觀生事師來學方欲空中辨氣指實飲於豐城天上瞻星識賢人於潁水旣而天遠人邇功業未就弟子之好束修是徵所務雖殊於葺生其致亦同於觀者康

成博物計天儀而不差禆竈多知察時變而無舛一彼一此豈曰殊途觀生筭生固宜齊例何稱抑納輙此薄言須科虛許之詧俾從伎術之例

同前　張子琳

師資之道非唯今日隨時之義亦自從來顧說觀生積習玄象窮大衍之數藏往知來考天官之書鉤深探秘雖請益不倦而斯道難弘丕曰服膺束修宜其見贈雖云伎術酒脯何所欲供筭例無憑師同苟失人情未爽

庚賓可矜

同前　李仲雍

仰乎天文用察昭應辨彼雲物以知休祥矜術數以分官列保章而命職庚以幽微可尚精妙希探躡梓慎之陳迹採劉向之故事補職觀生和鍾師業銀河宛轉踏一水而初分玉漏蕭條齊七政而寧察業則未就師何有言且東修自行誨無倦矣六藝有數算其異歟言生合有東修稱算不同伎術始和昭布甲令明懸請從多

少之差方定是非之理生之不伏愚亦謂然

師學

毀方瓦合判

太學官後篇作得太學博士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為非訓導之本不許

對　　呂頴

國宗太學禮尚師儒教失其源人將安放學官情夫古訓好是多方徒採儒行之辭俾從瓦合同思絜矩之道

不改松心雖百行殊途在來者之所擇而四敎闡載何先師之不遵苟訓導以生常懼毀方之易性樂正禁之非禮抑有明徵胄子順以嚮方幸無迷復

同前　崔玄亮

學於是專敎所以立信尊賢可上在易性難從眷彼儒流職司學校誠宜警不及之誡懼將落之辭苟毀方以爲心雖容衆而奚用且非善誘在傳授而則乖曾是詭隨於博裕而何有不可以訓爲易由是請從司業之規

無取學官之見

同前　元稹

敎以就賢雖無黜下俾其容衆則在毀方太學以將務發蒙宜先屈巳君子不羈須懷虛受之心至人無方何必自賢於物爰因善誘式念思恭將戒同塵之誠遂申合土之譽況早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爲儒禮貴用和子張亦非於拒我義存無傲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均之言何情

同前　　　　哥舒恒

敬業服勤冀聞立身之本傳經作誡寧違從衆之規惟彼國庠典夫胄子以爲公侯之裔自表淹中謂其禮樂之家難爲人下故毀方瓦合承聖人之情使慕賢容衆臻儒者之旨正睢弟子可學何慮成均見非

同前　　　　白居易

敎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羣在毀方而和衆況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圜鑿

而方枘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劇司業以訓導貴别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寛何傷瓦合敎之未墜蓋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觀集作學者所宜題之勸

此篇元編在五百十五卷今移于此

射

兵部試射判

得兵部試舉人長垜請用樂節太常稱格令無文此乃

選士之禮

對　　姜公復

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澤宫必張侯於相圃所以尊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圖强飲强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蘩令太常之踰局一作奏曲且五善之禮無赳赳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許之又益耻也

引弓不中判

兵部奏善射人署為列校遇敵引弓悉不中大將論之所選將依格式

對　　張叔弼

射以選德期於禦侮引或不中病在即戎聽彼夏卿置茲列校行乎歷試采五善於禮容俾其戴張徵七札之武力然以進不失鵠取必穿楊授受皆據於格文是視廉求於戰勝戴鶡與論雖繩闕事之非司馬與能難加

有司之罰

賓爵西階判

甲以射會賓客實爵於西階之上賓之拜受者三人頗疑其衆或曰多以德行道藝為榮何常數之有

對　　嚴公衡

習射觀德序賓惟賢茍為當仁實惟合禮甲爰展我嘉事將修爾和容射夫既同且盡志而就列君子攸屆宜展敬於初筵故主人揖升而實爵嘉賓立飲而不拜登

降之際既匪僭於儀德藝可尊寧限之以數蓋恃多為貴者且不曠於禮夫

雙耦射判

庚為士雙耦射御於大夫或非之越次辭云非害禮文

對　　李邢

射以觀德聞禮擇賢士或未賓賤亦為耦庚列於下位陪此和容弓矢斯張乃同於相圃蘋蘩或献何射於澤宮誠爵命有殊在客主宜敬從大夫之後執鴈雖尊樂

嘉賓之心射侯無間事既殊於借上辭未失於諒光覆
視前經誡爲未害

同前　　穆贄

將欲觀德式從講義所以大射有諸侯之禮五善標六
義之首惟庚是時謬疑其盛禮疾徐得中應采蘩之節
揖讓而進忝大夫之耦既而心平體正儀備樂和雖不
爭而爲仁亦發彼而有的且尊卑異等在典法而則然
德義同歸豈班列而爲間庚爲稽古或乃諛聞

投壺

投壺判

得乙進枉矢於賔賔不拜前云魯鼓不作失儀不伏科罪

對　　闕名

周公制禮王女媵規吐飛電於壺中躍流星於箭裏周旋之禮非無賔主之文進退之言自有威儀之法豈得妄中郤見輙觸公方徒事曲躬虛持枉矢既投常憲復

挂踈羅此而不繩法將焉措請詳條斷宜準禮科按禮
詳文將謂爲允

圍碁

圍碁判

安北副都護違帥受與人奕碁聞寇至不輟御史以逗
撓糾察

對　　鄭少微

蕭蕭一作然北庭不敢南牧有備無患尚勞我師都護副

彼軍容屬當戎旅理宜躬擐甲冑靜析邉城焉得留翫奕碁撓師亭候懷爛柯之末伎虧授鉞之良謀苟失律而否臧况慢令而致寇逗撓之罪已彰難逃糾按之明職司其舉請拘司敗以正爰書

同前　　畢遷喬

連帥職當邉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廼忘情於奴戲雖費禕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侃既捐何勞徤羡一枰之上空闇懷陣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乘

驄按罪執簡彈違白以羣兇實由連帥此而可捨法安
用哉寘以逗撓雅符彝憲

文苑英華卷五百十六

宋 李昉等 輯

判

祭天地嶽瀆門十九道

祭天判一道　祭地判一道

祭星判五道　祭后土判一道

祭社判三道　祭社不奏商均判二道

祭五嶽判四道　祭四鎮判二道

祭天判

立冬日南郊祀昊天上帝所司不歌由庚長孫其俸祿

訴云有其義而亡其辭

對　闕名

立冬而郊先王之大禮備物以祭國家之舊章祝史

正詞孚聖德於上帝牲牷肥腯降景福於明神機象

既陳匏竹攸設所司涖職寧闕禮經三獻或陳且不乖於祭法九成既奏何必在於由庚苟其辭亡而樂在何必歌詩而知樂遽茲奪俸無乃非辜彼有辭焉捨之可也

祭地判

有司以陰祀用騂牲廷尉議罪云牧人不供

對　闕名

君上事地典禮孔明臣下奉天祀物斯辨以騂牲類圓

德以黝牲奠方祇必齊躬以祼將咸先甲以從事今乃居陰位施陽禮紊百代之則循一時之宜豈惟不嚴於神實乃有觍於國且祭以崇德禮以展敬況在唐堯之朝守禮祭之秩而享祀顯若牲牷昧如固可捨其不供之辭責其尸位之罪

祭星判

甲祭司人沃盥執燭而獻人數未便陳玉徹奠盥祀糾其失儀甲訴云來歲美惡豈玉能知

對　闕名

利用祭祀肅敬鬼神不僭乎物實受其祉甲散司人事著宗伯嘗執燭以献數亦數玉而帶儀何肆無稽之言用虧有恒之典雖雅有洞酌以清潔為貴而傳稱瓘斝在祈禱則施福善苟違珪璧之所傷無幾薦誠或應黎元之所獲則多既靡終於舊章奚將表於明德神則不享吾何以觀糾夫失儀信為得實罪自掇也刑其捨諸

同前　劉廷實

祭神如在肅事以敬求之婺緜望及諸幽待以精誠同來當日甲司小職謬乎大義盟而從事情初寓於夙興燭以終歌理乃失於明發獻牲雖奠禮玉未陳苟蘋藻之可嘉將珪璧而何用雖氣均通正自調風雨之期若歲徧祈穰將從雲漢之祀入刑自通於祗玉論罰不假於釣金

同前　　程廷玉

惟天生人罔不克乂所以陳玉帛奉粢盛啟蟄而郊方

祈歲稔既豐沃以告虔爰執燭以祇事蕭韶始奏謂丹鳳之來儀奠獻乖方實鵁鳩之是問禮虧陳玉祭則徵懸雖以歲美為辭其如失禮貽譴在祀之禮誰其捨諸

同前　張默之

祭祀之儀精誠為大陳列之品持玉攸先苟違禮經神將焉饗故博碩肥腯無禮不足為豐潢汙行潦有禮不嫌於薄雖既灌之後吾不欲觀而陳玉之前故為徵奠有年雖不由玉無禮誰受其羊覺甲訴之詞覺其小失

詳監祀所糾頗為合宜

同前　闕名

天垂象象地列百神四時祀之廢一不可所以爰命於

甲有事司人如在表至誠之懷惟馨祈莫大之福遂能

就盥除穢用燭明儀旣俎豆而式陳奠珪璧而必薦諸

具已備惟王未陳謂監祀而罔知何糾事而斯當詞雖

不已其難捨諸

祭后土判

仲冬有祀於后土靈鼓不以節法司按罪訴云金鐲之罷

對　　　　　　闕名

鼓以格神金能制樂各率爾職斯謂守官國家展禮汾陽祈穀雕上享祀不忒威儀孔昭薦鼎已覆於黃雲配俎必資於清奏神人式序金石克諧坎其以都進不失旌樂之時義其大矣哉相彼鼓人佑我祭典理宜徹茲六變以出地祇何得舛此八音坐罹天討由誠有誤問

廻顧於周瑜聲無可聽闕疑稱美於吴札法司按罪其如有詞請從用銅之刑捨此援拯之失

祭社判

宋元君叩鄫生鼻血祭祀人告妖

對　李廷暉

蹲俎牲牢歲時享獻祭神如在明德惟馨感以此誠膺玆介福先王令典列代通規且有生最靈惟人為貴怨嗟尚傷於和氣淫酷豈叶於明神令扣鄫生之血以充

句龍之祠且送終尚不致殉祭社焉可用人往諫前非恤事不違原情據罪在法難容告以為妖或亦未可永言其雪須寘於刑

同前　范仲邕

藏蔡用隱無字與言伐莒獻俘周公不享馬先猶不用馬人社寧容祭人惟彼宋君志多剛狠惡有大而必陷善無細而必違遂取鄫生以血祭社愚管窺此其傷實多哉人所告深符至道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達所制

後進攸則一作行宜投正法庶革來犯

同前　王元貞

諸侯力爭乃立冢土動衆興事受脤攸行同盟之君先尊霸主附庸之國亦屬大邦用鄫子於次睢啗宋主將瞰由而釁鼓不利楚家此乃魯史明文殷鑒不遠靜思今者元君鄫子生事有符於暴辰何不仁於太甚生鼻取血誰其忍之畜不將人獨將何若春言其事實類傷殘告以為妖仍將未得況明君有道弓矢載櫜坐九

重而納隍恐萬姓之失所有此殘酷其如律何

祭社不奏商均判

太社奏樂不奏商均有司將爲失禮

對　李昂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於昭大社德洽生人雖烈山已還勾龍作配而享祀不忒國容孔彰鍠鍠雲門究是天樂備物致用覺明鳳之不飛感靈動幽一作幵識潛魚之入聽是知樂之至也乾坤由是混和祭必肅然神祇所以

丕祐國家九變具設六府孔修罷陶匏而不奢聲鏗鏘以合雅洞酌明信神其享諸非楚使之誇秦異曹劌之諫魯列聖敷典則有其義商均不奏豈為失禮

同前

五土為社二時宗祀諒殷薦而無差將報功而有序在國彝典主司常儀方令百工惟時六樂非濫故當明祀之禮從防暗室之欺宮懸備庭克奏降神之變豈幣在席以表至誠之款必仍舊貫當憑故實豈吹竽而混音

何握蘭而妄舉內省不疚其詞未孚謬指商均之曲頗動周郎之顧

祭五嶽判

所司有事恒山用沈辜御史糾失禮不伏

對　張秀明

天子遍祭無文咸秩牲幣之禮則有司存惟彼恒山是稱北嶽洩雲雨以潤物森草木而藏景有靈則祀故能視彼三公執文而行何其誣我五禮御史以實符作氣

雖久歆於無恤況辜受斯曾不若於林放務以失禮竊謂其宜誠合沒齒無怨豈為噬腊遇毒所司不伏雖聞飾非敢陳愚見以罰白金

同前　　張楚

恒山臨代惟嶽降神趙主藏其寶符武侯圖以兵勢是稱靈鎮且在祀典眷此宗伯用祭祁寒黍稷惟馨德之是賴牲牢不謹職爾之由苟失沉埋之規何班咸秩之禮匪黷而慢宜其不歆自孽至尤將欲誰咎請從宜措

之按以塞曠官之責

同前　張韓卿

星開并汾嶽鎮恒山聚氣成德蘊靈藏寶吐納煙雲之秀密邇胡狄之鄉國之大儀實在明祀所司有事期用無失潔牲幣而茂典舉祈懸而請名玆秩秩而備章佇禳禳而助福山既若是川亦有之抑此沉辜之迹實鍾習均之祭爰考樂歌與流峙而無別及徵禮號乃科日之斯殊豈得視諸侯之秩薦三公之用苟則有素執云

不知御史學優竹帛榮高衣繡既覩祠祀之差遂推一作

搖蔺墨之糾諒為昭範斯得罪人

同前　闕名

能興雲雨山川有咸秩之文以懸日月祭祀為不刊之典必考前志是謂禮經或忘甲令寧因官守惟彼恒山鎮兹魏國有虞巡狩王瑞班乎冀州無恤登臨寶符并於代郡于天之極括地之維先王是崇上公攸視四時有禮珪璧或聞其瘞埋百代常行牲牢不忘於封割所

司有事故實無稽沉既殊乎大川享亦非乎小祀山川一作泉反覆禮物徒施職業廢墜刑章安捨惠文直指始跡事而平彈尸祝無能遽繁詞而直對不有丕蔽何徵曠官

祭四鎮判

祭醫巫一作無閭非是五郊迎氣日復無祀官法司科嘗州刺史罪不伏

對　　閻抱庶

凡諸嶽瀆年則一祭祭當何日五郊迎氣之辰祀用何官千里宣風之職只如無閒岐嶠作鎮邊方營州刺史須崇望秩自合顒若觀盥率由舊章豈容祀匪其時身不預祭自貽厥咎何逭其愆行將奠祭之規坐招法司之議準法科附仍下營州

同前

惟彼營州實建司牧既班禮樂復典山川尊夏后之前謨佐皇朝而作乂且醫閭作鎮祀典攸該或每歲以薦

誠或隨時而致享克數顯若或備牲牷國之大儀允有常憲春言州將奚秦舊章涓吉日而非時捨祀官而莫預自貽伊戚其可捨諸如也非因大祭苟為小祀去黍稷之非馨存乎明德採蘋蘩而式薦將以昭儉未爽正途難貽濫罰片言將折兩聽猶疑期於無刑請重推鞫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八

宋　李昉等　輯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杜甫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迕(集作忤)聖旨即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爲幸今日巳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集作恣)捨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比屬懦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西(集作謁)龍顏猾逆未除愁痛難過猥厠袞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

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衆委以樞密衆望甚允覩
琯之伏（集作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况盡一保大其素所畜
積者已而琯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
琯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琯之愛惜人情一至
（集有於字）玷汚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衂覩
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未（集作指）竟觸
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罪（集作遊）
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

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

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閤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五

宋　李昉等　輯

端午日上所知劒啟　　李商隠

商隠啓五金鑄衛形㓕邪神劒一口銀裝漆鞘紫錦囊

盛傳自道流頗全古製未遇良工之鑒當爲下客所彈

龍藥雖繁鵷膏稍薄敢因五日仰續千齡廁玉玦于君侯擬象環于天子所冀更蒙千灌重許三鄉一作卿使武士纔降佞臣喪魄無荆王之遇敵手以麾城有漢相之策勳腰而上殿嘉辰祝願平日禱祠伏惟恩憐特賜容納謹啓

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啓　　李商隱

商隱啓右件衣服等弄杼多疎紉針未至晚李固之奇表畧王衍之神手敢恃深恩竊陳善祝伏願永延松壽

常慶挺賓逮比趙公三十四歲集作年當國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肝膈所藏神明是聽仰塵尊重寳用祝惶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六

宋 李昉等 輯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於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受一作校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堯傳之舜以

德禪者也桀放於湯紂一作交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除一作苛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始終一作終始可明雖殊蹤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冊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有異乎哉四字一作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

有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昔（一作注）之著書者有元帝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爲夷狄者無禮義也非繫於地（四字一作注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氏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

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鼈委之兆殺指衣冠爲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而天下之人一作必者登山而餓恐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于一作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況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一作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

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唐文粹卷十一

漢隄詩一首 并序

盧肇

上元年秋漢水大溢齧襄隄以入既沈漢郛遂滅峴趾棟榱且流壓溺無算襄之城僅以門免三日水去陷爲大逵餘民棲于楚山號不敢下餕蹭相挽其能全者什六七上大憂曰襄惟東南實介荆江若氣不息吾躬曷瘳今天下（降下 之下）災于有漢庭垣盡豬崗骼在淖有嬰墜井毋實號之今襄臣盡墜吾號尚及哉洛乃卿士疇能

振之以易吾亂咸以地官范陽公舊理南粤島夷率化甘于民心俾踐于襄必克底乂上俞以往公既至省漢之溺由舊防之不固幾五十載又詢之漢水之屢犯襄郛惟是為甚既魚士庶災莫能弭孰為遏之募民新漢之隄食敵其功資三其食因故隄之址廣倍之高再倍之距襄之郊繚半百里明年春隄成公具以疏上大歡復襄之疲民一祀賑穀十萬斛民既保寧謳歌怡愉既而舒蘇不知襄之災也昔狄敗衛侯于熒澤齊桓公帥

諸侯城緣陵以居之而衛國忘亡君子是以稱桓公之德今公之為是隄也襄有衛人之思焉而況宣天子之德以生厥民曷齊桓之尚哉噫五材之生沴也必極于物物之跳極天必資明哲以蘇之理之常也古之人有力保一邑勇禦一寇謂之有功尚以金石載之況捍大災救大患其美若是豈得無稱焉是宜以聲詩播之登于樂府惟漢亦有瓠子之歌是可類之謹按正考甫作商詩公子奚斯命太史克請於周作魯詩皆其國之公

族也肇於公為族孫幸力於文所不宜默惟覗之碑曰羊公惟峴之詩曰盧公是古今之相光昭也其誰曰不然詩曰

陰沴奸陽來暴于襄洎入大郛波端若鈚觸厚摧高不知其防驋潰顛委萬室皆毀竈鼃登蛟鼉堂集鱣鮪惟恩若讎毋不能扞洪潰既涸閈閎其虛已隳黍我堵以剥我廬酸傷顧望若踐丘墟帝曰咨嗟朕日南顧流災降愍天曷台怒滔滔襄郊捽我嬰孺於惟餘吪飢傷喘呼歎

斯為淫痍孰往膏傳惟汝元寮僉舉明哲我公用諮苴茅杖節來視襄人燠許六切烋許又切提挈不日不月咍孚抃悅乃相故隄陷于沙泥缺落坳圮由東訖西公曰嗚呼漢之有隄實命性命之命襄人不力乃力則及乃身具鍤與畚漢隄其新帝廩有粟帝府有緡爾成爾隄必錫爾勤襄人怡怡聽命襄滸背囊肩杵奔走蹈舞分之卒伍令以鼛鼓尋尺既度日月可數登登橐橐周旋上下披峴斲楚楚峴二山在襄南飛石輓土舉築殷雷駭汗霏雨疲瘧

鯀獨奮有筋膂呀呀來助提筐負筥不勞其勞雜沓笑語咸曰盧公來賜我生斯隄既成蜿蜿而平確爾山固屹如雲橫漢流雖狂堅不可蝕代千年億與天無極惟公之隄昔在人心既築既成橫之于南蔭諸不峻北門不深今復在茲于漢之陰斯隄已崇茲民獲祐覿童相慶室以完富貽于襄人願保厥壽緊公之功赫焉如晝捍此巨災崪若京阜天子錫之百姓載之族孫作詩昭示厥後

有所恨二章 并序

歐陽詹

有所恨由故人馬紳死而興也予待試京師六年與馬生相知者四秋性與情相合也衣與食相同也予及第歸覲故園自別來無憶不至於襟懷無想不至於姿容顧一促膝慼如也昨既至止馬生且疾巫者忌以見人曰不見即愈見即害遂忍不見庶以求見忍者五日馬生云亡噫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焉惑乎一言蔽乎一垣而死生以隔之死生之道千秋之離也五日面平

旬之歡也尚可半旬之歡不就而卒廿千秋之離一恨也又與生别操執都門生脱紫羅半臂曰即日相去秦吳聊以為憶予貧也素乏衣服不暇藏篋笥聯緜在身二年間同弊帛以棄所以新而輕著故而不留者子實未哀馬其方少爾斯日日相與也所留何止在兹乎今人既往所贈又造次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為有所恨二章云

我思君子吁嗟萬里亦既至止曷不覯止本不信巫而

亞言是履在門五日如待之死有所恨兮

我思遺衣為憶以貽亦既受持曷不保持本不欺友而

友情是違隔生之贈造次亡之有所恨兮

唐文粹卷十四下

雜詩二首　　儲光羲

秋風肅天地太行高崔嵬猿狖清夜吟其聲一何哀寂

寥掩圭蓽夢寐遊蓬萊琪樹遠亭亭玉堂雲中開洪崖

吹簫管素女飄颻來雨師既先後道路無纖埃鄙哉楚襄王獨好雲陽臺

唐文粹卷二十

嵗星居心頌并序

權德輿

皇上宅位六祀七政貞明於上七教敷開於下其有不迪不吉不廷不若之徒皆薰然而和腌然而化春三月司天氏奏嵗星居心宿五度色黄明潤大光澤帝位間

積五十餘日詔有司頒示中外故臣得而言之以形諸歌頌謹案歲星五帝為蒼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天意若曰時以至仁為里覆露萬民洽浹生類協夫五行五事之用則發於星緯形於禎應陰隲大化昭報成功玄符幽贊其昭昭如是禮運之論聖人以日星為紀四時為柄洪範之叙皇極曰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發於人格於天天人交感合若符節其年秋平河中之冦瘞其遺骸復其世祀班淮右之師用弘文告用去

武備此二帝三代所以恢令名也於是一統類以昭德明法制以塞違薦禮百神賓懷殊俗嘉瑞秊祥紛委狎至置之而不有哲人端士連茹揖職求之如已失烝後端拱於穆清怡神於靖寘驅一代為紀誠接萬靈於明庭斯又登邁遂古光昭開見巍乎紹天統物之盛者也微臣瑣賤沐浴仁聖敢獻歲星居心頌一章以備周詩由庚由儀之闕頌曰

皇矣上帝降鑒下人后王承之制作禮文人用明德家

尚孝仁人無厲疵俗以阜蕃敷佑四方發為天祥重華煌煌乃居明堂下煦仁澤上為祥光回復感通天人攸同乃法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臣德輝昭融保佑命之自天無窮微臣頌歌敢備唐風

唐文粹卷三十九

憲宗聖武章皇帝謚議　裴度

王者崇高以配天廣大以法地章明以象日月誠信以

合四時伏惟憲宗皇帝稽古法天自家型國元和燀威霆擊篡掃戡夏翦蜀擒潞殄吳夷蔡取齊朝滄納定開千載之昌運平六合之梗俗其動也用軒轅之干戈其靜也戢武王之弓矢聖神之道至矣若乃多士濟濟任其器畧文武俊傑畢力致用綱目張而萬化具斟酌明而百事宜委庶務于廟堂之上壽百姓于循良之府哀惠困窮省徭役尊禮耆老約已恭儉採納羣正聽斷精慎伊古以來罕與倫比按謚法兵禁殘暴曰聖應變

無方曰神洪度大明曰章為人除害曰武慈惠親愛曰孝今謹上尊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謹議

唐文粹卷四十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

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武衰之賢
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亦
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
晉君踈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内豎其可以為法
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
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
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
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

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唐文粹卷九十九

童區寄傳　　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毁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以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户口滅耗少得自脫唯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為予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刼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

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弗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

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唐百家詩選卷十三

王建下三十六首

春燕詞

新燕新燕何不定東家綠池西家井飛鳴當戶影悠揚一遶簷頭一遶梁黃姑說向新婦女去年墮子汙衣箱已能辭山復過海幸我堂前故巢在求食慎勿愛高飛空中飢鳶爲爾害辛勤作窠在畫梁願得年年主人富主人故池

高池高閣上連起荷葉團團蓋秋水主人已遠涼風生舊客不來芙蓉死

古宮怨

乳烏啞啞飛復啼城頭晨夕宮中棲吳王別殿繞江水後宮不開美人死

關山月

關山月營開道白前軍發凍輪當磧光悠悠照見三堆兩堆骨邊風割面天欲明金沙嶺西看看沒

贈離曲

合歡葉墮梧桐秋鴛鴦背飛水分流少年使我忽相棄
雌號雄鳴夜悠悠夜長月没蟲切切冷風入房燈焰滅
若知中路各西東彼此不忘同心結收起頭邊鮫龍枕
留著箱中雙雉裳我今焚却舊房物免使他人登爾牀

宛轉詞

宛宛轉轉勝上紗紅紅緑緑苑中花紛紛泊泊夜飛鴉
寂寂寞寞離人家

去婦

新婦去年胼手足衣不暇縫蠶廢簇白頭使我憂家事還如夜裏燒殘燭當初為取傍人語豈道如今自辛苦在時縱嫌織絹遲有絲不上鄰家機

祝鵲

神鵲神鵲好言語行人早回多利賂我今庭中栽好樹與汝作巢當報汝

古謠

一東一西壠頭水一聚一散天邊霞一來一去道上客
一顛一倒池中麻

海人謠

海人無家海裏住採珠役象為歲賦惡波橫天山塞路
未央宮中常滿庫

七夕曲

河邊獨自看星宿夜織天絲難接續拋梭振鑷動明璫
為有秋期眠不足遙愁今夜河水隔龍駕車轅鵲填石

流蘇翠帳星渚間環珮無聲燈寂寂兩情纏綿忽如故

復畏秋風生曉路幸回郎意且斯須一年中别今始初

明星未出少停車

兩頭纎纎

兩頭纎纎青玉玦半白半黑頭上髮偪偪仆仆春冰裂

磊磊落落桃花結

獨漉歌

獨獨漉漉鼠食猫肉烏日中鶴露宿黄河水直人心曲

會稽掇英總集卷三

蘭亭

上巳日會蘭亭曲水詩序　王羲之

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

謝瓌　卞迪　丘髦　王獻之

羊模　孔熾　劉密　虞谷

勞夷　后綿　華耆　謝藤

任儗　呂系　呂本　曹禮

清江三孔集卷二

唐明皇論

唐明皇之治盛于開元之間而衰于天寶之際自有唐之名臣崔羣崔植之徒皆曰用姚崇宋璟則治任李林甫牛仙客則亂為是說者固深知治亂之源者也雖然任君子則理任小人則亂天下之人皆足以知之不待辨而著也臣嘗以為天下之治亂豈特繫乎任相之得失亦人君之所為有以自速之耳蓋崇清淨慕無為者

開元之治所以衰而天寶之亂所以致也何哉人君據崇高富貴之地提殺生予奪之柄身居廣宮口享備味目視天下之美色耳聽天下之善聲凡所以順心意快嗜慾者未有求而不得招而不至也是以其志易驕其情易肆其恭儉遜謹之誠易壞其淫佚奢汰之氣易生而古之賢君不志乎是者以有天下憂之累其心也惟天下之憂累其心故日出而坐朝中昃而后食夜分而寐未旦而蚤起疲心焦思乎社稷安危元元利害之計

猶不自以為是況有暇于燕遊之樂聲色之惑哉夫如是然後享天下之崇高而不足以驕其志也故後世稱堯之德者曰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彼豈特有愛民恤物之盛德夫然後兢兢若此耶亦其勢然也明皇中年惑于道家之説晏然深宮之中屏思徹慮將以游心大庭退迹姑射則天下之憂固以不置于胸中也以人主之尊富安榮而又加以天下之憂不置于胸中此固盤樂佚汰之所由生也于是女謁之險詖得以亂其

志近倖之巧言得以入其耳邀功之將得以開其辯聚斂之臣得以信其說而明皇方且㸃然于上視天下之勢日入于壞而猶未知恤也此其所以遽至于天寳之亂也歟昔梁武帝溺于沙門之學而臺城之禍起至唐明皇而又以道家之説敗然則釋老之學果無益于治也而秖于亂天下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治天下者可不戒哉

唐文宗論

或問曰史臣稱文宗有帝王之才考文宗之事實則知史臣之說未盡然也夫人君之道動之如天默之如神持之為剛厲之為斷是以寂然而應天下之事得失是非無不至也奮然而處萬事之變重輕淺深無不當也虞舜誅四凶四凶不能逭其罪成王誅管蔡管蔡不能肆其奸此得人君之道者也成帝猶豫于王氏靈帝喑嗚于宦官謀泄釁生反受其病此失人君之道者也文帝以萬乘之威羣臣之衆不能誅除二三

閹童遂使變起宮禁毒流京邑而社稷有不測之危此殆有成靈之餘風而謂其有帝王之道豈不過哉雖然史之所稱文宗者道也所不稱者才也道者人主之所宜守而才者道之一物耳譬之于車衡軾在前輪輻在下蓋軫處中人皆知其為全車也六者有一不備于其間則車之用闕而不全矣然未害其為車也天下之事謹而守之謂德通其變之謂才德盛才高道之全也不幸而二者有一不足則非道之全矣然猶未害其為道

也文宗之料事無漢武之聰明其臨難無唐太宗之果決一旦怪變橫發于乘輿之前拱手而不能制坐受凌辱以終其身有帝王之才者固如是乎至其克已以儉臨下以恭為政以仁事親以孝此則人主所當脩飭者也而文宗能有之謂其道之全不可也謂絕無帝王之道將昔者周之康王漢之景帝皆承累世晏然之後拱已而守之後世稱頌其美至今不絕于口文宗能至乎爾而無赫赫之名者所遭之時有不同而已矣使其居

無事之世豈不足以為守成之主哉

樂府詩集卷五十六

四時白紵歌　沈約

夜白紵

秦箏齊瑟燕趙女一朝得意心相許明月如規方襲予夜長未央歌白紵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瑤草駐容色舜日堯年懽無極

歲時雜詠　　　　總集類

歲時雜詠序

歲時雜詠乃宣獻公所集也前代以詩雄者倶羅入集允稱廣博然本朝如歐陽蘇黃與夫半山宛陵文潛無已之流逢時感慨發為辭章直造風雅籓閫端不古人下予因隙時乃取其卷目而擇今代之詩以附之名曰古今歲時雜詠鳩工鋟板以廣其傳非惟一披方冊而四時節序具在目前抑使學士大夫因以觀古今

騷人用意工拙豈小補哉紹興丁卯冬月眉山蒲積中

序

歲時雜詠卷九

晦日陪辛大夫宴南亭　劉長卿

月晦逢休澣年光逐宴移早鶯留客醉春日為人遲蓂草全無葉梅花遍壓枝政閒風景好莫比峴山時

正月晦日兒曹送窮以詩留之

唐庚

世中貧富兩浮雲已著居陶亡在陳就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柳車作别非吾意竹馬論交只汝親前此半痴今五十欲將知命付何人

歲時雜詠卷四十三

正月閨情

宋祁

正月金閨裏風微繡户閒曉魂憐别夢春思逼啼顔遠

砌梅堪折當軒柳未攀歲華應北上何日度陽關

大樂府正月詩淮南好道正月上辛八公來降

王歌曰

煌煌者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將與子兮生毛羽兮起騰青雲蹈梁觀瑤光兮過北斗兮馳乘風使玉女兮含精吐氣芝草嚼悠將天相保

十二月歌 正月

春風尚蕭條去故來入新苦心非一朝折楊柳愁思滿

腹中歷亂不可數

正月二日與廣淵同出南薰門分趨齋宮塗中成　司馬光

並轡出都門蔥蘢日欲昕野寒餘宿雪樹暗濕春雲稍望郊原近先憂馬首分一朝猶戀戀可復久離羣

萬首唐人絶句卷七十一

漢宮

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王母西歸方朔去更須重見李夫人

宋文鑑卷十一

長嘯却戎騎賦 清嘯聞外戎騎潜去

范鎮

制動者以静善勝者不争伊劉氏之長嘯却戎人之亂兵初歷歷以傳聞合圍風靡遂稍稍而引退一境塵清當其分晉室之憂勤守并門之衝要邊寇衆至戎戰數挑勝不可以近决敵不可以前料凌雲技惟誰為趙壁之謀乘月登樓獨引蘇門之嘯出自予口期於衆聞徴角更變宮商互分儼神意以不動服戎心而若醺終夜

長吟故異鷄鳴之客遠人咸聽遂狀烏合之羣是知安可破危利能圖害攻而至吾不為之戚服而去吾不為之泰亦任雅歌之樂坐鎮軍中不假射聲之威横行塞外豈不以嘯本予發抑揚而自娱騎雖爾衆顧視而如無既傾聽以知漢乃却步而争塗若楚軍夜遁之時聞歌於四面殊漢將道窮之日振臂而一呼宜夫深謀者為衆歸尚力者必自匱此以安而得儁彼以彊而失利因惟口之出好致强敵之返轡遂使本朝豐關時有内

面之人廣莫一隅不逢南牧之騎大哉人籟斯發邊兵遂潛蓋得先聲之術曾無黷武之嫌談笑而却秦軍理宜其底偃息而藩魏室功亦難兼是何據一郡之尊憑百姓之助勢之小也以德而大嘯甚微也因誠以著撤幕南之王庭威審音而遠去夫如是則有天下之君曷為西北之慮

郭子儀單騎却敵賦　　秦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却敵蓋臨戎而示情

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西戎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主金繒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群難折重圍之怒子儀乃外弛嚴備中秉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華想可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

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戎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挍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鏌邪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總失伏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之大也以誠可闓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勲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幷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

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爲鋒鏑之交下逮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愜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之良壘向若然結不解禍連未央嚴威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斃顧創病以何長苻秦夸南伐之師坐投淝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爲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祥

之天界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宋文鑑卷二十三

明皇　鄭獬

四海不搖草九重藏禍根十年傚堯舜一笑破乾坤羌羯皆冠冕豺狼盡子孫潼關兵已破會憶老臣言

宋文鑑卷二十八

答陳述古二首　蘇軾

漫説山東第二洲棗林桑泊負春游城西亦有紅千葉

人老簪花卻自羞

小桃破萼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聞道使君歸去後

舞衫歌扇總生塵

宋文鑑卷六十三

駕幸河北起居表　楊億

榆塞時巡鑾輿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慰邊氓徯后之心増壯士干霄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奮揚於組練遂底定於邊陲五材並陳蓋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困犯順以必誅矧在殊方罔知臣服敢因膠折之候輙為鳥舉之謀固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雖著風行之勢尚遲電掃之勲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之壁巡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挾纊匈奴未

滅受命而孰不忘家行當肅靜塞垣削平敵土靜滹沱之浪収督亢之圖使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燕關千里之地盡入提封日月之照無私干戈之事永戢然後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陟降雲亭泥金而典禮遠追八九之迹永垂億萬之年臣忝守方州莫參法從空勵請纓之志慙無扈蹕之勞唯聆三摬之音遠同百獸之舞

宋文鑑卷九十六

治戎

劉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為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毋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鉤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儻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弗能辨馬牛也而況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

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吳楚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吳楚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廩以為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

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据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衆擬至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据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

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修其志意修其名訓修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

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此固至當不易之理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是一貫也

宋文鑑卷一百六

議正治

國之所以正者大臣持其綱而君實制之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聖之明自三吏九卿下至百司庶執事孰敢不壹于正一有奸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致使皇極之道壅而不行於是陰淫之氣上應於天地震屋壞日食歲朝雨晦風霾並歲而至由任小人而然非無故也為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拔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肖材者使得効其用智

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由是則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斯正氣之所由勝乎不此之務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朝廷雖日勤萬幾究何益於治乎

古文關鍵卷下

公會戎于潛論

統體好前面閒說長後正說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大凡罵題先說他好然後罵中間出入意外說成乃筆力高人處

遠人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治不以道則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以恕待人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

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于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于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非聖人所深取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

楚亦未必為聖人所甚惡也齊晉之君非聖人所深取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于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必聖人所深惡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畧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于齊晉而偏疾于秦楚也以見齊晉之國不同於秦楚而為齊晉者萬不可出於詐力也齊晉而不出於詐力則予之又當何如哉故曰天下之至嚴

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為聖人所不予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待人以恕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于邊鄙固亦幸矣又況知其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深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

恕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褒貶甚嚴而其待人亦恕大道之行也聖人一王者而已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上

賀陳丞相啟

伏審蔽自淵衷寵還魁柄敵人南下運籌思漢傑之才丞相西來奠枕慰周京之望敵情未戰而先阻師氣不作而自強竊以大寒而始衣裘雖失禦戎之備巨川而作舟楫豈無濟世之才是故雍熙河北交兵而趙忠獻復踐於首台定康陝西用武而呂文靖再登於元宰視八荒猶閨闥爾訖底咸寧仰二公若神人然詎今專美

方醜類犯邊而孔棘致冢司虛位以誰籌事有至難類拯溺救焚之舉人惟求舊屬扶顛持危之英恭惟少保僕射相公一代真儒兩朝元老皐陶邁德佐堯舜而陳謨蕭何大功等閎散而爭烈

賀湯丞相啟　宋仲山

對揚宸册登用總宰依兩朝日月之光華得千載風雲之感會龜鼎增固朝野清和恭惟僕射樞密相公德根天淵忠衛社稷翼洊雷而出震霈霖雨以濟商進膺虛

左之求深聳處中之望蓋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能補之若世事劇談見管夷吾無憂矣故威名獨重於它相而風采益動於遠夷揭機柄以不移煥台躔而愈耀用真儒無敵天下遂有若周公之功約諸侯先入關中必能堅高祖之意中興可待遠業攸歸某久託洪鈞欣聆顯命屬遠縻之使指仍阻綴於賀班九列無堪固難入翹材之館三書欲上顧將登先範之門抃躍之私敷陳罔既

賀張丞相啟　林岦塵

欽膺宸册進陟台衡聳巖石而具四海之瞻秉洪鈞而爲萬物之播平章雖舊渙汗維新恭惟僕射都督相公道德正傳天降大任作商野之霖以蘇厥旱洗虞淵之日而夾以飛方從鵷閣以重登詎許鳳池之久奪風操可記想不忘嘉正之名沉厚有謀蓋惟是倚毗之重如非烟祥風而物被緣飾若青天白日而人知清明方慈幃之倚平値敵酋之送死首頽廟筭用堂上之奇兵

坐攻賊營起舟中之敵國逮相重華而協帝悉將衆美而効君具隆巖石之瞻勇遂急流之退大臣惟郭令身獨係乎安危外國於晉公使每詢其用否適丁多故允賴壯猷詔指使軺繼催入覲命圭相袞仍即外除遂膺東魯之封併秉西樞之柄方駕馭諸帥無飛揚跋扈之雄將摠領羣公有輔贊彌縫之度庶幾復文武之境土豈但撻秦楚之甲兵其夙賴洪鈞聳傳華渥巖廊揆策方圖開闢之勳清廟薦詩願竭揄揚之思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十四

賀吳端明啓

毛伯頡

受任塞垣建齋壇之異効策勲幕府增秘殿之隆名郎目載傳輿情胥慶竊以憑亮逆寇怙亂妖雛辜含育之大恩瀆堅盟之信誓當牝馬護牧之際為蜂蠆起懷之謀獻厥亮徒恃其狡衆狐鳴鴟噪忽驚秦隴之攸居羊狠狼貪乃覘岷梁之重阻人祇共憤宗社降靈謀元帥而作三軍必專委寄用真儒而奠四海果見勲庸內輸敵

愾之忠獨妙指蹤之算陳師鞠旅號令精明折馘執俘
師徒奮勵摧鋒得雋秉驛告功聆凱獻之均諧感宸衷
之悅豫天臨賡生歡聲穆篤鷺之朝風動連營壯氣作
熊羆之士懿茲懋賞誕蔚僉言恭惟某官躬周公三年
之征行方叔六月之伐折衝綏遠有郤穀之詩書料敵
出奇本荀卿之仁義奉行天討感格人和惟茲克壯之
猷皆本彌惇之學壘坡演潤早閑綸綍之光篆轂抗稜
久任股肱之重輜車談笑羽扇指麾用安强節制之師

如文章驅駕之妙華赫　莊整隱然兵衛之雄推陷廓清何如武事之偉以制我而決勝顧何敵之敢嬰若晉謝安授將而清羣寇惟唐裴度董師而集大功守閫功烈之成高出古先之右寔區俾乂再觀河洛之清晷緯宣明共仰璿璣之正上以贊咸五登三之治下以成兼六斯九之勳光我宗彝不移漏刻某蒙知最厚私喜實深摩壘劘旌雖無陪於行列和鉛舐筆願自揭於頌聲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十九

除正字謝執政啓　董由

横槎問漢對北辰樞極之庭負羽登瀛直東壁圖書之府恭承審擇祇奉訓辭俯伏拜嘉倉皇失據竊以五帝之後書畫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史籀興而鳥跡亡隸邈作而蟲篆散遺燒未泯盡亡保氏之六書殘燼僅傳遂變史官之八體三千餘簡而初存大誥四十七篇而獨得中庸傳周書于魯太師尚存典要得商頌于正

考文僅識儀型禮文藏于理官樂舞隸于軍正維詩被
絃歌之奏幸以得存而易為卜筮之書由之不廢斯文
未喪大道將興出遺簡于淹中得斷篇于渭上羣經聿
備異學競名古文百篇盡收魯壁樂書三記咸出獻宮
混堯典于濟南分魯頌于燕北學官講業偷合誦命之
三篇博士傳經偽補冬官之六典陋儒守謏曲學自私
見道不明談經多蔽賈公疑司學之偽蕭氏詆康誥之
非主論左傳不解春秋謂夏正盡摹世本疑竹簡雜出

後儒明堂月令雖雜出于秦書時訓職方猶見存于周制大則得于簡牘小則出于縢囊殘篇亂三代之遺聲斷簡失三王之舊禮雜易經之訟卦豈其末之思乎刪孟子之外篇葢末如之何也由是經術遂泰傳注益繁破大篆為秦文已混橫直更舊科於漢隸遂適方圓殘經不悟於郭亡闕文徒存于夏五秦誓出于河内諸儒咸以為疑虞典盛於江南學者皆以為妄雖武成之書盡信而酒誥之篇俄空長楊眛于袞鋋新書蔽于暴瑴

易或脫去無咎擅以補遺書則改去允頗因之失當上顧糾暴之莫訂索隱行怪之相仍箕子明夷誤著該滋之實尹躬西邑竟從先販之訛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于六者自乖其數至論二檀非聖人方幅之典而謂五官乃戰國陰謀之書讖理或昧于魯居引詩無分于楚些觀文王之德三說盡離辨仲尼之居兩言皆誤書殘武殪須亂湯齊天地一壺評書固昧陰陽旁魄求義則非況夫烏焉混淆魚魯雜揉增河南之邑為雒減

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罪不從辛絶下則對因去口偷合俗識私殫早慮清閒拭目閱平生未見之書安靜洗心習前輩已行之事亦可弗畔不知所裁

除校書謝執政啓　晁無咎

謏蒙公舉既不能安位而終辭濫俾試文又不能竭愚而小補自宜汰斥尚玷題評祇有矜懸安知榮觀竊以校讐之設始于漢氏之求書員品之施盛于唐室之好士故二代禮樂聲明之為備亦一時衣冠人物之使然

惟麒麟延閣之華近閶闔鉤陳之邃至謂道家羣玉之府蓋象天官東壁之藏近稽有宋之隆專號育材之地故招徠于閒暇之日而官使于成就之時職非要而地嚴欲知其可貴祿已優而責寡使得以自修恭惟治平之初深有講求之意詔茲一二輔選者二十人當時彬彬最號得士厥後往往奮為名臣逮神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已遠欽文母思齊之聖當成王求治之初咨謀大

臣修舉故事繫誥書所以取之之意則欲其有行義事政好學而能文至策問所以孜之之方又欲知其忠厚勵精扶衰而救溢切思在上詳延之若是則觀意時施設之謂何宜得譽髦以副側席如其者糸出簪紱單平之後才非丘園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煩丞弼之過聽眧回地近英俊朋來閱九奏于洞庭徒知神駭飛雙舄于渤海更覺身徵如其陟岵永悲卧漳久薾孤將五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牛識無敏手雖欲

自勉竟不能奇眛指以喻指之幾之才養不才之德是宜朝有著位野無遺材曲成陶冶之私特假吹噓之力逮茲冗散亦被選掄其敢不益謹官常恪修職守網羅遺失緒定殘闕知鳳為君子之徒明皆自正馬本諸侯之乘取固可名雖不敢妄別雌黃尚庶幾能分壯墨誓殫末技以報洪私

除校勘謝執政啓　歐陽永叔

仰服恩榮寵增震慄竊以校讐之職辨正為難妄方冊

于程文折羣疑于獨斷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為閏況乃西昆策府備帝者之求臨而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溯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羣言之博達則何以劾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拖簡羽陵拂白蟫而辯蠹如某者氣惟庸懦族本孤單雖出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卑棲環堵獨抱遺經理苟昧于參稽字奧

其隱括斷殘莫續疑誤相承造為百二篇悉從私意斷於十六字自託前言東合而棘氏徵足省而疎姓絶叙作左氏妄續貨于漢朝題為連山濫購金于隋室分差眞贋甘守姬魚定文于六穗之禾訓同于導分序于八寸之策執異為宗丁尾亂名鉤須失實甘守馬頭之誤猶憐鳳尾之工書立書誚而旣謬國名為卷為端而遂幷服制篆形誤僞誰正雲輿之礿祁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析異文于鐘鼎訂古義于盂盤鎖定銀鐺之名車改金

根目不知篆法釋經方論于旦明徒守籀文立典遂惑于
巘誤看壁杏私定弱枝纔覺分童狀童知之非尚守嘉予
嘉猷之是記文既異和一東二縫之為來取義已殊措
二首六身之為亥進盡賢臣之相亂悉述姤姤之共迷
汗簡家傳漆書私定郡章立信救時惟正于四羊國史
疑傳考異共惑于三豕蠹殘未整缺偽寧論推字以十
八公為松評文以一萬日為昉淮南則田下於亢為畜
陽冰則雲上于天為需會意則背私為公辨方則反正

為之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託妄人山借言鬼木合樂為奏妄加文武之為斌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比絲奚據走車寧依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於桑三十七未足語世黃頭曼爾白目謂何鍾鍾叫昭之末明協協葉葉之徒論酢醋易義種種互鬪憂忌未辨于聲柴寨莫窮其體告從牛口信假人言覃賣詎敍寓名于怪凰凰乖舌究義則誣異辭無取于命師覵覦豈足

以諷國至于虐暴昏荒而定義見於方正仁信之病時
龔固殊飛詧戒異巧議幽頌本岐山之北分訟卦爲葸
嶺之東罔知終辟以成朱莫悟季春而出火是知津矣
故書尚全續莫大焉古字或異以祈禳爲相近移餘聚
爲獵閭不學或至于面墻虛造務傅于鄉壁總不可于
叵楚字漸離合纇孫于申秦聲淩失狐疑猶豫號於別
義鷄尸牛從斷以非經暈搖未闢乃後世作字異爾繁
纓不改賴前書引未明之圖籍損增篇第褫落别風淮

兩傳殺託文于奇激石枕流孫楚肆言于誕分章改紙而悉以別讀片札殘行而易以異音梁父七十二家名雖具在尉律四十九類書益以亡著論猶見于疑經立說敢期于證聖不耐無樂賴古字猶有存焉彼徂于岐嘆昔人已無知者繁章條以成一家之說增篇目而合一傳之差疑牾後生破碎大體脫去半字劉向憂傷詭更正文許謹重嘆頗鶏斯之仍陋豈雌霓之未分故言非深通六經之旨則蓋有不知至謂非精究小學之徒則莫

能致辨宜求博學以正微言某嗜學無成守經多泥自推斷斷而無他技不能碌碌以取世資讀書未識傍旁敢當刊誤作字但得點畫安取辨疑顧梁麗不能春城在納屨豈宜織錦以俗為累不能辨鄉邑之山是古咸愚罔知斷里閭之社疑字輒過異人未逢快意適于當前讀書不求甚解執爾未免伏獵幸逃雖左朱右黃未嘗去手然賦白分黑徒費心造理未能兩忘思誤更是一適顧已貽譏于許錄蓋嘗未論于追來部改干畫世

謂不師陶葛文從藝苑人嗟末本機雲誤存冊二問之為航安識門五日之為闕得遺札于千祿體或背經求異書于正訛名皆失實徒以籤券錯舛簡冊孳煩中經既廢而傳習寖衰小學久忘而訛亂相屬承誤或因于負梧執疑遂守夫灰殘願再汗青不量削墨獻章左圖希洪度之緒正科文抗論前旒祈子翰之裁定聖訓明詔假編摩之任簷思兼正字之司但仁壽置官古文廢而不用門元分屬奇字秘而未仇徒有詳定典籍之名未

舉刊定文字之職況暌班鈞府庇職中臺自漢以還特號老氏之藏室逮唐而後至謂道家之瀛州策府增華儒林推重是謂殊常之選宜登絶異之才誤託綴文浪作蘭臺之令史猥因載筆敢辭公車之左人顧將獲東觀未見之書抑亦舉西京未墜之典念擾擾欲何為者豈區區敢取正焉尸倚相之官未力仇偃廢耀卿之業但守闕遺嗟獰劣顧如形何昧聰敏則亦性也察部景鼇比之莫效顧文籍盈漫之難功淺學寧施寡聞知懼

自恭奉切誰許昌居固知宰物之為時益信大鈞之造
命此蓋伏遇某官道熙帝載德亮天功允升大猷置君
於無過之地紹隆絶業措國于不拔之基廷論倚以為
平朝綱賴之取正大明中天而物無邪景疾雷破山而
人無妄情遏絶狂瀾作時砥柱念之聖緒為世泰山惟
克享天心行千載獨隆之道則輔成配德當萬世一遇
之時身任天下之安危道合聖人之用舍三官並治收
夫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之功五教兼施盡孟子中養

不中才養不才之義殆兹僥冒又出提携東馬懸車遂入田父鷄豚之社扣轅擊壤共歌使君襦袴之謡欣荷之私占言莫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五

謝監司薦舉啓　史伯鎮

蓋聞貴德即所以敬賢報恩莫大於薦士何可專也至誠惻怛不敢驕以為當然極力推挽唯恐後故為士者求之

己無求於上而在位者惟其才不惟其私此前輩所以揚聲而後生因之砥節風流既邈趨競實繁意此道之弗回抱遺編而深慨公未忘古士亦蒙休自顧么微尚思奮起不悉知其蹇淺竊有志於高深處世之具彌疎扣門之辭愈拙不謁而獲久見笑於輩流終無可言頗自安於貧賤獨嗟窘步既云騏驥之末乘僅庇一枝豈有藿蠋之能化敢期觀采辱在薦論品題過優聲勢增重使絕榆枋而決起遂忘樗櫟之弗堪初無既鬻之言

亦乏先容之助凡所蒙者盡公賜之茲盖伏遇某官志並昔時義高當世惟善能舉其類盖英髦已備於胷中自厚薄責於人故疵瑕不遺之度外流根膏雨何止霑一溉之功徼祉後塵不敢效衆人之報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六

謝試中館職啟

熊子復

歌漁父滄浪之水但切懷歸稱道士蓬萊之山何嘗夢

到猥令射策遽預紬書浪登碧漢之槎實出鴻鈞之播

竊以天澄東壁二星交映於皇圖地邃西崑羣玉並森

於帝策肆更歷代咸聚彌文若漢則設承明著作之廷如

唐則置麗正刊修之院招徠諸俊滿布其間逮我聖朝

崇茲儒館萃向雄之博洽校流畧之浩繁運際治平嘗

命大臣而擧數輩統傳元祐亦詔近侍而薦幾員故往

日之得賢惟此時之爲盛光堯再造繼復重熙自創制於

紹興每育才於天祿映青藜而遇太乙共記昔傳依紅

雲而近玉皇多縣此擢聖主遠遵鴻烈近述燕謀眷渤海之神州聳瞻來幸駕崆峒之仙仗亟詔下臨加帝藻之發揚增士林之歆羨宜悉儲於雋茂豈尚著於疎庸伏念某學膚淺而不根辭底滯而無韻嚮者分教獨冷著書自娛緣宰邑之務煩放紛既久幸董工之事簡次續維新然驚齒髮之衰方擬田園而去豈謂即長安之掾遂容窺廣內之藏已則叨逾人為咨嘆茲蓋伏遇丞相奮熙帝載樂育人材獨參國柄並育英奇惟取以無

方故靡間甌閩之陋謂老而有志亦使參湊觀之游某敢不仰戴厚恩俯研畢慮清閒拭目閱平生未見之書安靜沉心習前輩已行之事亦可弗畔不知所裁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九

回士人上書啓　孫從之

師道不行乎世士心幾敝乎文紛紜方覆之醯雞汩没既陳之芻狗揮毫萬字區區多紙上之奇開卷六經寂

寂解胸中之蘊豈特不足遠追古人之意亦將何以近合有司之程必或反而求之乃能識其大者惟頭童齒豁之久幸目見耳聞之詳嘉與吾徒共成此事忘孟子好為之戒顧不厚顏得戴經善學之流政應滿志維其時矣不亦樂乎伏以某解元鍾慶幔亭炳靈筆夢青衿委佩屢橫融帳于侯門白屋起家行擁郗枝于仙籍獨擅後生之可畏誰論先覺之是賢翻屈上游過勤下問袖英辭而吐鳳期遠業以摶鵬譙光為之四来驕色從

而一掃永懷雅好彌激懦衷溫故知新要無摳衣之禮
廣仁益智庶資發策之才感怍良增喻言罔既

回縣學職事啟

桃李而作主人聊從薄宦蘭蕙以喻君子幸挹方猷辱
以長牋示其嘉貺初乏瓊瑤之報尚疑珠璧之投樽酒
相逢將有論文之約廚饌莫給慚無出俸之餘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一

萬壽觀啟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茂績皇圖尊承慈壼屬陽春之季月紀元命之嘉辰爰祓殊庭仰延法御庶默回於圖造道用丕錫於靈釐

南郊預告道場青詞

載隆因山之儀用企崇霄之馭庶扶景祚永格殊休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二

生日清夜設醮

明德惟馨控純誠而必達上穹幽贊垂善教以無私當夜氣之泬寥仰星文之森著啟琅函而誦咏集羽屬以嚴恭昭格靈休導迎禧祉天之覆物願常被于顧歆夜以安身敢不深于修省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三

新居禳謝

經營土木之功始終十稔觸犯陰陽之禁周遍八方每

積憂兢莫遑寧處謹涓今日式按仙科諷蘂笈之秘文薦蒲庖之薰供庶憑丹悃仰屈真游赦前日之咎愆奠自今之方位神人以妥稚耄惟安

為衆設醮祈禳　林豈塵

天所助者順豈禍福之無門民至愚而神幸皈依之有路俯伸危悃仰瀆穹蒼伏念臣螻蟻微軀香火共社雖出作入息罔有不敬然仰事俯育終抱多慙式憑玉匱之書上叩金門之聽伏願連閭比屋潛消無妄之災白

叟黃童共歡大有之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五

天寧節道場疏

穆清受命肇興出震之祥歷數在躬茂對百年之永刱

自璇霄而撫世紹膺鴻號之長生恭惟載夙之辰重祝

無疆之福伏願丕承景祚增錫純禧時乘六龍節統千

歲皇天佑於一德克享神休夢帝與我九齡永爲民主

聖節道場疏　　葛謙白

五百年而有作天開甲觀之祥三萬歲以成純人效華封之祝輒款淨宇恭締法筵庶仗勝因仰祈昌熾伏願陛下三神孚佑四海會同邊廷靜震析之聲寰宇叶維魚之夢既多受祉享穰穰簡簡之繁則百斯男鍾螽螽繩繩之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八

請仁老住教院疏

孫仲益

如來超最上乘初無言說佛子墮無始刼久住輪回閱諸一切有情當為衆生說法某人讀書悟斲輪之妙談空契投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彈指千揭猶現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羣迷之領袖牆壁瓦礫皆具法音龍天神鬼遍作雨花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十三

大明祝文　　葛侍郎

惟神著明垂象實宗衆陽光耀廣輪功烜庶物令戌臘屆俟百穀順成上憲伊耆禮有常數

神農氏祝文　　葛侍郎

惟帝神龍感孕瑞火名官斵揉之功垂憲億代令歲將遒盡聚物蒙饗其敢乏先農之祀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十六

上給諫

悠悠大塊閒萬類分相敵偉哉拔俗人真宰豈無力六經陷邪説諸儒共一律天未喪斯文公生抱絶識著書羅古今射策開胸臆前輩幾欲盡後來昧所適天將激頹波公生秉孤直數諫難居中三已無慍色海宇屬無虞天工或曠職天實祐皇帝公生緼奇德培壅棟梁姿一旦壯王國禁網雖小寬疲俗未全易天惟念我民公生富才術發揚雲雨勢諸方待膏澤天既責公深眉壽

夫何惜行看佩相印不羨登仙籍南山雅望重北斗威
聲赫禀生固難朽吐納自不息惟昔軒冕徒尤喜山林
跡留侯追赤松志就亦何益傳說謂列星但已脫寰域
孰知戚公貴與國長無極

崇古文訣卷二十九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張耒文字之尤得意者

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邊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於口而慮於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彼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

凡為是說者謂非敵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蓄之哉且雄傑之才未甞絶於世不在中國必在邊徼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冐頓張於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

大敵已盡而苻石驁於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於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鵰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敵衝也其容有侮乎某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予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膽而平日禁其為

樂為令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豈樂豪盛而今籩豆疏惡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才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無以贊子矣

成都文類卷八

賦雙流郭信可隱居詩十一首　何　耕

蘭坡

蘭與高人臭味同舍薰聊復待清風紛紛蕭艾毋相笑爾輩敷榮轉眼空世說云蘭摧玉折不如蕭敷艾榮

成都文類卷十四

合州道中作

雲氣昏江樹春流沒釣磯如何連夜漲似欲送人歸亂
石水聲急片帆風力微舟師且停櫓白鷺畏人飛

天台續集卷下

送天台邦師　　楊傑

天台邦公善琴與詩時稱僧之雄琴盡古意詩得古風自云天聖景祐中蹤迹猶飄蓬大淮南北長江西東人之奇者必就見景之勝者多遊從爾来五六載不與當時同髮白體且瘦所適多疎慵却擔一枝笻歸老天台峰

送羅提刑

滄溟可枯山可移公心獨與天地期田間經術入州縣
所至父老均兒嬉明明日月照肝膽謂言吳民方阻飢
回車為我作豐歲要令國體無瘡痍買臣郡去不持節
季真逸請非康時幾年夢想在松櫝再拜一觴今得之
鄉人擁路識忠孝雅慰平生良可知恩光到此何以報
行矣二浙如王畿

赤城集卷十八

跋淵明詞贈卓契順　蘇東坡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絶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為子持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渉江度嶺徒行路宿僵仆瘴霧黧面重足以至惠州得書經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

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顔魯公絶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倘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為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妙絶古今卷三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葢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葢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絶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葢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葢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

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妙絶古今卷四

名二子説

輪輻葢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江湖小集卷四十二

葉茵順堂吟稿

石佛

一段無情作有情如來相貌十分真不因人世皆塵土誰識山頭不壞身

僧舍偶成

枝頭紅白亂飄零又是風光入柳汀自笑半生成草草不知雙鬢已星星貪吟為有詩磨勘戒飲從教酒勒亭

旋學禪林諸衲子蒙頭相對一函經

謝韓菊山道院詩

正傳國子先生印遠訪松陵隱士廬二十四篇風月句幾千萬卷聖賢書地偏自覺因人重日涉從教與世踈已戒園丁多種菊重來對菊膾鱸魚

晚秋即事

曳笻獨自倚柴扉翠潑西山漾落暉納子頂雲隨雁遠牧童腰笛挽牛歸

晚梅

錦樣桃花占曉晴桃邊梅樹尚寒英莫羞老大無顔色
自是前賢畏後生杜詩不覺前賢畏後生

友人見借放翁絶筆

放翁令已矣猶有未刊詩閲藁無三豕還書欠一鴟聽
兒弦誦罷留客笑談時發越吟邊思心香答所知

水天一色亭上即事

芰荷深處小壺天時見征帆破晚烟非主非賓和氣裏

似晴似雨綠陰邊凭闌咲語驚魚鳥信步遊行廢管絃

自喜利名塵不到持竿柳下問漁船

又

得境尋來水洞天開樽洗勺動庖烟敗懽紅袖飜棊局

慣客烏衣拂坐邊好景自應分半席雅歌政不欠繁絃

黃昏未忍輕歸去長笛一聲何處船

遇風

捲地沙塵撲面來音靁歸舟不進去帆飛世間何事無遲

速逆者由來順者機

次台州中子山任翻韻

天留勝處占清涼山挾嵐光薄我裳看遍塵寰興廢事竹陰千古一禪房

江湖小集卷四十三

高似孫疎寮小集

紀夢

翠峰嵯峨三十六寒泉落空響哀玉梵花石路勢縈紆
玉闌干護修筠綠雪髯老人員紫瓢金絲麈尾搓相招
紅螺酌酒湛湛碧坐倚蒼石吹洞簫孤鶴來傳天上詔
老人挽予偕一到飄飄高舉凌青冥直過罡風履黃道
祥光樓閣倚崢嶸神虎守閽森衛兵雙闔朱扇忽微啓
中有靈官來遠迎絳衣持斧立丹陛玉皇手中玉如意
雲璈鳳琶自宮商天聲清越非人世帝旁青童傳帝宣
文華宮中呼謫仙謫仙顧余笑且言予宜亟返來他年

探懷贈我五色筆子當寶之慎勿失濃香氤氳迷帝所長揖老人下西廡身從日月上頭行俯視斗杓分子午雲氣相隨步武生過耳但覺松風鳴覺來握筆紀佳夢月明樓鼓撾三更見隋隱漫録

江湖小集卷七十三

附録

薛師石瓜廬集

奉題薛景石瓜廬　　徐照

何地有瓜廬平湖四畝餘自鉏畦上草不放手中書人遠來求字童閑去釣魚山民山上住却羨水邊居

趙師秀

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惟應種瓜事猶被讀書分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吾生嫌已老學圃未知君

徐璣

近舍新爲圃澆鉏及晚涼因看瓜蔓吐識得道心長隔

沿嘉蔬潔侵畦異草香小舟應買在門外是漁鄉

翁卷

卜得無塵地栽花仍結廬雖然親隴畝還不離琴書洲暖煙藏樹波寒月照魚東陵人已遠新興復何如

薛瓜廬墓誌銘

王　棹

永嘉之作唐詩者首四靈繼靈之後則有劉詠道戴文子張直翁潘幼明趙幾道劉成道盧次夔趙叔魯趙端

行陳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從容指諭則又有瓜廬隱君薛景石者焉諸家嗜吟如啖炙每有文會景石必高下品評之曰某章賢於某若干某句未圓某字未安諸家首肯而意愜退復兢勸語不到驚人不止然景石不但工於詩而其小楷初授法於單炳文日經月緯已忽超詣識者嘆其得昔人用筆之意蓋詩自建安以來體製屢變至開元元和而後極工書由魏晉而下法度漸失迨歐虞褚薛而迄不可復景石着句必於郊島之間

落筆期於鍾王之次詩寖逼唐人而書不止於唐人焉斯亦奇已繼諸家後又有徐太古陳居端胡象德高竹有之倫風流相沿用意益篤永嘉視昔之江西幾似矣豈不盛哉然不知者謂此特晚唐之作夫使晚唐若杜荀鶴鄭谷革置一語於前人集中雖稍通句律者能辨諸家顧不能而襲其迹乎是又可與智者道之爾薛氏寶齋村唐補闕令之之後傳十有四世而至曾祖敷文閣待制公弼祖福州教授公叔淵父華州雲臺觀公浩

母宜人王氏周氏景石襟韻疏曠卓犖有大志視寒生寠士思欲盡取衣食之困於力不給而止然猶經理整緝隨所有丐與之築室於會昌湖上敲榜擊檝日與漁翁釣叟相忘於可欵之間余舊與讀書於長老山景石坐潺岩掬流泉抵掌長嘯採茶芽松花以茹之責若忘世然者已迺酌古今談世務究奇正相生之變而推考八陣旁及遁甲縱橫斂散其論高於人數等蓋家學之傳遠有端緒景石又能錯綜而發揮之嗟夫余老矣所

恃以詒其後者顧一二友在而子舒既亡景石又不少留焉其能不漸盡也耶景石卒于紹定改元之八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一娶木氏尚書禮部公待問女六子長嵩國子監進士次峻國學免舉生次嶙髦彤彪三女長適黄善㓜未笄景石不止工小楷籀篆斯隸深造其極四方士友求於門景石不靳惜畀之大者徑三數尺許銘祖父有不得景石書為恨諸孤卜明年三月之二十九日塟于永嘉縣吹臺鄉横嶼之陽屬余銘余固期

景石之挽我者而反銘之乎景石諱師石有瓜廬集千
卷銘曰
蜂之螫兮蠅營蟻之垤兮蝸阻兵排廣漠兮隘滄溟匪
南溟之鯤與東海之若兮誰其與銘
竊嘆古今知名士非文字言語固無以垂後而後
之人乃以其人之賢與否而定去取之曰則所重
者蓋不特文字言語間也陶靖節之潔操絕俗杜
工部之忠悃愛君李太白白樂天皆先頌其人而

後及其詩若瓜廬耕釣於會昌湖上隱然古君子
融液羣書於世味澹無所羨故於詩多肥遯之辭
舒性情之正得象外之趣酌繩尺之嚴想其人晉
宋人也讀其詩止於唐可乎交道寥落無所統盟
拊卷重感嘉熙二年立夏日荆山劉植
余蚤游東嘉於瓜廬君投分最密是集所銓次非
晤語所及則書題所緘寄也掩卷俛仰遂成千古
悲哉然君家愛劉長卿詩余一日偶問姚賈如何

則曰某自愛此何論姚賈後十年復過之則手翻口誦一以杜老為師矣且時時為余言詩惟恐其不空遠空易到遠難及余洒然識其所謂今是集所編大槩趣極澹意極玄句法極精妥霜松雪柏雖不以葩卉自命然虬枝直上勢摩霄漢人不得不仰而視也信矣其名家哉余猶記其游鴈山有半洞容千佛諸峰共一雲石橋有泉涌龍頻躍山靈危不來之句而是編乃獨逸何邪暇日更當從

趙東閣評之東谷王汶

青門隱趣也隱而廬焉趣成矣薛景石悟簡恬於犀動續雅正於千古聲調所寄不假斧鑿世詳其詩如陶彭澤梅都官蓋人品同夷澹同所發者自不能異也諸兒既廣篇帙流播海內且各以功名文字自見期昌翁詩景石亡猶生矣世固有琅琅之音送出源源之脈隨泯者生其猶亡乎此余於瓜廬編加敬西里趙希迈

予讀四靈詩愛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及觀瓜廬
詩則清而又清淡而益淡始看若易而意味深長
自成一家不入四靈隊也蓋四靈詩雖擺脫塵滓
然其或仕或客未免與世接猶未純乎淡也若瓜
廬則終身隱約不求人知其所為詩若淳音淡泊
自有餘韻其分數又高矣此水心先生之所稱賞
而諸靈之所推遜而待以別席也瓜廬沒後其詩
始出而求者益衆平生所為詩不多其子峻輩始

收拾僅得幾篇旋鋟諸板以應好事者之求峻以
明經進士爲常德郡博士亦喜吟哦工字畫雅有
父風而出處異矣淳祐丙午夏五東𤰞老人曹幽

題

瓜廬吾宗人也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詩斯可
矣爰太息而題於卷杪用志矜式云獨菴薛美

結廬元弗近長安幣却儒冠竟不彈自茹芝來輕漢名
胄將瓜去博唐官貧多樂事清無盡手寫新詩墨未乾

史筆須評隱君傳姓名教做古人看

寄薛景石

蘆窗風颯然獨卧聽殘蟬家務貧多闕詩篇老漸圓清秋添一月故里别三年最憶君門首黃花匝野泉

呈蔣肖韓薛景石

中夜清寒入縕袍一杯山茗當香醪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春來擬約蕭閒伴重上天臺看海濤

吳中中秋懷瓜廬諸友　趙希迈

涼分一半秋此夜客吳州無侶共明月喚僧同倚樓天虚雲氣盡風静桂香浮過憶前年醉狂吟滄海頭

江湖小集卷七十四

高九萬菊澗小集

恭跋思陵宸翰拓本卷後

淡黄越紙打殘碑盡是先皇御賜詩白髮内人和淚讀

為曾親見寫詩時

論學繩尺　　　　總集類

論學繩尺序

論學繩尺予初聞其名于太學而後於鄉之宿儒袁氏家得其丁癸二集輒付子姪録之以為法程及奉命至閩以董學為職徧詢是集無能知者遂命諸生博訪于儒家乃於福州得其丙丁戊三集繼於興化得其甲己二集然皆弊脫畧而所抄多缺文方缺策散逸莫得其全為恨適侍御六缺公從善來按閩因得謄其乙

集缺

丙丁集以補遺既而憲副四明余公允清來抵任復得抄其庚辛二集而賴其戊已集以補缺壬集則侍御莆田楊公朝重自吾西江來錄以遺與予家舊所錄者皆至焉於是散者復合缺者亦幾庶復全矣夫豈偶然之故哉蓋物之聚散文之顯晦所關也今觀是集乃宋京學諭林先生長與鄉貢進士魏先生天應歷選古今諸儒論之尤者萃為一編而命以是名首之以名公論訣總目次之以作論行文要法每集則分其格

式而為之類意每題則敘其出處而為之立說且事為之箋句為之解而又標註於上批點於旁其用心亦勤矣其加惠學者之意亦深矣宜其盛行于世也獨惜其所箋解者或以孟子之言而誤為論語或以荀楊之說而錯作老莊若此類者皆其小失耳何可以此短之邪顧今所輯録者猶頗缺遺是以忘其愚鄙妄以已意補其缺文於其避諱如易桓為威之類悉改正之於所釋之未切當者竊增損於其間又考諸經傳子史以訂其

訛誤編成豈敢復私於家哉必欲與四方學者共之爰命書林鋟梓以廣其傳至有文亡而猶存其題者庶同志之士録示以補之也且因是而有感焉昔是論之散出於省監人之得之者蓋鮮及林魏二先生為之編選箋解然後盛行於當時由宋而元以迄于今歷世既久板刻無存是集之散在天下幾泯絶矣幸而殘編斷簡猶有存者予復得以采輯成編使初學之士皆有所矜式則二先生之功不特及於當時而已又將廣被於斯

世而傳誦於無窮也得非物之散而聚者固有數而文之晦而顯者亦有時與是用述其梗槩以與名公鉅儒為之序引于編首俾學者知所自云游明序

楓橋寺　　張師中

吳門多精藍此寺名猶古距城七里餘冠蓋日旁午斜徑通採香遠岫對棲虎寺扉橫野橋塔影落前浦霜樓鳴曉鐘夕舸軋雙櫓方丈中有人學佛洞禪語跡忙心已閒道樂行彌苦不為喧所遷意以靜為主何必深山林峯巒遶軒户

前題　　程師孟

門對青山畫不如師今一念六年居迺來寺好尤瀟灑

張繼留題内翰書

前題　　孫觀

晚泊橋邊寺迎風坐一軒好山半隅岸流水漫過門朱舫朝天路青林近郭村主人頭似雪怪我到多番

前題

閶闔層城外寒山古道西若人具眼隻與佛拍肩齊白浪噴鷗首黃塵送馬蹄憧憧南北路一榻有高棲

古文集成卷四十五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爲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與出乎夫人不違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

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吉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己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嚮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

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仇在已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獘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獘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獘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惸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傷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

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而
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賞罰論　劉敞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為懲有罪也罰必
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
以秋冬者非聖人之意也應曰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
之為功乎抑謂闢土强兵之為功乎子所謂罪者謂喪業失
序之為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為罪乎子賞之勸也勸其至

於善而已乎幸其身而已也乎罰之懲也勉其至於恥乎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謂賞其黜也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有古者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得爲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見爲不善之辜是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所刺者平世之治也子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爲勸善也爲善者終身誠

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為善未嘗不偽也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曷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干祿也經德非希世也愛民非邀譽也尊主非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所謂順天者也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欲其子之孝莫若已為孝為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欲其下之順莫若已為順天者王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

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為大夫士為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為諸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王者為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所以施生而榮物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所以肅殺而畏人物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子事父少事長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

事地凡事曰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三國志文類卷一

詔書

魏

文帝即位大赦詔

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黄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復潁川郡一年田租詔

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仰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起秦中光武恃河内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十

西漢論

戴溪

汲黯

此篇論武帝獨敬汲黯

古之人所以畏多欲者非必聲色玩好之謂也自文章翰墨意有所欲亦足以致亂召禍而况其他乎甚矣漢武帝之多欲也極天下之盛美前世帝王所不能為者欲一覽而盡有之汲黯於稠人廣衆之中發其隱伏之心此正武帝之所忌者譬如有人方對客高論欲夸已

所長有人焉從旁逆折其短而辨說其非豈不有慙於其人乎顯於是無學矣帝怒變色罷朝亦人情所不能免者羣臣方為顯懼帝顧不加罪獨對羣臣詫其愚戇而已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帝之賢亦過人遠矣

武帝聰明有餘其論趙淖子多欲不宜君國子民 趙敬肅王彭祖薨生子偉上問淖子何如或對曰為人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立昌為趙王 胷中擾擾彼豈不自知者特溺於多材 闕

掌故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鼂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上博士文翁在蜀選擇郡縣小吏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多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天子不能選擇名師教授諸生而郡太守私遺博士財物為州郡教士上亦少媿矣武帝慨然興廢舉墜雖不能大滿人意然後世增廣潤色學校益盛自武帝始也比之文景功不既多乎雖然公孫宏等不能推廣上意可恨者多矣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為博士

弟子是殆為觀美乎此與唐擇三衛子弟何異哉選舉志東宗詔二衛番下日願入學者聽附國子學大學及律館習業且其立法也略於教而詳於取以利祿誘人此後世之通患也月書季攷相因無改使趍利者有奔競之心爭名者有嫉忌之患此豈養人廉恥孝敬之意乎盍亦反其本而已矣

宣帝此篇論漢無家法

人君自言家法其殆始於秦漢而下乎致治成法百王所同三代相因損益可知矣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者天下之勢日趨而不可禦也董仲舒策𡖋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其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記表記云世變愈下民益澆訛非政之過也自漢以來多言周秦其說曰周以德教為法而周失之弱秦以功利為法而秦失之強秦周之敝岡密文峻參周秦之法而並用之此漢宣帝所謂家法也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一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又不達時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

知所守何足委任乃笑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且彼天下焉有家法又焉有天下法周家忠厚行葦美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自有天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曰此成周之家法也可乎秦人反上古之道行一切之政曰不能保其家安有其法漢至宣帝且六世矣漢豈有法可守而因時制宜隨其君之所欲為而已矣

詩家鼎臠卷上

徐得之思叔

明妃曲

妾生豈願爲蠻婦夫信寧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忍君王更欺負琵琶却欲將心語一曲纔終恨何許朦朧塞霧染宮花淚眼横波時自雨專房更倚黄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後得深嚬一步思君一回顧闗山不隔思歸路只把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

高辛生女無嫌嫁盤瓠

靖逸葉紹翁嗣宗

題岳王墓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更緩須臾死

元代安能八十年漠漠疑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煙

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釣船

兩宋名賢小集卷二十七

吾家舊藏李誠之集今已無之余多方搜採僅得此數篇尚有佳句見於記載者如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夜如何其斗欲落歲云莫矣天無晴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吉光片羽亦可珍也陳世隆識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九

據梧小集

附録天啓逸事數則

天啓名試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未上馬前限三篇成天啓揮毫立就擬授節度使制云嗚嘑千里謬之毫釐朕不從中御也萬世垂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王荆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欲對未得一日以問天啓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子弟白髮新公

大喜

天啓詩有城響濤頭入江昏雨脚斜柳閒黄鳥路波底白鷗天皆佳句松江詩最奇云斷蓬帆影天平入夾鏡波光水倒流雪浪齋日記

天啓為太學博士和人治字韻詩有先生萬古名何用博士三年冗豈治亦佳對也王直方詩話又作蔡寛夫句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天啓時在座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

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駿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之蔡子勇作癖能騎生馬駒後有云身著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自是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之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為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為帥會丁内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石林詩話

天啓後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閒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疊嶂巧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

天啓嘗從王介甫遊一日語及盧仝月蝕詩辭語奇險介甫曰人少有誦得者天啓立誦之不遺一字一日又與介甫同泛舟適見羣鳧數百掠舟而過介甫戲曰子能數之乎天啓一閲即得其數因遣人詢之放畜者其數不差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二十七

李方叔遺稿

謝公定所寶蕃官入朝圖貞觀中閻立本所作筆墨竒古詩贈趙德麟而未予廌作此詩取以送德麟

君不見燕然易水渡桑乾東連鴨緑西賀蘭古來戰地骨成土赤棘白草沙漫漫漢築朔方置上郡晚歲款塞唯呼韓貞觀文皇力馴制諸蕃君長充王官玉門不閟

障無候騎道入參天克汗蠻荒邱中諸國使聯翩胄子
游長安我恨不為曲屬國周游未到真可歎今觀此
圖寫職貢王會納賮盛衣冠龍韜豹飾或羔裘想見
劍珮皆珊珊聖朝賢良謝夫子勁氣烈裂霜風寒目
眵唇焦萬卷爛筆頭成冢墨成灘南陽勸駕一封傳
入對三道朝金鑾萬言階對萬乘喜聲名一日青雲
端行當遨遊廟堂上坐令四國相交歡羽書不馳烽
火冷鳴雞吠犬何敢干君當自畫凌烟閣縱有此圖

何必觀同僚華元貴公子求公此畫公無難乃知功名丈夫志不惑玩好勞肺肝憐渠孜孜畫成癖心欲速得如羽翰不如遠佐篋中品猶勝棄捐終不看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五十三

方舟詩集

到夔門呈王待制

手挈東風上水關鳳書迎日看新班五湖家世烏衣巷三峽樓臺赤甲山畫戟門開春晝永卧龍帳穩海波閒安危大計須公等天定應知即賜環

瞿唐峽

我行江南上峽來繫舟夜泊雨雲臺行到西川一萬里杜鵑聲急野桃開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五十四

嘉禾百咏

張堯同嘉興人有嘉禾詠

胥山

馬革浮屍去君王太忍人此山空廟貌何以勸忠臣

附考山在郡東二十五里接嘉善縣境一名張山乃硤石之餘支也吾郡諸山自天目發源盡于海鹽北一支由硤石蜿蜒而来發為胥山平田突兀廣尋數畒舊經云子胥伐越駐兵于此水經云子胥死浮屍

至此居民憐之立祠其上俗云伍王廟旁有石龜凝望注水風雨中農人見其行疑為怪鑿其目碑語有石棧自錢塘抵禦兒之胥口凡十一字惜不得其全文又有磨劍石長二丈許劍痕在焉其巔相傳即子胥基也括異志云隆興間守臣李春請撥隸郡學以荒山皆石不果鄉人陳了翁之裔陳烇鑿石結廬名讀書堂下有水曰胥江屠應埈有胥山賦其地題咏甚衆八景之一曰胥山松濤

丹竈功成後寥寥掩竹扉但聞蟬已蜕不見鶴来歸

殳山

附考山在府城西南五十七里舊屬嘉興今析屬桐鄉縣東南三十五里千金鄉昔有道士殳基尸觧于此唯存巾鬘莝之號桐棺塚山有兩峰東峰號史山明初貝清江朱以貞結殳山詩社後郭觀察舜舉吴洪雅公治西林僧公郎葦繼其盛云又有洗藥井藏兵塢潮音院顯靈廟係宋時祀三衢周孝子封顯靈

王者慈烏泉碣石岀陶宏景真誥云嘉興癸季真于宋景和元年得晉楊許三真手蹟于剡縣馬氏以呈廢帝又陶隱君弟子題名有嘉興癸興祖

滮湖

四境田相接烟瀾自渺瀰客来吟此景無戓比滮池

附考湖在郡城東南二里春波門外一名馬場湖宋志云濶五百丈深三丈北隣城壕東列廛市其西則鴛湖也亦名南湖湖濵有濠股塔湖南有樂郊水心

列岫三亭及潘尚書園中有烟雨樓俱另見

鴛鴦湖

東西兩湖水相並比鴛鴦湖裏鴛鴦鳥雙雙錦翼長

附考湖在郡城南三里澄海門外湖中多鴛鴦故名又云以東西兩湖相麗如鴛鴦也亦曰雙湖總名南湖宋從事郎聞人滋南湖草堂記云檇李澤國也東南皆陂湖而南湖尤大計百有二十頃元陳世昌有南湖賦中有裴島放鶴洲諸勝又名陸瑁養魚池八

景之一曰鴛湖春曉

長水

古來名未滅人好水還清一讀高僧疏塵勞悟此生

附考水在郡城南六里長五十餘里自海寧發源貫硤石東北流入嘉興境始皇東遊過此聞土人水市之謠乃乘舟交易以應之宋時有長水法師明沈棨孝學者稱長水先生

谷水一作許尚詩

短棹經行處風披藻荇香中宵孤鶴唳片月在滄浪

附考舊經云古戰場夾谷口秦長水縣治今谷水是也神異傳曰由拳縣即秦長水縣淪陷為谷因名谷水東南流經嘉興縣城西又東南經鹽官縣故城南水經注引吴記曰谷水出吴小湖經由拳縣故城下九州志云谷水之右有馬睪城吴王濞煑海為鹽于此梁元帝元覽賦曰時度谷水之陽尚想嘉禾之方壯慶亭于吴后雄檇李于越王陸機對晉武云三泖

冬温夏涼谷水在其北金澤章練小蒸大蒸白牛諸塘在其西葑澳走馬諸塘在其東泖橋之外横絶東渚者秀州塘也又吴地記云海鹽縣東北二百里爲長谷陸遜陸凱居此又云嘉興縣東二十五里有長谷亭方輿勝覽云陸遜所封名華亭谷嘉禾志云當湖北有華亭河然則一水異名大抵自硤石襟帶吾禾數邑以至於泖耳

天星河

柏岸浮春淥菰蒲四遠生網羅人不到魚鳥亦忘情

附考河在郡城内東北一名天心河宋嘉禾志云東西廣三十四丈即始皇發徒所掘俗謂天心墜穴泉與海通故大旱不涸水草不生旁有碑存二十餘字剥蝕不可讀

穆溪

靜練明田外源流笠澤通不因逢歳旱誰識濟時功

附考溪在郡城東北四里接上谷湖入太湖水中多

龍骨

韭溪

終與雙溪接分流入郭来市橋人影合不解洗塵埃

附考溪在郡城内即南湖之支流經城而達于北運

河川瀆記云太湖東通嘉興韭溪是也溪上有西涎

里見捜神記

雙溪

柔櫓聲相應名齊漢魏妝可憐一溪水分作兩塘流

附考溪在郡城東六里以其近漢塘魏塘故名漢塘入平湖魏塘入嘉善俱可由此以達松江

秀水

好景明于畫長浮五色波一竿吾欲釣来此聽漁歌

附考水在郡城北麗橋之東相傳水浮五色見者獲慶亦稱繡外明析邑名因此

白龍潭

呼吸風雲合飛潛自有時只愁潭底淺頭角被人窺

附考潭在郡城西南四里通越門外景德寺旁有白虎穴風濤溺舟作三塔鎮之今析屬秀水境八景之一曰龍潭暮雲

禦兒

用此臨吳戰何人為越謀夫差曾不寤亡國始知羞

附考水在郡西南去崇德縣治東南一里舊名禦兒中涇俗名沙渚塘吳越時棲兵于此越語句踐之地北至禦兒左傳吳越春秋皆作禦史記年表作禦西

漢易為語兒年表又作御水經曰由拳西鄉有産兒便能語因詔為語兒鄉元豐中朱長文續吳郡圖經云范蠡獻西施于吳道中生子至此能語張宮諭廣皇輿考亦云又越絕書曰語兒鄉故越界大夫種曰吾以禦兒臨之又女陽亭者勾踐入官于吳大夫産女此亭養于學鄉勾踐勝吳更名女陽三朝國史云有語兒亭又名女兒亭俗呼囯兒墩漢元封初封轅終古為禦兒侯

范蠡湖

少伯曾居此螺紋吐緑絲一奩秋鏡好猶可照西施

附考湖在郡城内西南金明寺旁中產異螺五緑相傳范蠡曾隱于此有陶朱公里四字碑又有西施妝臺

梧桐涇

落落梧桐樹何年作鳳鳴試看千古翠流盡一溪聲

附考涇舊屬郡境後析桐鄉縣名因之在邑之東即

濮川所通處也五代時鳳鳴其樹邑人蔡孟熙檜圖

廬陵周忱為記

汾湖

我是滄浪叟閒来繫釣艘如何一湖水半秀半吴江

附考湖舊屬郡境後析嘉善在縣西北三十六里其半為吴江地故名分湖後人加水為汾耳中産巨蟹

陶振有賦楊維禎有記

柘湖

神居陰陽護尋國捍洪波莫慮蛟龍怒年来畏叱呵

附考湖舊屬郡境即海鹽舊治淪陷者也今在平湖縣華亭鄉與嘉善接境東界華亭今無復有湖凡張堰亭林黄茅白葦之墟皆是也多生柘樹故山名柘山林名柘林柘一作囊初陷時有女子入湖為三姑神土人祠之

馬塘涇

疑著風波惡民謠亦畏人築塘成堰後斬馬祭河神

附考涇在郡城南七里九域志云始皇至此過水為
堰斬馬祭之屬嘉興

杉青堰

舊吏家何在空尋古柳隄世情今亦爾莫笑買臣妻

附考堰在郡城東北四里其旁有閘寰宇記謂朱買
臣妻改嫁杉青閘吏北一里有死亭灣為妻死處又
有落帆亭宋秀王諸公送鄉人陳確持節江東留題
亭址今析屬秀水八景之一曰杉閘奔湍

鳳凰洲

竹秀水色浄忽来雙鳳凰岐周昔鳴瑞今復見文王

附考洲在郡城東七里宋興隆元年有五色鳥飲啄其上故名屬嘉興

龍舌頭

一吸長川静烟雲忽有無誰看頷底月誤欲探驪珠

附考在郡城東七里即雙溪之觜也今名會龍山屬嘉興

月壕

入徑深於塢滄波近馬蹄每尋蓮社友咫尺走東西

附考壕在郡城西其水抱城彎曲如月故名亦曰月
河屬秀水

靈光井

王氣祥光發難藏世上名定多慈護力一飲百痾輕

附考井在郡城内精嚴寺本晉徐熙之别業因夜發
光捨為寺成帝賜名靈光

幽瀾泉

神女鍾靈處真堪療渴羗滿罌秋玉色一酌灑清涼

附考泉在景德寺中舊屬郡境後析嘉善云縣東一里相傳有僧見一女子厲聲曰窓外誰家女應曰堂中何處僧逐之忽隱掘得石刻有幽瀾二字石下得泉大旱不涸煑茶無滓盛暑經宿而味不變邑人盛唐有記八景之一曰武水幽瀾寺係唐天寶間創又有大悲閣雨花臺翻經室洗鉢池補衲亭蘿屋月竹

爐烟諸勝

檇李城

螳螂方捕楚黄雀遽乘吴交怨終亡國君王到死愚

附考城在郡城西南四十五里春秋時越敗吴于檇李因其地産佳李故名越絶書作就李公羊傳作醉里史記載吴王闔閭傷指卒于涇去檇李七里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又曰西施醉于此即今濮院

折屬桐鄉

射襄城

此地連江海曾經古戰爭干戈今不見空有射襄名

附考城在郡城東北三十里吴王禦越之所一名聞川今名王江涇又東三里為聞家湖宋聞人氏家焉宋武節將軍聞人宣扈蹕南遷定家于此其元孫恂為進義校尉死厓山之難

四城

吴越爭雄日區區在用兵空餘爭戰地無處不高城

附考東顧城西新城南于城北主城皆在郡境吳築

以禦越

何城

報越心何壯貪齊計已輕忠言殊不聽何用築斯城

附考郡西有何城在崇德縣西三里又有萱城在崇

德縣東三十里晏城屬桐鄉管城屬鹽官皆春秋時

築此四城屬越境

由拳廢縣

故城人不見擊劍淚空霑一絕悲聲遠今猶說孝廉

附考在郡城南搜神記曰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令囚徒十萬餘人掘汚其地鑿審山為硤北迤六十里至天星河止表以惡名曰由拳言囚倦也今春波門外合五水俗訛油潭

嘉禾墩

寂寞黃龍後紛然壠上碑廢興無處問空咏草離離

附考墩在郡城東北四里即吳時生嘉禾之地

古戰場

自昔干戈地城空草自荒漁樵懐舊事何敢議興亡

附考在郡城四十五里舊經云古戰場夾谷口即秦長水縣治也又名吳越戰場其大者曰東蕩界桐溪鹽官間西蕩崇桐相半皆廣數十里土人墾地往往得敗甲朽鏃云

村門口

昔日荒閑地今聞市井喧人情看促廹無復似當年

附考未詳

宣公橋

祇因裴少保功業敗垂成往往橋邊客今猶恨未平

附考橋在郡城東春波門外相傳爲宣公建屬嘉興

五柳橋

爲懷陶靖節無復見其人誰種橋邊柳猶含舊日春

附考橋在嘉興治西俗名慶豐橋

百步橋

舊址依然在荒墟未百年還分一橋水流入幾家田

附考橋在杉青堰旁

跨塘橋

路接張涇近塘連谷水長一聲清鶴淚片月在滄浪

附考橋在嘉興縣西北舊屬郡境

菩薩橋

片雲初出岫南北自飛揚舊日橋邊路猶聞舄履香

附考橋在秀水縣治東

竹橋

腰枕政亭北橫斜古渡頭風吹雙淚落恨逐水東流

附考橋在秀水

河内亭

掾死緣非命兒來哭未休舊時亭下淚疑與水長流

附考亭在郡城西漢張武父爲郡掾送太守妻還河内爲盜所殺武哭于此

嘉禾亭

五馬來何暮經營指一彈石碑書近事留與後人看

附考亭在府子城内西有嘉禾金風二亭東有清風亭北有利川觀風野泉朝宗四亭又有序賓亭皆宋知州張瑜建

列岫亭

吾州風物好惟是欠青山忽有洞庭色來從一笑間

附考以下三亭俱在瀧湖之南

水心亭

波光磨不盡鏡面絶纖塵照得紅亭子亭亭似美人

樂郊亭

竹下清風好時来挂幅巾待逢田叟問知是樂郊人

會景亭

有景道不出須来此水濵十分花鳥色團作一亭春

附考宋尚書潘師旦園在瀛湖濵中有南塢海棠亭白蓮沼桃花亭紅薇逕茶溪仙鶴亭芙蓉塘白苧橋漁溆十景咸會于此故名園舊屬柳氏師旦知秀州

重築趙孟頫有記

南塢

岸回波曲曲城轉草層層忽見桃花落還知到武陵

海棠亭

蘚砌逕烟渚花開忽滿株春風吹爛漫如展蜀川圖

白蓮沼

滄波圍四面艷艷玉開花自可除簾幕清香不用遮

桃花亭

不待東風折池塘已自春試看原上客猶恐是秦人

紅薇逕

漸放秋風晚花無爛漫香淺深紅似錦散影在滄浪

茶溪

茶林那復有零落付樵人舊日溪邊叟空悲二月春

仙鶴亭

杳杳雲間路重重隔翠林數聲清夜後來伴月邊吟

芙蓉塘

一發連千丈紅雲出素波秋風吹欲老無奈落花何

白苧橋

遍隴皷青緑桑麻共幾家滿城羅綺子應笑不栽花

漁溆

野水連天闊滄波引釣緡寄言溪上叟莫學直鈎人

懷蘓亭

猶使樽前客常懷没後名好風吹遠籟如有笑歌聲

附考亭在府治東子城上宋建與蘓小墓相望故名

後改為朝陽樓

披雲閣

茲樓當勝地高望極崚嶒欲覩青天色還須上一層

附考閣與懷蘇亭相近宋知州方滋建後改名風月

無邊樓

景龍樓

千秋傳異絲百丈護雕闌欲識金龍瑞丹霄試仰看

附考樓即東塔寺東廡鐘樓也宋孝宗父子偁調為

嘉興縣丞生孝宗幼時登樓墮地左右失色孝宗屹然不動寺僧先夕夢金龍掛于樓角因名事詳揮麈錄

烟雨樓

妙手誰烘染梳烟沐雨姿一聲長笛晚人在倚樓時

附考樓舊在郡城東南瀲湖之濱五代時吳越王錢元璙建宋嘉定中王希呂重修元季毀明嘉靖間知府趙瀛濬內隍汙土移填湖中搆樓五楹兵憲沈燧

復闢其後爲釣鰲磯遂爲南湖之勝又名疑樓八景
之一曰春波烟雨

月波樓

天闊冰壺淨溪平玉鑑寒卷簾看晚色鷗鳥並闌干
附考樓在郡西北城上宋元祐中知州令狐挺建政
和中毛滂重修有記下瞰金魚池唐刺史丁廷贊養
金鯽于此又張能臣名酒記曰月波秀州酒名又宋
詞吹笛月波樓下有何人知八景之一曰月波秋霽

真如院

田家輕舠屐聊結淨人緣影外香燈寂清風百世傳

附考院在郡城南四里屬秀水唐至德中裴休捨宅為至德院雪峯和尚結庵其中宋改真如院明洪武時定為教寺今仍之内有雪峯井長水塔裴相清輝堂絲雲橋柏屏龍槐石梅纓絡松東坡煑茶亭諸景司馬光有記

雪峯菴

一語合頭悟師承豈在身戲言廬墓客未是報恩人

景德禪院

白毫光未滅勝事百年中好是傳燈地林泉有古風

附考院在郡城西去秀水治三里宋建炎中建初寺基下有白龍潭多風濤晴霽時有白光三道僧行雲積土填之造三塔東坡過此畫竹于壁與李甲俱有詩另見

三墖

石匱埋神物靈光照夜多龍歸天上後無復更風波

學繡塢

孤塢岧嶢立猶傳學繡人五湖如好在針線不勝春

附考塢在三塢西二里相傳西施入吳學繡于此

水陸院

白晝重門寂蒼苔古殿深老僧香火罷松柏夜森森

附考院在郡治西北一里晉興寧間哀帝詔剡山法

師竺潛講般若于禁中還止樵李貴人家因捨宅為

寺梁天監中盛行水陸法事號水陸院宋賜名祥符

泗洲庵

舊寺即墟後重興歲月賒莫將閒禍福容易託僧伽

附考即今東塔寺在郡城東六里漢朱買臣故宅也梁天監中建隋仁壽間置塔宋元豐時賜名泗洲大聖塔院政和六年名壽聖教院孝宗以潛邸改賜東塔廣福教院明洪武中定為今額內有景龍樓青白

二池聽玉軒朱買臣墓

雲門家舍

滿篋藏鋒句家傳世幾何遠孫無悟解却笑葛藤多

附考雲門大師係嘉興人詳方外

白蓮上方

古屋深于洞門前種白蓮好尋當日社重結此生緣

附考寺在郡城東八里舊名接待院後廢為趙倅雋之錦莊宋紹興二年重建洪武初定為講寺元季劉伯温館于其中

普濟院

祇應曾布地往往化爲魚一遇丁千騎禪人便結廬

附考院在秀水

兜率寺

昔年池滿地今見屋睆睆不結蓮花界龜魚死未甘

附考寺在秀水

姜庵

不入紅塵市安居三十年至今庵下路芳草碧芊芊

附考庵在秀水

惠明堂

地僻無人到松風鶴夢清一燈禪榻畔自向暗中明

附考堂在嘉興

三過堂

題詩三過此坡老昔時曾悟得成禪指來爲打睡僧

附考堂在郡城西二十七里本覺寺中屬秀水舊名

報本禪院宣和中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淳祐間請

為本覺祥院蘓軾與文長老善守杭之明年有事于
潤一過題詩後六年自徐移湖再過則長老退院又
十年除龍圖學士知杭州三過則長老已卒皆有詩
後人因建堂内有檇李亭空翠亭四圍竹十餘畝八
景之一曰空翠風烟俱另見

寂照庵

寂滅跏趺地燈光照四時高僧穿地脉此意少人知

附考庵舊屬郡境後析桐鄉在縣東南二十里千金

鄉居甸村晉天福八年建名報恩院宋治平間改寂照院相傳二石佛海中浮至寺西有石人涇寺僧温日觀善畫蒲萄

天慶觀

寥陽龍已化華表鶴空悲欲問梁朝事惟應老檜知

附考觀在府治西北一里有七賢遺迹一嚴陵烔焰二蹇子度山水三葛洪書額四吳道子貌真五張僧繇鷹六顧虎頭神七飛仙又有唐開元鐘梁朝檜七

寳上帝像宋推官鮮九臯井銘今觀址改建城隍廟

福順廟

老屋無丹艧空堦只翠苔遠擔看箭鏃誰記赤眉来

附考廟在嘉興治西南五里唐咸通中建祀隋司徒

陳果仁封忠烈公

昌武廟

祇因吴士季千載仰公神欲借驅痁術来臨刻木人

附考廟舊屬郡境後析桐鄉在皂林鎮吴士季爲吴

與令病痁遂入說此乞驅鬼遂夢一騎縛小鬼去即愈宋志淮海王有三子皆有功于民因記為土穀神皂林為大龍翔為二爐鎮為三云

楊姑廟

孝德襄陵久天然與衆殊坐男不能養應合愧楊姑

附考廟在嘉興縣西宋楊孝女躬耕養親鄉人祠之

徐偃王廟

王有岐夷德千年貌亦存我懷三刺史誰是後來孫

附考廟在郡西北二十里偃王逃之會稽遺廟在焉

旁有墳屬秀水

曹史君祠

一笑淮兵却功成未易論豈慚顏刺史詩酒在平原

附考祠在府治西北祀吳越時牧守曹信及其子珪

珪為嘉興都將守城以扼淮人民懷其德立祠祀之

高使君祠

一瞑移藩日邦人昔被恩步兵碑尚在功業敢經綸

附考祠在嘉興治北三十六里嘉善治西北十里使

君逸其名晋建武中為嘉興監屯校尉鎮靜其民終

于此立祀之梁步兵校尉劉續之為記

寥陽殿

人歸天上去空識舊衣冠秘錄藏金匱清風滿殿寒

附考殿在秀水有葛洪書碑後為郡幕鮮九臯取去

霍將軍廟

弼漢功非淺讒夫可奈何海神今亦畏安敢布風波

附考廟在郡城東南二十七里石佛寺旁祀漢霍光三吳濱海皆有祠又平湖亦有廟另見題咏

讀書堆一作唐詢詩

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往事將誰語淒涼六代餘

附考嘉興縣東六里有顧節墩平湖東沥上有顧書堆俱野王讀書處也野王店在顧亭林舊屬海鹽境後晉天福庚子亭林寶雲寺壞于水僧夢二青衣来云梁持節至俄一人紫衣金魚儀状秀整曰此吾故

宅汝建寺立像吾當護之有水際古碑可據也明日
獲碑字皆磨滅惟存數字云寺南高墓顧野王曾于
此修與地志云

附

簡齋

詩老追唐句閒居築簡齋芙蓉寒浦外紅落感秋懷

附考齋爲陳與義所築舊屬郡境後析桐鄉在青鎮
廣福院後芙蓉浦上又有南軒三友亭諸勝後趙子
昂作古篆顏曰簡齋讀書處

陳賢良隱居

發策名猶在回頭事已非池塘春草綠空憶謝公歸

附考嘉興治東北一里為舜俞宅崇寧三年其孫捨基為漏澤寺其隱居在清風涇析屬嘉善即宋史所載白牛村別業也

徐長者園

丹砂猶未就白髮忽成翁却有憐春意栽花向此中

附考園在嘉興長者宋人學道年八十治圃栽花老

于此

趙老園

藏書幾萬卷歸老此林泉不為尋蓴鱠于公亦有賢

附考園在郡城西三里景德寺後析屬秀水乃宋致政殿丞趙公歸隱藏書之處公名裦字希甫陳舜俞

題曰趙老園

施墓

蒼苔侵壞道晚雀散空林莫問人賢否浮生一古今

附考墓在嘉興治東二十里圖經云齊長沙王府長史施脩琳墓

衛墓

惆悵黎陽客飄流浙水濱定忘空腹恨知是赤心人

附考墓在嘉興治西南圖經云衛大夫洪演墓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食其肉惟肝在地演剖已腹而内焉

劉伶墓

荷鍤從吾後叮嚀死便埋人皆譏嗜酒我獨愛忘懷

附考墓在府城東二十七里胥山下俗呼金伶墓葢避吳越王諱也屬嘉興又胥山有荷鍤翁墓

嚴忌墓

有子如君少終緣叛國亡家前無後嗣切勿怨張湯

附考墓在郡城西北二十七里新城鎮屬秀水子助葬由拳在天寧寺後俗呼後嚴墩葢以忌爲前嚴助爲後嚴也

朱買臣墓

世事春風轉榮枯一夢間繡衣人不見孤冢舊家山

附考墓在郡城東三里東塔寺中

周都官墓

不識君名字應難問子孫一邱浮水際神怪欲誰論

附考墓在秀水治西北水中旱不加高潦不加沒今尚存

蘇小小墓

泉下骨應朽幽䰟獨未消幾番清夜月孤影度南橋

附考墓在嘉興治西南六十步有片石在通判廳曰蘇小小墓南有賢娼巷寰宇記云墓高三丈有大井在其側舊生雙桃于上方輿勝覽亦云

羞墓

傷哉負薪子五十始登朝空使埋羞處山花復採樵

附考墓在郡城北十八里買臣妻葬處又曰羞涇又作楸涇

木紋觀音

雙瞳分日月眉際一星懸照見人間苦三辰不在天

附考唐咸通間郡中有木在水濟人遇浄則浮逢殪則沉人知其異取鐫觀音像纔畢面目手指皆有光緣人稱木紋觀音又作目紋初在五臺院後以兵火移精嚴寺東廡紹興十一年邦人禱暘重新其宇先是郡守曾傒曾夢白衣人曰我當此方致雨奈面目不浄三十里無所見不能與衆聖會明日詰之果匠

者用雞子牛膠調粉故爾遂改新之乃應

邦藥王龕

父老懷遺愛誰傳肘後方藥囊同日葬空憶紫元香

附考在嘉興

淨相佳李

地重因名果如分沆瀣漿傷心吳越戰未敢盡情嘗

附考淨相寺在郡城東南三十六里梁武時建地産

佳李檇李之名由此

符娕瑞竹

一幅霜縑外青青出自然天機何敢議珍重白衣仙

附考在郡城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五十九

說齋小集

續八詠并序

齊禮部郎沈休文出守東陽為八詠詞祖騷而義本

於詩諄諄乎慕君戀闕之意非特流連光景之文也後人或引佐梁之事訾在齊之作才名受屈久矣郡西樓以八詠名文高而宇穪太守参政李公即其東更刱宏敞於舊目力所及曠谿幾倍題詩揭榜更勒詠碑郡人賡酬充於屋壁落成之日仲友適居深山歸而登之覩舊觀之增偉喜前作之有繼候蟲感秋何能自默三復休文之辭益興六而賦二言吾土之風俗一篇而已況慕一郡之美不主兹樓之勝乃用

其調而更其題别為八詠凡作者之本意前後之規
摹與樓之光景盡在是矣深虞學步非敢效顰雖媿
續貂猶庶刻鵠云爾淳熙丁未季冬戊辰朔郡人唐
仲友序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六十四

梅谿詩集 四

次韻梁尉秦碑古風

會稽秦頌德碑丞相李斯篆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教授莫君好奇嗜古搜訪尤力有言碑在何山者莫以語某何山見於圖經在秦望東南疑其真秦望也某欣然欲往職有所拘以告會稽尉梁君梁慨然而行登山果見之碑石僅存字磨滅已盡墨片紙而還作古風長韻具記始末因次其韻且記吾三人好事之癖亦以示後人也

左原詩三十二首并序

樂清之東三十有五里羣山環繞地名左原以其居邑之左也中有左嶺左湖左口皆以左名之予七世祖自杭徙温家於是原地雖荒僻有山水足以自娱予丐祠得請日與兄弟鄰里有杖履登臨之適原中景物可資賦詠者各識以詩凡三十二首壬午三月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六十五

種蔬

癸未孟秋歸自武林而小園荒蕪之甚遂課僮僕畦以植蔬近得微雨頗有生意潛澗老叔分葱薤數十本及菜子一二種今冬百指可以無饉矣書十五韻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六十七

梅谿詩集七

讀東坡詩

學江西詩者謂蘇不如黃又言韓歐二公詩乃押韻文耳予雖不曉詩不敢以其說爲然因讀坡詩感而有作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六十八

梅谿詩集八

石筍橋

清源郡城之西有渡名石筍溪與江會險而深涉者

病之初浮木為梁屢修屢壞議吏以石費重而役艱時提刑陳慨然為之唱弟賀州協其謀今樞密汪公力助之經始於紹興庚辰訖工於乾道己丑提刑屢約予觀未果明年春三月辛酉迓客出郊過而見之因記以詩

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十六

洺水小集

復朱教授某前雪蒙佳句再雪乃得爲謝信矣相如之思遲也然亦遂爲一段公案

朝來照眼百瓊瑰爲有詩筒打雪來不止梁園許分簡

詩壇高築比雲臺

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二十二

栗齋詩集

按瀛奎律髓云鞏栗齋其先東平府人南渡寓居婺

州學于東萊之門又嵘大監廣州帥淳熙甲辰上舍

甲科東平集四十卷其詩甚新漁洋老人識

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六十九

雪坡小藁二

自叙

詩本無體三百篇皆天籟自鳴下逮黄初迄於今人異韞故所出亦異感者弗省遂艷其各有體也近過梁谿見尤延之先生問余詩自誰氏余對以異時泛閱衆作

已而病其駁如也三薰三沐師黄太史氏居數年一語
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為得雖黄
詩亦偃然高閣矣先生因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
温潤有如范至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
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亶有可觀者又
奚以江西為余曰誠齋之說正爾者聞其歷數作者亦
無出諸公右特不肯自屈一指耳雖然諸公之作殆方
圓曲直之不相似則其所許可亦可知矣余識千巖於

瀟湘之上東萊識誠齋石湖嘗試論茲事而諸公咸謂其與我合也豈見其合者而貴其不合者耶抑不合乃可以為合耶抑亦欲俎豆予於作者之閒而姑謂其合耶不然何其合者衆也余又自咭曰余之詩余之詩耳窮居而野處用是陶寫寂寞則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鈞能詩聲不惟不可亦不敢

自叙二

作者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

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彼惟有見乎詩也故向也求與古人合今也求與古人異及其無見乎詩已故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蘇子所謂不能不為者乎余之詩蓋未能進乎此也未進乎此則不當自附於作者之列悉取舊作秉畀炎火俟其庶幾於不能不為而後錄之或曰不可物以蜕而化不以蜕而累以其有蜕是以有化君

於詩將化矣其可以舊作自爲累乎姑存之以俟他日

兩宋名賢小集卷三百二十

學吟

豈敢言詩聊以紀時固不止是惟録其可以示人者

淳祐戊申歲中和節南杰書于溆川

兩宋名賢小集卷三百七十三

怡雲軒詩集

用峯山舊韻

春水上堤沙春晴散望賒衰年花近眼久客夢還家映日孤鴻沒迎風雙燕斜平生江海意早晚送浮槎

中州集　　別集類四　金

中州集序

商右司平叔衡嘗手抄國朝百家詩畧云是魏邢州元道道明所集平叔為附益之者然獨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内翰子駿延登劉鄧州光甫祖謙約予為此集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滯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為事馮劉之言日往來于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為多苦心之

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為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即録之會平叔之子孟御攜其先公手抄本來東平因得合予所録者為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當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東人元好問裕之序

瀛奎律髓卷十

枕上作

龍鍾七十豈前期矮帽枯笻與老宜愁得酒危如敵國病須書卷作良醫登山筋力雖猶健閉戸工夫頗自奇今日快晴春睡足卧聽簷鳥語多時

中四句皆新

梅花百詠　　總集類

梅花百詠序

側聞孤山處士之愛梅也種梅三百六十樹以三十株畫一溝溝有十二畛居傍列二十有九相其地脈蒔以調護弱植者培之使滋强拂者抑之使降具見諸簡冊者則有花太平蜂露布風雨約伐蛀書賞花賦詩因梅寓意今僅傳者疎影暗香之句耳但種類既繁謂宜分題拈詠以悉梅之情韻否則寒香壓麝瘦影搖涼龍骨

遠吹燕釵初試不能曲盡其致猶之其負梅也粤稽往代以及近今名作如林大率以數言標勝惟元内翰馮已海粟釋氏中峯分題唱和各得百首真不愧梅花知余顧馮詩為傖父竄改乖舛謬盭遂令海粟遺憾千載余友元開夏子嘯吟梅窻於尚友之暇考軼正訛合成雙璧然猶以為綴韻雖宏標題未罄與會所至觸類引伸復增詠以補東南之缺蓋至是而孤芳萃質逸韻仙姿萼萼傳真枝枝寫照可謂盡態極妍抑亦積薪居上矣

幽懷未已清言轉綺花不足而摹之以影花復拈花影復傳影花兮非真影也非幻浸假而素服淡粧影亦著色異緋清馥影亦聞香一影千韻一韻千思倍覺花樹非奇畫工難肖元開此時不啻身置庾嶺之巔而神入羅浮之夢矣寧獨補百詠所未備即暗香踈影之句亦安得專媺於前哉若夫豳庵手植名花披華若繡手題佳詠亦著述如山乃獨於花品梅於梅并憐其影蓋同桃李嫁驗取歲寒貞元開有心維余諒之已同里社盟

弟尤運昌其尤甫拜題於問月軒

天下同文集卷二

安南國上世祖皇帝陛下登遐表

臣日燇言伏覩湖龍倏去詔頒於登遐澤雁悲鳴哀甚于喪考臣民望厥海瀆涕流臣日燇誠擗誠踊泣血泣血欽惟世祖皇帝陛下盛德神功文謨武烈表正萬邦大居一統八十載而成帝業聖歷無疆億萬年以遺王休孫謀有永大懷小畏近說遠來炎風朔雪盡忠臣寸地尺天皆入貢宜壽名之必得胡劍烏之遽遺臣日燇

旨賀烏號心馳燕闕北宸如在靡渝星拱之至誠下土
若摧更冀日居而繼照臣日熥謹專陪臣陳利用等奉
表陳慰以聞元貞元年三月初一日安南國臣陳日熥
上表

古賦辨體　　總集類

古賦辨體序

宋有祝堯君澤信之佐谿人嘗取漢晉以來古賦辨其體復取騷辭文操歌行等作有合於賦體者為外錄凡十卷傳久脫誤世難其全淮陽金君宗潤守信得是原集於君澤家而喜之命工復刻以傳乞予序按周禮太師以六詩教國子曰風賦比興雅頌而詩序謂之六義以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經則以其篇章聲節

之或異緯則體於經而有命意之不同誦詩者必辨乎此而後三百篇之旨可得其後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名雖異也而貴乎得詩之旨漢賦取賈誼相如而下幾八十家為四種大槩先之以問答次之以敷叙終之以諷諫辭亦異也而貴乎合騷之音然自風雅頌固各有賦及賦之名立則又兼風比興雅頌之義然後為得其體焉不然雖能脱略於唐人對語之俳而又不知自入於宋人散語之文未見其能古也君澤所以辨之甚

嚴而取之甚確剝當其時以詞賦取士得是集而辨其體未為無助於世我朝崇雅黜浮罷詞賦一場故士皆精於義理之習而忽於賦體之講殊不知賦自屈原離騷之作出於忠君愛國不能自已之意故繼其作者必其幽窮迫切怨懟淒涼乃其餘韻而宏麗之詞不與豈宜平居無事而竟為有韻之文以榮仕進之階乎然發乎情而得其正若陶翁之詞雖於騷體不類君子以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抑以其恥事二姓意亦可悲乎是以

詞貴乎情之正也宗潤發迹賢科歷守名郡綽有文譽
而自集之行其於復古之作者未必無助云成化二年
丙戌秋八月既望賜進士翰林侍讀學士奉直大夫東
吳錢溥歸自嶺南書于葛陽舟中

唐音卷九

元　楊士弘　編

李奉卿

塞下曲

黃雲雁門郡日暮風沙裏千騎黑貂裘皆稱羽林子金笳吹朔雪鐵馬嘶雲水帳下飲蒲萄平生寸心是雁門郡今大同府是也黑貂裘史記李兌遺蘇秦黑貂裘游秦秦不能用於是裘弊注貂鼠屬皮暖故用為裘羽林子見前注蒲萄酒大宛國多造蒲萄酒

宋少府東溪泛舟

登岸還入舟水禽驚笑語晚葉低衆色濕雲帶殘暑落日乘醉歸溪流復幾許

蔡公院各賦一物得初荷

微風和衆草大葉長圓陰晴露珠乘合夕陽花影深從來不着水清淨本因心

高達夫

宋中 今開封府是也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迹惟高臺寂

寞向秋草悲風千里來梁王漢梁孝王也孝王盛時大築宮室園苑為游賞之樂

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君王不可見修竹令人悲九

月桑麻盡寒風鳴樹枝梁苑在開封府梁山未詳修竹梁王有修竹園

草堂雅集卷七

寄廣西白上人

歸思迢迢不奈何寄書珍重病維摩風帆明日春江上回首蒼山緑樹多

寶塔從空舍利光風鈴和夢度春江遥知西老聞鐘處木末鳥啼月到窗

風雅翼　　　　　　總集類

風雅翼序

風雅翼者中山劉坦之先生之所輯録既繕寫成書其友謝君肅來告曰先儒朱文公嘗欲掇經史韻語及文選古辭附于詩楚辭之後以為根本凖則又欲擇夫文選以後之近古者為之羽翼與衛焉書未及成而即世吾鄉劉先生蓋聞文公之風而興起者也故取蕭昭明所選之詩精擇而去取之至其注釋亦以傳詩注楚辭

者為成法所謂選詩補注者是也他若唐虞而降以至于晉凡古歌辭之散見於傳記諸子集者則又別為簡拔題之曰選詩補遺此外又有選詩續編乃李唐趙宋諸作二編亦皆有注視補注差畧補注凡八卷補遺二卷續編四卷合十四卷以其可為風雅之羽翼也故通號曰風雅翼願序而傳焉嗟乎文公之學盛矣世之士子能以其才識之所至而知慕効焉者其人豈易得哉雖然詩亦難言也矣昔者孔子刪詩以其出於國人者

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至於頌則宗廟郊社之所用其體不過此三者而已而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然去聖既遠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千有餘年之後則亦孰能無失於其間哉文公以邁古超今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詩傳一書亦既脫畧衆說一洗舊失而新之又以為詩亡之後獨楚人之辭得夫變風變雅之體裁復即書嚴加檃括而訓註以傳於是古音之見於今者煥然無遺憾矣先生師之宗之選詩

補注既視此二書為無愧而補遺續編亦皆有以成公素志之所欲則其所見何可量哉非其學問之精博曷以有是哉竊嘗論之詩者人心感物而動形諸咨嗟詠嘆者也感於中者有邪正則形於外者有善惡善者法之而惡者戒之皆所以為教也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君子何取於斯焉詩與楚辭既經聖賢之刪述固已垂教萬世矣繼是而後以辭章名世者無慮數十百家亦有可取以為教者乎抑亦有未然乎漢魏

及晉蓋皆去古未遠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唐宋遠矣時則有若杜少陵韓昌黎諸人有若王文公及我文公亦皆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取以為教詎曰不然嗚呼此文公所以有志於采擇而先生因之取則也世之學者誠能從事於斯探之補注以浚其源廓之補遺以博其趣彖之續編以盡其變而又養之以性情之正體之以言行之和將見温柔敦厚之教得諸優游涵泳之表則所謂羽翼風雅於斯世者蓋亦庶乎其有徵矣

然則先生是書雖與文公諸書並傳可也先生名履其字坦之宋侍御史忠公四世孫忠公私淑文公者也固有所受哉至正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金華戴良序

序

惟穆清生人莫不有志志之形于聲文斯謂之詩詩於周為極盛而傳者止三百五篇下此為楚人之辭又下此為漢魏以降之五言而詩再變矣然三百篇則聖人

所刪善惡畢備以示勸懲楚辭則朱子所校録亦其發於性情關於風教者不則雖好而弗載五言則蕭昭明所選編次無序而决擇不精果能合夫聖人朱子刪校之法乎不惟不能合夫刪校之法而諸家之注果能合夫朱子注詩楚辭之法乎况朱子嘗欲鈔經史韻語文選古詞以附于詩楚辭之後惜其書不成書成亦豈无注乎此中山劉先生選詩補注所以作也其立法蓋有五焉夫序世代列作者名氏而略見其隱顯始終之跡迺

以篇什繫焉使有可攷一也苟合作矣雖昭明失選者取之苟不合作雖在選中者去之故粹然完美足為準則二也陶靖節詩與選者九真氏則以五十餘首入文章正宗而江淹所擬在焉是亦未為精審矣今所簡拔為篇若干表而出之以見正始風氣既衰而復振三也而補注凡例益倣乎詩楚辭之注用之韻補以協其音聲考之訓詁以疏其字義探之羣籍以白其事實繹之議論以融其指意然後著述之體以得四也其於六臣之

注釋曾蒼山之演義宗人須溪之批點或失於荒陋或失於穿鑿或失於簡略者則提要鉤玄會而通之以不沒其善五也於是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山川谿谷鳥獸草木之名物凡有見于詠歌者靡不即其興比賦以敷其説而作者之志不昧于千載之下矣使諷誦之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也嗟乎非先生博學而精識何以能為書之可傳也其有功於作者豈不盛

矣哉雖然作者非一人人非一時時不同而辭亦異故漢魏諸作猶存三百篇流風餘韻及晉而跋涉玄虛及宋而耽樂山水及齊梁而崇尚綺靡流連光景是則詩者不特至五言為再變而五言之變抑又三焉於此可以觀世道之降而大雅君子未嘗不為之痛惜而深悲也而讀選詩補注者蓋亦不可以不知因并書以序先生名履守垣之宋侍御史忠公之四世孫守志厲行以經術世其家云至正二十一年春二月既望平江路學

道書院山長上虞謝肅序

風雅翼序

自古學道之士未嘗茂意於世用惟不得行其志則疾没世而名不稱故或研覃乎六籍推明先聖賢之遺言以啟廸後進為事或發舒為著述亦必務乎明天理正人心使不失為載道之器意謂不如是不足以垂世而傳後也六籍之學自子朱子為之闡明而大義章章矣而詩傳一書尤其自謂無憾者也離騷作於屈原視風

雅已一變矣雖曰南國宗之為辭賦之祖然其跌蕩怪神怨懟激發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矣必汲汲為之集註耶蓋朱子藴忠貞之志經濟之才而蔽障於權臣不得以致其君為唐虞三代之治故託此以舒其憤懣而深嗟永歎使讀之者慨然興千古無窮之悲也五言詩之録於文選視風雅雖已再變然去古未遠猶或可取以為後學之準則故朱子嘗欲採輯一編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今劉先生坦之之為補註也既更為之删定又

倣詩傳而說之一取則於朱子亦豈無所為而為之耶先生資禀粹而才識明自幼力學即以行道濟時為志一遭天下之多故遂落落無所偶悲傷怨慕形諸詠歌究然有漢魏以來作者風致況其立心行已往往自謂無歉於諸人而身處乎窮約世更乎衰亂又或與之有近似者此所以注意於選詩而必為之發其旨趣申其情志使不昧于千載之下也大抵學士大夫所著述不問其為經術為辭章惟言發乎倫理事關乎世教君子

必有取焉于朱子雖託意於離騷其續楚辭也始有取於相成欲使為治者知興衰治亂之所自終之以鞠歌擬招又欲使游藝者知為學之有本而辭章有不足為矣先生雖注意於選詩然於蘇子卿也謂其有見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焉於曹子建謂其止以皇佐稱魏武而視王粲劉楨為有法焉於嵇阮二子謂其立心似陶靖節而非建安諸子委身事魏者比焉於張茂先謂其獨能勵志於聖賢之學而於道體為有見焉

而於袁陽源也謂其獨能以愛君為心而於宋諸詩人為出類焉即此而觀之則先生之意誠不止為選詩發矣然則是編之作其有以發揮前人而啓迪後進也不既多矣乎吁先生雖不得志於時而傳于後者不朽其視見用於世而沒沒無聞者為何如哉余自揆託交于先生最久而知先生之心為尤深故輙序于卷首庶幾讀是編者知古人之詩不徒作而先生之於詩亦不為徒說矣至正乙巳三月初吉友生會稽夏時序

風雅翼序

士大夫之所欲得者莫如書而書肆之所未列者又不易得得不易則懷金而歎望者爲不少矣初予家居時聞有風雅翼一書欲得見之不能及忝科目游士林始獲於所知借觀之無幾遽當還之寂久而後購得全本然文字多缺誤不無魚魯之惑於乎以予得之之難且如此況處下都僻邑寡四方交游者乎況山林之下未嘗出城府者乎四明陳公本深自刑部郎來守吉郡謂郡

之士能詩者衆矣如畫得風雅翼觀之則尠有不趍於古者顧紹興刻板歲久弗完今不重刊曷由廣及於是與其貳守會稽王公仕昇通守南陽邢公麟謀之而叶又得守禦千户王公業相之以成既成而俾予為序惟是書具有舊序何假贅出然而陳公今日所以重刊之意則不容不序以見之也公為吾郡既六年政清事簡人用和洽遂有餘閒以及兹事殆孔子所謂富而教之者歟是板印行必先及屬邑俾凡後學之士得追古作

有風雅騷選之深趣而去淺陋者自公始也屬邑既得

而四方往來又必傳至遐裔俾未嘗得見者庶幾喜見

是書而披誦習復之不已以需其勝〻者又自吾郡始

也予因公命遂述昔時所以未易得者以諗同志若夫

編次注釋之顛末與其有闕於優柔温厚之教者則有

金華之戴會稽之夏上虞之謝三先生之序在覽者宜

自求之宣德甲寅冬十一月辛卯翰林侍讀承直郎兼

脩國史郡人曾鶴齡序

荊南倡和詩集原序

向予客荊溪岳氏家而梁溪徐（闕）延予於溪上梁溪非有高山深（闕）荊溪之宏邃也然其人士之美（闕）荊溪故兩地數相往來吳（闕）讀書績學久矣其館授（闕）相近大篇短章其所以（闕）駭人令人畏服別去六七年乃復相會於吳自罹變故以來心目昏耗坐語久猶未識為履道也以小

怏示予讀之始猶未以為奇絕玩味朗誦愈讀愈奇其詩優柔含蓄非自其情性與道胞契蓋不能若是也視昔所見迥絕不相似近知履道更亂離與其友馬孝常容荆溪荆溪之崖谷泉石深之為洞窟聳之為巖巒幽之為深林散之為人烟聚落二子者窮幽極邃一草一木蓋無不入於其所賦咏者柳子厚久居夷不辱世用于是極山水之勝發為文章其名遂與山水相久遠今二君身遭百罹顧能登眺遊覽氣志不少挫抑長歌短

吟鏦金擊石二子者謂非竒絶之士可乎顧予老矣不得與二君遊從讀其詩徒使人傾企瞻望云耳遂昌鄭元祐序

詩話總龜後集卷六

諷諭門

唐末有宜春人王轂以歌詩擅名嘗作玉樹曲畧云璧月夜瓊樓春匣舌泠泠詞調新當時匣客盡封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劍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比調大播人口轂未第時嘗于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轂前救之曰莫無禮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

月者無賴聞之慙謝而退蓋譏當時士大夫掩蔽人善殆此小人不若愚謂特假以自喻爾無賴所以悔過從善頓革凶暴之氣者非重其才也非重其名也蓋重其言有補于治亂安危者也

詩話總龜後集卷七

達理門

涪陵譙定授牧牛圖詩一章言其崇明禮法目無邪視

可否昭判揀辨無訛依見見正色塵不迷故能非禮
勿視如牛雙目變白畏鞭箠諦視不易設有他思不
敢縱觀矣詩曰喜見雙眸白通身黑尚全整思南畝
稼還忌牧童鞭妄色無輕學非觀亦屢遷回光惟聖
道此外竟何緣二章言其外屏非聞耳無邪聽入耳
着心但惟聖道依聞審音惡聲不惑故能非禮勿聽
如牛角耳變白聳耳低首惟牧是聆更無他念矣詩
曰耳角氷霜潔須知聽不訛法言緣理辨邪說自心

磨礱外聆徹旨音中味太和淫荒無復入非禮末之
何三章言其戒謹詞氣口無妄言戲渝譏誣不形聲
說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依理謹辭修辭立誠故能
非禮勿言如牛唇口變白為牧所纆不得安鳴惟渴
飲飢飼始得解釋矣詩曰白口纆圈索言非駟莫追
心聲休妄發敬道復何疑正信通神鑑淵談協兩儀
能為天下則誠自我無私四章言其遵守禮法中主
惟敬心無妄動舉必循禮精誠外發照破斜行素履

而往往而無咎故能非禮勿動如牛四足變白猶恐散失未捨臭索矣詩曰四足雖更白猶疑臭索拘草田方自執禾徑未相踰步步無非履心心向大逵見閒言動事到此竟何殊五章言其學習美成禮法文質内外自然克已復禮歸于至誠不假行習動容周旋皆中乎禮盛德之至居德之盛尚可形容故如牛首尾變白牧者置鞭閒坐不執臭索放曠無拘乃絶所犯矣詩曰臭索何勞執長鞭已棄閒大田隨俯仰

古道任回環義草飧清野仁泉飲碧灣德純非用牧危坐對層山六章言其抑爲不厭好古敏求積而至聖思慮銷隕情識淨靜猶金鑑焉不迎不將應而不傷心體世通超然絶疑動靜無意但寓形于世而已如牛全白純一不雜人牛兩息滅意相拘矣詩曰一飽心休息安眠百不知有形隨處寄毋意復何疑用舍非關念優游絶所窺相忘人世外惟有牧童兒七章言其逆順難測混同體用隨世態卷舒任队队[illegible]

酷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一切毋必道合則從猶如白牛雖帶圈索已無牧人矣詩曰圈索離牽執從茲牧者亡何心拘小節平步蹈中常飢飽隨時過行藏任運將春山春草綠蓮處可充腸八章言其仕止久速咸契所宜達節善變出處無際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獨見幾權應世無固不俟終日猶如白牛隨方運動飲食無繫矣詩曰日煖隨方去天寒隱有余當行非俟牧可止便安居飲

食和粗細周旋契疾徐權幾雖應用豈外是如如九章言其無方無體妙絶萬物不見有已身心銷復與道混融一切毋我又何分别隨時應用應物張機無有本體名言妙義留為世訓讋策後覺猶如無牛可得惟存鼻索傳示將來矣詩曰相盡云何牧心融孰是牛我人依妄立學行假名修不見當先迹寧知有後由鞭繩應到此聊為且存留

詩話總龜後集卷八

博識門

詩話乃云賀之少陵昔遊詩昔者與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能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詞傑唱著後世耶予竊哂其卅細考前詩而妄爲云云故具載之以顯其誤也

詩話總龜後集卷九

投獻門

王直方詩話云杭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座云內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少章因作一絶獻之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説官閒事亦無後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啟亦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

韻語陽秋　　詩文評類

韻語陽秋序

韓愈疑石鼓之篇不入於詩而杜子美之詩世或稱爲詩史夫以詩三百篇皆出聖人之手其不合於禮義者固已刪而弗取豈容致疑其間子美詩雖比物敘事號爲精確然其憂喜怨懟感激憤歎之際亦豈容無溢言余以是知觀古人文辭者必先質其事而揆之以語言與事乖事與理違則雖記言之史如書之武成或謂不

可盡信質於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則雖閭巷之談童稚之謡或足傳信於後世而况文士之辭章哉吏部侍郎葛公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嘗著韻語陽秋廿卷自漢魏以來詩人篇詠咸參稽抉摘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言質事揆理而唯當之為貴至於有益名教若悖理傷道者則反覆評論折衷取予以示勸戒振六義於古詩既亡之後發奧賾於靈均未覩之先又豈若世之評詩者徒揣其句語之工拙格律

之高下而屑屑於月露風雲花木蟲魚形狀之間而已哉公既歿或請其書鋟板以傳世輒掇其大旨書於篇末使覽者得詳焉乾道二年八月既望右朝請郎行祕書省校書郎兼權户部員外郎沈洵題

韻語陽秋序

昔孔子修春秋以寓褒貶及删詩為三百篇其間之作非美則刺美之者固所以褒之刺之者固所以貶之詩

與春秋一也自漢魏而降詩人率以三百篇為宗惟唐子美之詩人目之為史史之云者非以其能紀時事而褒貶寓耶子美之外作者不一其寄興非不遠也其吐詞非不麗也其篇什非不侈且盛也而可目以史則不多見焉故予嘗論之君子之立言亦唯其公耳公者何理而已矣使吾言當理誦之人人傳之天下無不可者不然吾固議人能免人之不吾議耶此宋吏部侍郎葛公韻語陽秋之所由作也詩之有話莫盛於宋然求其

言出胸臆卓有定見如是書之富者詩人以來未之有也蓋公在當時歷官侍從學識聞見號為淵博故其為書論辯嚴整據證精切是是非非未嘗謬乎古人而人物之臧否時代之隆汙古今之事變亦往往因之以見不但詩家之當寶也昔人謂詩話必具史筆予少疑其過論逮乎覽誦寖廣始知詩必貴乎勸懲而後之論者又將勸懲乎詩人使讀之者凜乎可畏而不敢輕肆其言如是書是已雖謂之史亦奚過哉江陰葛君允夫績

文好古甞藏録本刻之以傳而屬予為之序正德丁卯七月之望承德郎南京兵部主事句吳都穆序

韻語陽秋序

右韻語陽秋一書宋侍郎葛公常之撰曩憶陸儼翁尊師老先生正德壬申秋奉使淮藩時榕得侍講下聆其緒論及於詩輒云詩徒作無益要自有意作詩固難評詩不易有宋以來名儒各有詩話無慮數十家悉皆泛

及無統唯宋葛公常之韻語陽秋議論正大考事究旨
必歸於當詩壇之不可少者時聞未暇細請自茲物色
於人僅二十載竟無應者嘉靖歲甲午選貢上京於禮
部前見賣古書者有此書乃購歸風簷展讀深爲有益
及官鎮庠白川張老師先生道由京口驛金山閒話聞
此書亟索之卒持去不可得丁酉秋送諸士侯考義興
偶於藏書家復得此本較前爲善歲丁未罷官歸承月
翁老仙殿下不鄙不肖招致吟社論詩之餘知此集取

觀遂仍原刻入梓以傳誠盛心也列殿下雅尚文學尤精於詩所作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下此則志靡及信為詩家宗工知此書得之之難用布於人人何其至公無我而樂與人同哉刋工告成又承命作引第本序與近都南濠先正詳且備矣無庸贅論迺敘得書始末於後簡以諗同志云嘉靖癸丑年秋七月七日番陽李榕謹識

韻語陽秋卷四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銜七曜起雨拂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宮後云秋堂入閑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蓋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行影人家大抵傍山嵐題王季友半日村别業云長溪南路當群

岫半景東鄰照數家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盡帙未見
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遠甚
曾祖可俗蘓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
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
師云窗間一榻篆煙碧門外四山秋蕊紅等句皆清
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煙
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
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

荆公蘇黄妙處皆心得符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荆公詩即今老舊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是也

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也荅闕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爲羣而言乎史載韋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乃肯爲是耶

韻語陽秋後序

宋吏部侍郎齋國葛公所著韻語陽秋二十卷自漢迄宋凡篇詠之傳者輙為研覈其是非工拙而人品之高下時事之汚隆亦間附焉不特為辭句評也公天資高邁文藻夙成為清孝公書思之孫文康公勝仲之子文定公邲之父也與弟立象並登紹興戊午黄公度榜進士第父子歆向伯仲機雲時人慕之于時芮太史煇嘗叙其歸愚集云葛氏自通議公以文起家清孝繼之文

康始以文大厭聲吏部又以文掌制於中興可齋復以言論風旨為時聞人葢其家學淵源通議清孝培其根文康發其華吏部擷其英而可齋潤色而振耀之其資深力久哉葢確論矣可齋即丞相邲也其後錫謚文定配饗光宗廟廷史稱良相焉其書成於隆興中敷文閣學士武夷徐公林為序其首簡而公亦自序之矣乾道中戸部郎沈公珣又序其後而梓行之世遠言堙學士大夫願見而不可得諟幸余獨為之深惜也甞之葛氏

清孝之孫文康之子予先夫人之從姪也八月十二日
敷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致仕武夷徐林叙

唐詩紀事卷三十五

皇甫湜

湜為出世行云生當為大丈夫斷羈羅出泥塗四散號
呶𢶎㑯無隅埋之深淵飄然上浮騎龍披青雲汎濫游
八區經泰山絕大海一長吁西摩月鏡東弄日珠上括
天之門直指帝所居羣仙來迎塞天衢鳳凰鸞鳥粲金
輿音聲嘈嘈滿太虛旨飲食兮照庖廚食之不飫飫不
盡使人不陋復不愚旦旦狎玉皇夜夜御天妹當御者

幾人百千爲畜宛宛舒舒忽不自知支消體化膏露明湛然無色茵席濡俄而散漫裴然虛無翕然復摶摶久而蘇精神如太陽霍然照清都四支爲琅玕五藏爲璠璵顏如芙蓉頂爲醍醐與天地相終始浩漫爲歡娛下顧人間溷糞蠅蛆

湜不善詩退之和公安陸渾二篇可以想見其怪奇退之詩曰皇甫作詩止睡昏詞誇出真遂上焚要予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言其語怪而好譏罵也湜字

持正睦州新安人擢第為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樂天哭皇甫七郎中云志業過玄晏詞華似禰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還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持正文甚多涉江歌一首尤奇

安陸集　　詞曲類詞集之屬

余既刻張謙中復古編考其家世蓋衛侍丞維之曾孫都官郎中先之孫也維有曾樂軒稿先有安陸集殘闕之餘散見他書先以樂府擅名一時毛氏六十家詞初不及先今搜輯遺逸得如干首合其詩為一卷然因端踵事實階子復古編也故並為鋟木歸安丁小雅杰海寧沈匏尊心醇曲阜桂未谷馥吾鄉宋芝山葆淳同與校讐佐余不逮云

乾隆辛丑二月安邑葛鳴陽跋

畫堂春　年十六作

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亂燕泥香睡損紅粧　寶篆煙銷龍鳳畫屏雲鎖瀟湘夜寒微透薄羅裳無限思量

虞美人　至當塗呈郭功甫

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江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　竹陰花塢曾同醉酒味多於淚若

教金鑾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

滿庭芳

北苑春風方圭圓璧萬里名動京關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煙罇俎風流戰勝降春睡開拓愁邊纖纖捧熱波濺乳金縷鷓鴣斑　相如方病酒一觴一詠賓友羣賢為扶起罇前醉玉頹山搜攪胸中萬卷還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粧殘

醉落魄

舊有醉醒醒醉一曲云醉醒醒醉憑君會取些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

蒼顏華髮故鄉歸路無因得舊交新貴音書絕雅有家人猶作慇懃別　離亭欲去歌聲咽瀟瀟細雨涼生頰淚珠不用羅巾裛彈在羅衣圖得見時說

淮海詞　　　　詞曲類　詞集之屬

淮海詞䟦

晁氏云今代詞手惟秦七黄九㦯謂詞尚綺艷山谷特瘦健似非秦比朝溪子謂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但少游性不耐聚稿間有淫章醉句輙散落青帘紅袖間雖流播舌眼從無的本余既訂譌搜逸共得八十七調集為一卷亦未敢曰無闕遺也古虞毛晉記

小山詞　　詞曲類　詞集之屬

諸名勝詞集刪選相半獨小山集直逼花間字字娉娉嫋嫋如攬嬙施之袂恨不能起蓮鴻蘋雲按紅牙板唱和一過晏氏父子具足追配李氏父子云古虞毛晉記

石林詞

石林詞序

右丞葉公以經術文章為世宗儒翰墨之餘作為歌調亦妙天下元符中予兄聖功為鎮江掾公為丹徒尉得其小詞為多是時妙齡氣豪未能忘懷也味其詞婉麗綽有温李之風晚歲落其華而實之能於簡淡時出雄傑合處不減靖節東坡之妙豈近世樂府之流哉陳德昭得之喜甚出以示余揮汗而書不知暑氣之去也詩

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公詞之能慰人心盖如此紹興
十七年七月九日東廡關注書

竹坡詞　　詞曲類　詞集之屬

跋

余昔鐫竹坡老人詩話恨未見其全集亦未詳其始末旣閱宣城志文苑傳云周紫芝字少隱居陵陽山南父覺訓子甚篤每曰是子相法當貴然肩聳而好吟其終窮乎兩以鄉貢赴禮部不第家貧併日而炊人嗤之不顧嗜學益苦嘗從李之儀呂本中游有美譽建炎中呂好問知宣州每讌集必與俱年六十一始以廷對第三

同學究出身調安豐軍不赴監戶部麴院歷樞密院編修官右司員外郎知興國軍崇政蕭靜終中焚香課詩而事不廢秩滿奉祠居廬山初秦檜愛其詩云秋聲歸草木寒色到衣裘留京每一篇出擊賞不已後和御製詩云已通灌玉親祠事更有何人敢告猷檜怒其諷已出之紫芝惟言士遇合有時吾豈以彼易此紹興乙亥卒子槃栞皆力學不仕茲集長短句凡三卷末有子栞跋綴二闋于絕筆之後但減字木蘭花一調誤作木蘭

花令今釐正紫芝嘗評王次卿詩云如江平風霽微波不興而洶湧之勢澎湃之聲固已隱然在其中其詞約略似之古虞毛晉識

竹坡詞

跋

字常之清孝公書思之孫文康公勝仲之子文定公邲之父也丹陽人後以文康守吳興因家于泛金溪與弟立象同登紹興戊午進士第所著西疇筆畊五十卷方興別志二十卷歸愚集五十卷外制集五卷其膾炙人口者莫如韵語陽秋二十卷前有小引以晉人褚裒自況托故人徐林為之序末果而卒復于夢中索之豈文

人平生得力處至死未能已已耶其自題草廬曰歸愚識夷塗游宦泯捷徑故文集與詩餘俱名歸愚集中如雨中花眼兒媚諸調俱不譜未敢妄為更定云古虞毛晉記

惜香樂府卷三

近豐城馬令字夢山舊日與張公舍人從遊甚厚偶一日服命道士請紫府仙忽畫其灰稱云我乃張孝祥也昔日死生之事天數難逃耳今不復云予幸歸紫府真人之列馬令遂具菓卓酌酒具服焚香而命飲勞馬凡三獻盃而稱有不樂之意馬遂具盃分東西之位張乃堅不肯東坐再三而馬遂居其東飲未終而又索呼妓佐罇馬如命令歌舞數曲又命畫灰

而云予亦辭矣別無所贈謹成小詞伸作別之意
予平生惟珍惜一端硯在本家書院洪字號龍內宜
取以贈馬君再晝夜云仙風路隔後會難期遂去後
果於其家得硯再禱而請竟不復至得其傳者樂邑
詹凝叔堅欽而奉行好事君子幸無以爲妖惑牛鬼
虵神之怪當重張公平昔魁名文章善政在人耳目
未泯詳之無忽

山中白雲詞序

成化丙午春二月朔偶見是帙鶴城東門藥肆中即購得之南村先生手鈔者蓋百餘年矣凡三百首惜無錄目五月初九日輯錄以便檢閱或笑余衰遲目眩何不求諸善書者曰身健在飽食終日豈不勝博奕乎何計字之工拙使得時時展玩恍惚生春風中聽玉田子慷慨灑落之言笑焉併錄以記歲月并時時年六十有五

余曩客都亭從宋員外牧仲借鈔玉田詞僅一百五十三闋越數年復覯山中白雲全卷則吾鄉朱檢討竹垞錄錢編修庸亭所藏本也累楮百翻多至三百首始識向購特半豹耳參殷孝思壁全一語更閱陸輔之詞旨載樂笑翁警句奇對無有出於是編之外者知為完書無疑竹垞釐卷為八與諸同志辨正魚魯緘寄白門余復與龔主事蘅圃取他本校對或字句互異題目迥別則增入兩存之鋟棗以傳可稱善本繼又從戴帥初袁

清容集內得送贈序疏與詩因附刻於後而其生平約畧可見余布袍落魄放浪形骸自謂頗類玉田子年來亦以倚聲自遣愛讀其詞今得是帙日與古賢為友移我情矣嘉興李符

玉田生系出朱邸遭逢不偶遺行不少槩見今讀詞集觀其紀地紀時而出處歲月宛然在目如末卷所賦風入松自識為至大庚戌作賦臨江仙又云甲寅秋寓吳時年六十有七則此甲寅實元仁宗延祐元年也由此

知宋理宗淳祐戊申為玉田生始生之歲第宋史載張循王有五子琦厚顏正仁玉田生出誰後惜無攷耳若舒序所稱北游燕薊蓋在少壯時迨至元庚寅始返江南而年已四十餘矣其先雖出鳳翔然居臨安久故游天台明州山陰平江義興諸地皆稱寓稱客而於吾杭必言歸感嘆故園荒蕪之作凡三四見又安得謂之秦人乎吾鄉詞人自周清真知名北宋其後與玉田生同時者惟仇山村為工他若避俗翁句曲外史亦有足觀

惜皆流傳無幾獨山中白雲得陶井兩君後先藏護竹
垞庸亭傳寫於今幸而不至散軼余得借以鏤板嗚呼
豈偶然哉錢塘龔翔麟

尊前集　　詞曲類　詞選之屬

雍熙間裒集唐末五代諸家詞命名家宴為其可以侑觴也又有名尊前集者殆亦類此惜其本皆不傳嘉禾顧梧芳氏采録名篇釐為二卷仍其舊名雖不堪與花間草堂頡頏亦能一洗綺羅香澤之態矣此本予得之閩中郭聖僕聖僕酷好子家諸刻必欲一字不遺而後快癸酉中秋後一日子訪之南都南關外應門無人惟檐前白鸚鵡學人

語呼客到已耳老屋二間不蔽風日几榻間彝鼎
盤缶皆三代間物其最珍玩者一折角漢研因顏
其亝曰漢研出異香佳茗作供劇談竟日臨別贈
予二書茲編及蘜絹集也又贈予二畫一淡墨水
仙一秋林高岫盎其愛姬李陀奴朱玉耶筆也惜
其無嗣今墓檟已森二姬各脅所歸二書予安忍
秘諸虞山毛晉識

樂府雅詞卷中

蝶戀花

小院朱扉開一扇內樣新妝鏡裏分明見眉暈半深唇注淺朶雲冠子偏宜面　被掩芙蓉薰麝煎簾影沈沈祇有雙飛燕心事向人猶靦腆强來牕下尋針線

花菴詞選

詞曲類　詞選之屬

唐人作長短詞乃古樂府之濫觴也李太白首倡憶秦娥悽惋流麗頗臻其妙為千載詞家之祖至王仲初古調笑融情會景猶不失題旨白樂天始調換頭去題漸遠揆之本來詞體稍變矣騷雅名流雋語競與蘇長公輩才情各擅所長其流風餘韻藉藉人口厥後元季樂府之盛概又不出史邦卿蹊徑耳於時家握靈蛇非蚑伯巨臂疇能探其

唵邪是編爲淳祐間黃叔暘所選計若干卷遡自盛唐迄于南宋凡七百年詞家菁英盡於是矣美哉富矣猶夫不入楚宮靡知細腰之多不踰越海莫測大貝之廣昔之玉樹新聲花間艷染臨風一唱遂翩翩有鵬背扶搖之想假令我輩浮白倚瑟解嘲度曲固不可得而廢是編花源真隱顧起綸

更生撰

据玉林序中稱曾端伯所編乃樂府雅詞所謂涉

諧謔則去之者也又稱復雅一集乃陳氏所謂鮦
陽居士所編不著姓名者也二書惜未出見而茲
編獨存巋然魯靈光矣先輩云草堂刻本多誤字
及失名者賴此可証所選或一首或數十首多寡
不倫每一家綴數語紀其始末銓次微寓軒輊蓋
可作詞史云海隅毛晉識

余向謂散花庵乃叔暘所居玉林其號也既讀其
戲題玉林一詞酷似余水邨風景不覺卧遊而願

學焉其詞曰王林何有有一灣蓮沼數間茅宇斷塹疏籬聊補葺那羨粉牆朱戶禾黍秋風雞豚曉日活脫田家趣客來茶罷自挑薺菜同煮又曰長作谿山主紫芝苛黍更尋巖谷深處殆五柳先生一流人也恨不能續王林圖縣之研北旹讀詞選數過耳晉文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　宋元卷　第四册
作者＝杨讷
页数＝８４８
ＳＳ号＝１２３１５５３２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０６